

爱在佤邦

安邦医院与 短宣队



王季雄 | 主编

爱在佘邦

安邦医院与
短宣队

王季雄 | 主编





PART 1. 安邦医院

1993年，应当地医疗的需要，屏东基督教医院（简称屏基）组成了医疗短宣队，来到佻邦做医疗宣教。

没想到短宣队回去后，在屏基院内热了起来，经研讨后展开了后续的医疗援助计划。

经过多年深耕，不但在当地建立起硬体设备，更培育了医护人才，佻邦人终于有了基本的医疗照护。几年后屏基也配合当地需求，拓点到万宏地区。医疗援助结合福音的美好事奉，让佻邦人深受感动。

（左上）早期病房 （右上）早期医护同工 （右下）创院初期简陋的医疗室





(上) 早期病患用餐 (下) 早期病患吊点滴



(上) 外科手术 (下) 为孩童治疗





(上) 骑水牛 (下) 蓝副院长(右三)与早期 361 医院领导



(上) 安邦医院周年庆 (下) 哈拿帮病患剪发





(上) 山区的交通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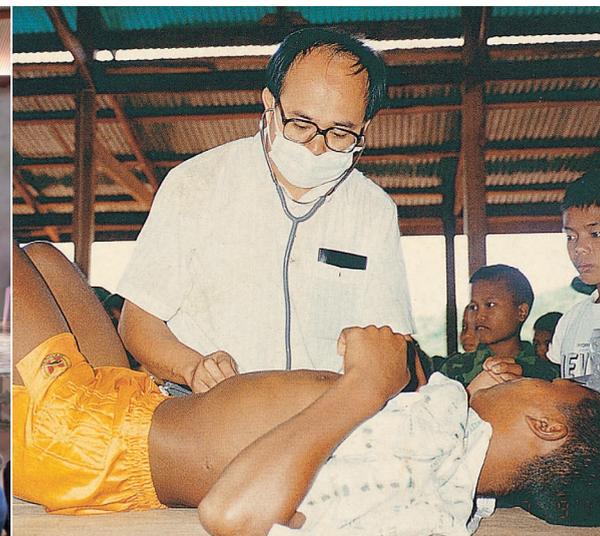


(上) 屏基同工与 361 医护人员

(左下) 在医疗站，时常听到美妙的歌声 (右下) 天生好歌喉，佉族儿童唱诗赞美神



(左下) 为病童检查身体 (右下) 住院病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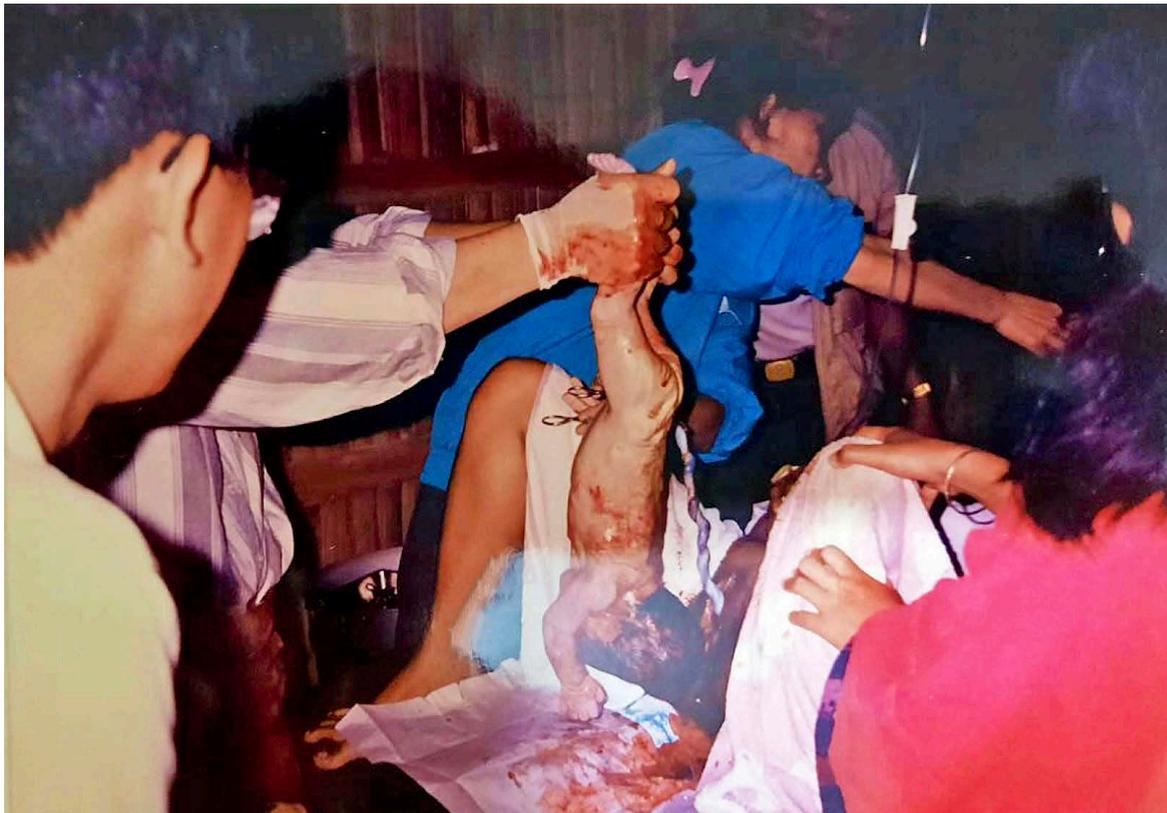




(上) 为病患祷告 (下) 接生婴孩



(上) 1994年短宣同工与学生 (下) 参加当地婚礼





(上) 屏基同工与阿杨哥 (下) 阮医师与阿杨哥



(上) 第一届医护训练班学员 (下) 与拉胡医学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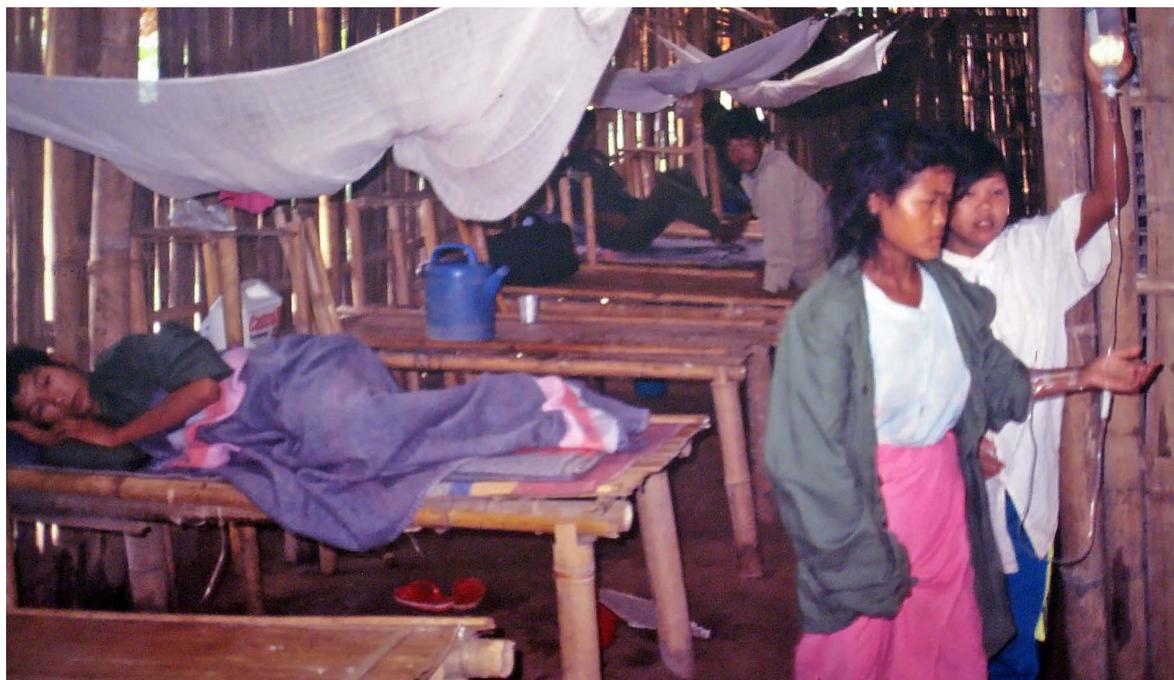




(上) 第三届毕业生 (下) 照顾吊点滴病患



(上) 第一批预备学医的山区青年 (右四为蓝志坚医师) (下) 刘章田医师与医护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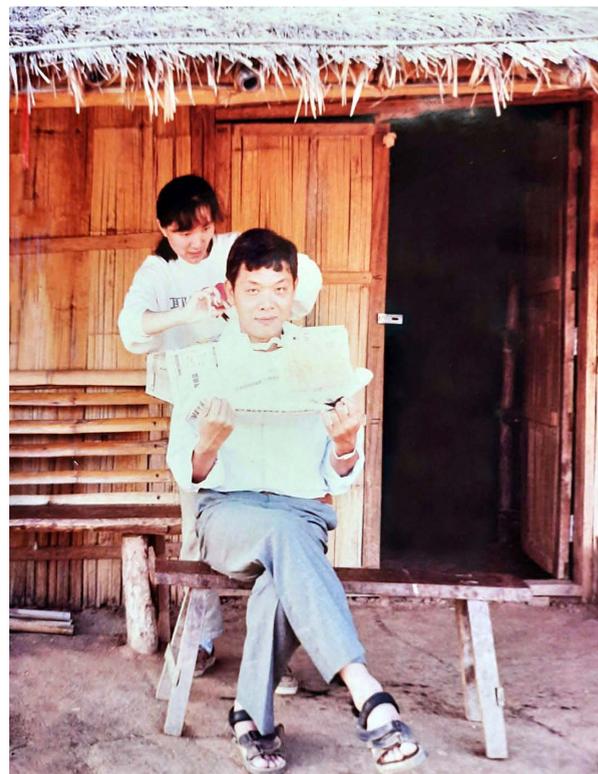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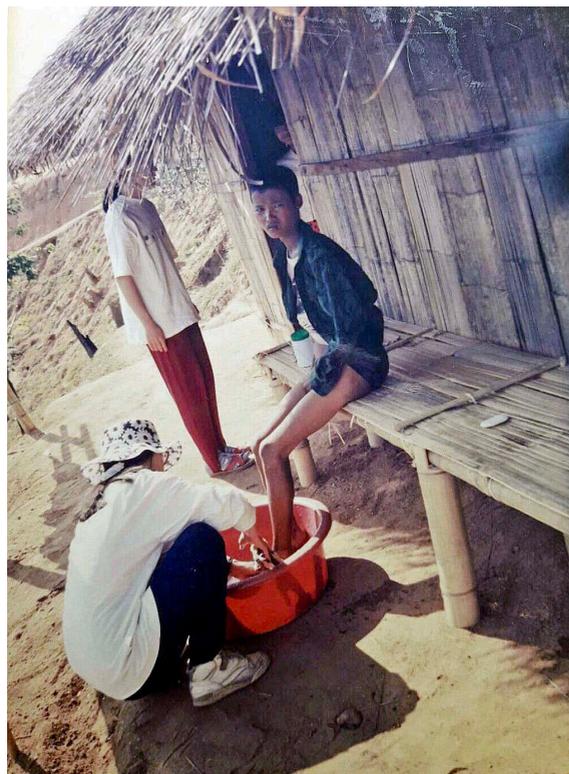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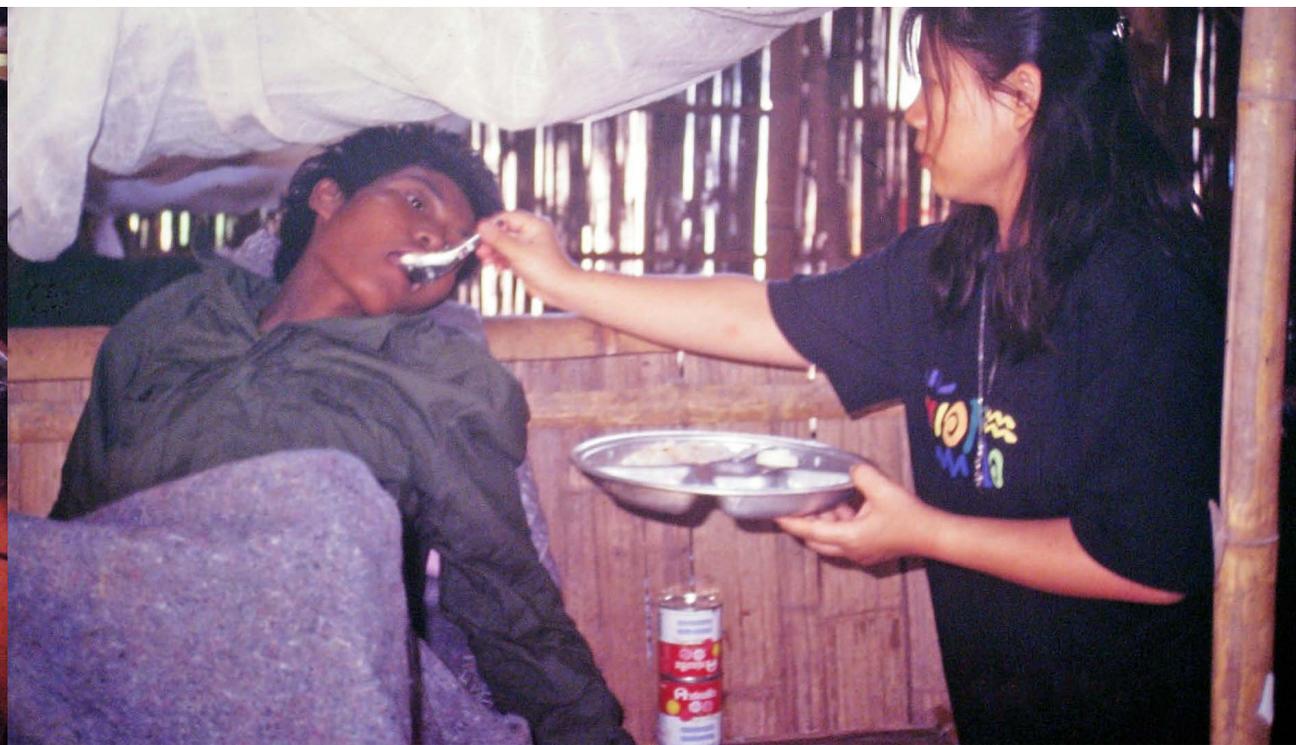


(上) 医护同工在 361 礼拜堂献诗 (左下) 帮病患洗脚 (右下) 瑞慧帮蓝副院长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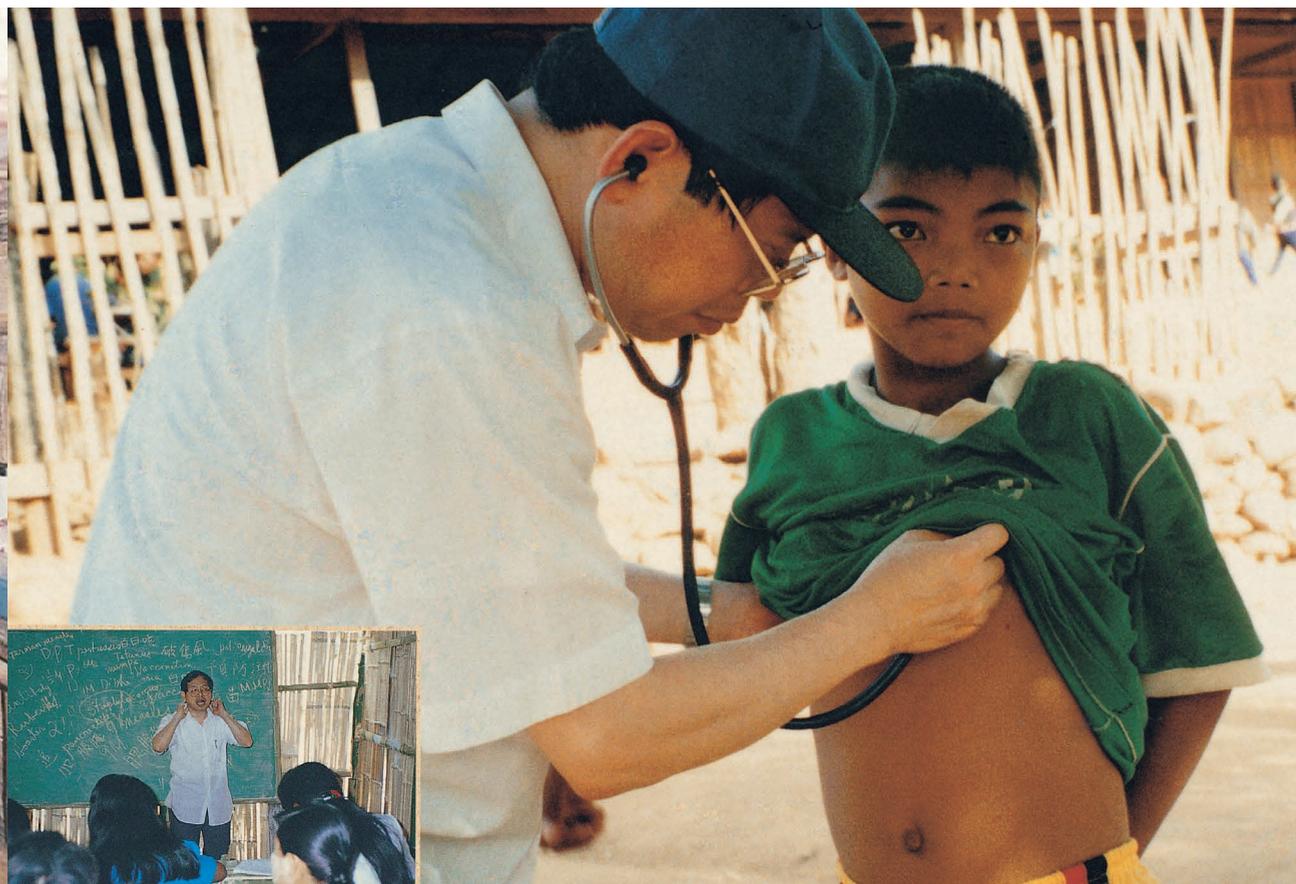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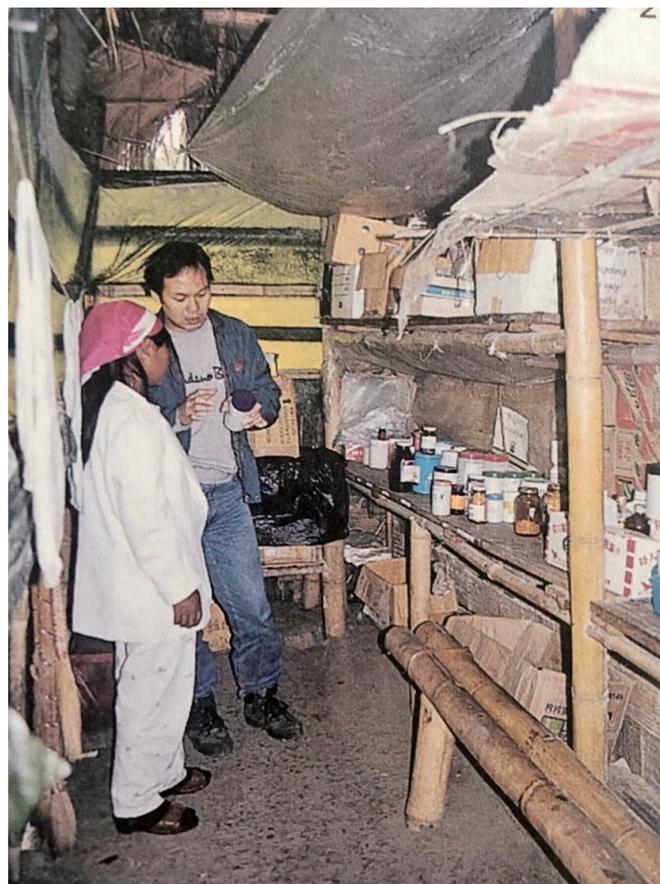
(上) 临床授课 (左下) 临床授课 (右下) 医护学生实习





(上) 挤脓 (左下) 帮病患复健 (右下) 黄新明医师在安排药品存放

(上) 帮病患喂食 (下) 听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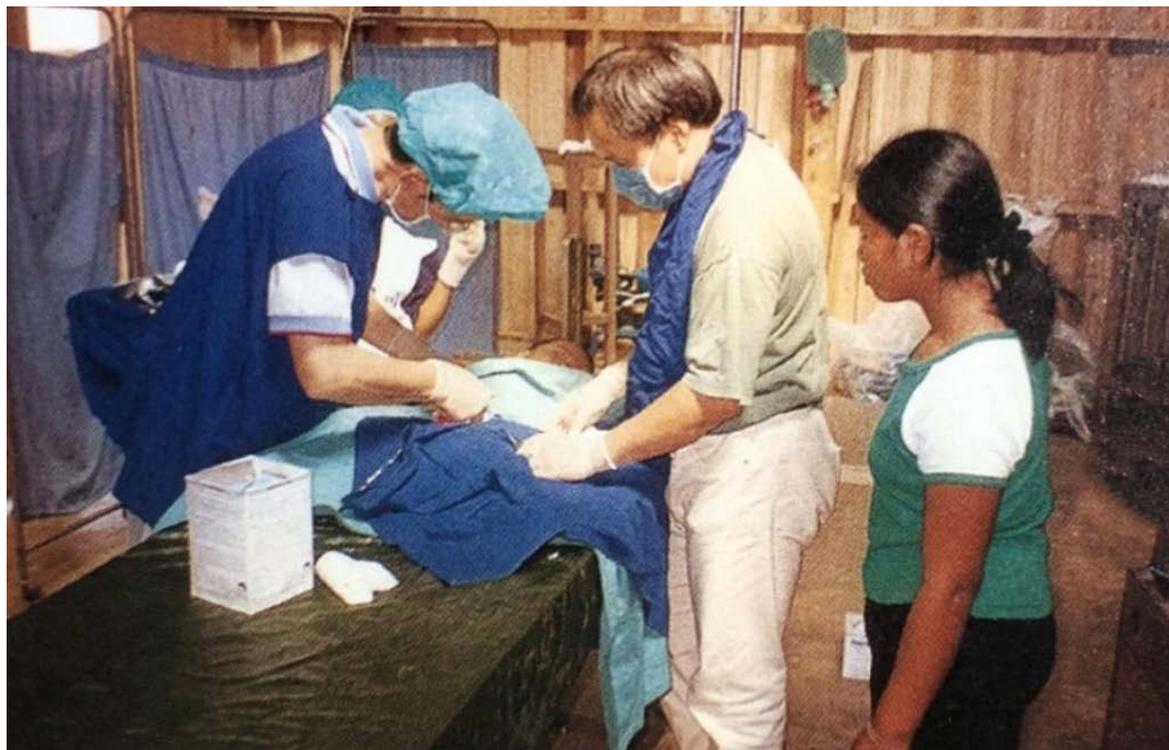


(上) 医护学生上课情形 (下) 医师巡房



2011 年欢送会 (后排中立者为蓝志坚医师)

刘章田医师 (左) 与黄新民医师 (右) 为病患手术





(上) 万宏安邦医院 (下) 万宏安邦医院外观



(上) 万宏安邦学生上课 (下) 初期万宏安邦护理站





(上) 万宏安邦医院上课 (下) 万宏安邦: 动手术



(上) 医生授课 (下) 骨科医生看病





PART 2. 短宣队

台北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小组、林森南路礼拜堂、美国加州罗兰岗礼拜堂、美国加州灵粮堂、台湾牙医团队等，都曾应当地需要，组短宣队前来佻邦，后因边境情势复杂，恐危及人身安全而停止。从文明的大都市来到物资匮乏的贫穷山区，让参与其中的弟兄姐妹，有深刻的信仰体悟。

(上) 美国若歌教会短宣队 (1993 年)

(下) 北佻市集一角



(上) 林南、康华短宣队 (下) 林南短宣队



(上) 短宣来访 (下) 礼拜堂门前合影



(上) 李永带队上北佤 (下) 感恩节吃新米





(上) 894 长官为短宣队提供骡马 (下) 惠提尔同工来访兴邦



(上左) 短宣老师们 (上右) 短宣老师探访从中国来的老师
(中左) 李秀全牧师来访 (中右) 医护短宣人员 (下) 短宣同工带领聚会





(上) 甘地探访队 (下) 福音队团照



目录



序一 感念 / 艾国 —— 4
 序二 验中与托付 / 宋先惠 —— 7
 序三 泡菜宣教士 / 李秀全 —— 9
 序四 写给季雄 / 林治平 —— 11
 序五 爱在佤邦 / 刘章田 —— 15
 序六 拓荒宣教之路 / 郑家常 —— 17
 序七 上帝爱佤邦 / 邝智孝 —— 19
 序八 同行佤邦路 / 魏外扬 —— 21
 编序 我们只是效法了祂的脚踪 / 王季雄 —— 23

PART 1

安邦医院：医疗宣教

王季雄 / 安邦的呼声 —— 26
 吴赞美 / 佤邦趣事 —— 34
 李玉华 / 是我们在跟他们学 —— 36
 李春绸 / 饥饿90 —— 37
 李集美 / 恩典够用 —— 39



- 李慧云 / 夹脚拖医生回忆录 —— 43
- 李慧云 / 甜美的果实：波丽及哈拿谢师恩之旅 —— 61
- 阮昌晃 / 看见神的大能 —— 63
- 卓德松 / 有一条路 —— 68
- 周宗贤 / 佤邦，我见我思 —— 72
- 林丽琴 / 他的「沉默」 —— 80
- 纪美霞 / 生活在他们当中 —— 82
- 秦素贞 / 上帝不曾忘记的地方 —— 84
- 陈芬英 / 不只给予，更是收获 —— 88
- 彭恩美 / 让他们知道爱 —— 91
- 曾瑞慧 / 我的佤邦纪事 —— 93
- 黄新明 / 神给的，就该为神所用 —— 99
- 贾佩芳 / 护理接力 —— 103
- 刘章田 / 佤邦事奉感恩 —— 105
- 萧鸿凯 / 在天之涯医疗传爱 —— 113
- 钟立文 / 我与佤邦 —— 118
- 蓝志坚 / 怀念佤邦 —— 120
- 魏爱梅 / 难忘的路程 —— 126
- JERRY CHEN 佤邦杂记一二事 —— 131

PART 2

短宣队：爱的接力赛

- 李斌 / 佤邦医疗宣教脚印 —— 134
- 李慧敏 / 那年秋天，泰缅兴邦 —— 138
- 卓允中 / 需要帮助的地方 —— 141
- 施仁诚 / 惟有福音 —— 143
- 胡路得 / 安邦医院的回忆 —— 144
- 姚鼎 / 半个地球外的服事与成长 —— 149
- 俞黄碧茹 / 佤邦短宣回顾 —— 154
- 夏惠珍 / 是因神的爱 —— 161
- 许玉华 / 不是一个「救济者」 —— 162
- 梁广库 / 永恒牙医服务团访宣 —— 163
- 陈咏坤 / 需要有人陪他们走一段 —— 165
- 彭瑞卿 / 忆兴邦学校的北佤返乡行 —— 166
- 邬金隆 / 我去佤邦的日子 —— 174
- 廖学谦 / 更宽广更深远的眼光 —— 177
- 刘秋美 / 舍不得这里的一切 —— 179
- 缪芊苔等 / 佤邦义诊 —— 180
- 苏怡忠 / 神的爱在佤邦 —— 184
- 苏振泰 / 最惊险的一次福音队 —— 185
- 苏义雄 / 祂看为宝贝的地方 —— 191

(本书文章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艾国 / 佤邦一老兵

这个世界充斥着戾气，到处你争我夺，称王称霸。中东、亚太不时硝烟四起，不得安宁。

毕竟人是有感情的，人最高贵的情感莫过于爱。受着爱与信仰的驱使，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王季雄先生与王敏雯女士夫妇为首的爱心人士，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了泰国北部清莱府的一个偏僻小村落「永泰村」。这个小村寨的居民，百分之九十是佤族，这些佤族人是上世纪 60 年代，缅甸佤山的一支民族自卫队，由岩小石先生带着南下到泰北居住。（其历史原因在此不多述）自此王老师夫妇得以认识缅甸佤山的这个弱小的阿佤民族。

进入「永泰」佤族村，眼目所见是一幢幢东倒西歪的茅房民居，八、九岁的孩子还穿不上衣服，真是一幅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困景象！于是老师们着力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农业生产，种植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农作物，指导村民养猪、养鸡、养鸭等，讲解卫生常识，减少疾病等等，让村民们懂得了生活，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改善了村民的小日子。

永泰村虽贫困落后，所幸有一位鲍大平先生在几年前帮助创办了一所「治平学校」，让村里的孩子们有个读书识字的地方；让老师欣

慰的是村里的长者还是重视教育的，王老师夫妇便义不容辞的加入到学校的教育工作之中，使不完善的学校增添了正统的师资力量，而且一教就是好几年。

1985 年底的某一天下午，我们同乘一辆小卡车从孟安去永泰村，其中就有王老师，当时我们互不相识，通过交谈，才知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久仰大名的王老师。我们相识相知了！时至今日，一晃快半个世纪了。

80 年代末，缅甸局势发生了变化，佤邦真正出名了。为了族人的生存，为了邦土的安全，为了佤邦的和平发展，佤族精英们带领佤邦子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经过六年奋战，终于取得了自己应有的领地——佤邦南部地区，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建设。开公路、辟荒山、垦良田、种橡胶等等，一派欣欣向荣的势头。

地方要发展，首要的是人才。佤邦人有的是进取之心、纯朴善良之德，更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所缺的就是文化、科技及文明素养。佤邦南部领导人睿智的看准了问题所在，虽在战区仍坚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克服诸多困难，校舍建起来了，但教师从何而来？正当百般需要师资的时候，上帝派来了王老师夫妇，经他们的引导，许多充满爱心的贤达人士，不远千里来到了缅甸东北角的一片不毛之地——佤邦南部地区。他们所建立的「兴邦学校」注入了高能量师资，为佤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建设人才。尤为重要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刘章田院长、蓝志坚院长等医师和医护人员，为我们培养了掌握一定医疗技能的医务人员，为佤邦南迁民众和部队治病、治伤，保障南部地区军民的身体健康，病痛了有自己的医

院治疗，这是何等的建树。医师们培养的学生如扎木、娜丽现在已是南部地区的医疗骨干，一位是万宏医院院长，一位是回俄医院院长，一般病痛我们的医院均可治疗。

各位老师、医师，您们不为私利，不辞辛苦，不惧安危，为佤邦的生存和发展，奉献了您们的大爱，奉献了您们的青春，奉献了您们的知识，您们功大爱深，我作为佤邦的一份子，对各位贤人，怀有深深的敬意，感念您们对佤邦的付出！感念您们对佤邦的关爱！立正向您们致礼三鞠躬！

世间有这么多的善心人士关爱佤邦，佤邦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愿佤邦万世安宁！

序二：验中与托付

宋先惠 / 台北基督徒永和礼拜堂退休长老

「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 2:4）

想到我从少年至今的知交——季雄及神对他服事上的带领，上面这节经文就会浮现在我脑海中。其实每位基督徒都是被神验中并托付福音使命的，但相对于季雄、敏雯夫妇在他们生命最菁华的中壮年，远赴他乡、深入佤邦，那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地区，唯有神的验中与托付，才能解释为什么是他们去！他们不但开始了学校、医院的服事，也带动了许多弟兄姐妹前来作老师，作医疗宣教与训练。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祂知道在那山里还有许多人将要成为祂的百姓。

1985年8月，趁着前往伯特利神学院授课之便，我们夫妇首次造访了季雄、敏雯事奉的永泰村。当时是季雄与一位小弟兄带着我们夫妇，从美斯乐骑着骡子，摇摇晃晃的走了七个小时到达罗家寨，在只有一盏气灯的照明下，举行了例行的周五家庭聚会。当敏雯唱起了「野地的花」诗歌的第一句，只见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甚至都挤到门口的一群弟兄姐妹，还有坐在前面草席上的孩子们，十分有默契的大声

和起了「穿着美丽的衣裳……」。歌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缭绕在葱茏山林间，我强烈感受到：主，祢正在这里！聚会后，我们再走一个多小时满了小碎石子的下坡路，手上拿着手电筒，头上映照着月光，终于到了永泰村。

第二次到永泰真是大不一样，那是1998年旧历年除夕，我们安排好来陪季雄夫妇过年。出了清莱机场后，中和礼拜堂的黄鏗岳宣教士来接我们，车子畅行在平整的柏油路上，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永泰村口。路通了，水电无缺，文明进到了村里，相隔十三年变化真大！此时，季雄夫妇已进到了佤邦，我们也承杨一哲宣教士的帮助，与他们重聚。因逢春节，兴邦学校有三天年假，同学们不上课，他们也可稍事休息。虽然还是在接待我们，但老同工难得重聚，重点就是在交通了。犹记得当我们走在安静的山间小径，季雄娓娓道出神如何带领他们进到佤邦，又如何向他印证这是出于天上来的呼召，敏雯也述说着她的心路历程……。我们一同感动于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而祂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是的，若不是坚信这事出于耶和華，对于后来的变化，又岂是人能面对、交托的呢？

欣见《爱在佤邦》一书的出版，这里记载着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一篇篇的见证述说着神对佤邦的爱！今日祂仍在呼召人前往未得之地与未得之民中宣扬福音，谁能确知自己是被选中与托付的呢？

序三：泡菜宣教士

李秀全 / 国际关怀协会资深宣教师

记得在80年代我们夫妇去泰北访宣，有机会见到过去在台湾的老朋友季雄夫妇，知道他们在那里已经默默的耕耘了好几年，从此也就开始了我们固定投入跨文化的短宣事奉。三、四十年来，我们先后去了好几次佤邦，在那里，天天一早在摇曳的烛光中与同工们一同灵修，跟着老师们，听他们对孩子们谆谆的教诲，我们也从季雄夫妇的事奉，去观察、体验并学习第一线宣教士有血有肉的宣教生涯，最后终于影响了我们勇敢的踏上宣教的行列。

有一次在山上，佤邦一位高级领导对我说：「李老师，你考不考虑到我们这边做『泡菜』，不要像台湾人说的只是来『沾一下酱油』而已。」季雄夫妇二十多年来在佤邦接待了无数像我们夫妇这样「沾酱油」的短宣同工，他们自己也带了一批「泡菜」把基督的爱传到佤邦，让山上的孩子们接受教育，许多家庭信了主，也建立了教会。

1991年1月，我们夫妇带了三位波士顿郊区圣经教会的同工上山，他们分别是内科医生、牙医和营养专家。那三位同工在那一次短宣的事奉之后，一直忠心的在教会事奉直到今天。记得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在山上教会戒毒的年轻人，季雄以天父的爱，透过福音的大能，帮助他从毒癮的捆绑中完全得到释放，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十年之后我在泰北一间神学院，与这一位张雨弟兄重逢，当时他正在接受

装备，毕业以后他在泰北与他的妻子建立了一个戒毒所。我们每一次上山都会听到也亲眼看到，神透过季雄夫妇的「泡菜」团队，带出来许多活活的神迹奇事。相信在《爱在佤邦》的见证集里，读者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

当我们手上拿着这一本《爱在佤邦》的见证集时，不只是看到神的爱临到了佤邦，事实上这个爱也已经从佤邦延伸到世界各地。我们的外甥女邱凯萍在山上短宣之后，确定了一生走上跨文化宣教的路。目前她和她的丈夫及三个孩子在非洲事奉主，栽培训练当地的青年，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建立教会。我恳求天父透过这本将近一百篇的见证，挑战、呼召、差派许多的「泡菜宣教士」把福音带到地极，等候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序四：写给季雄——

贺佤邦兴邦学校及安邦医院 & 短宣队感恩纪念集出版

林治平 / 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终身义工

认识季雄大概快五十年了吧！（不！应该超过五十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只不过那么一瞬间，我们竟都突然间变得垂垂老矣。昔年老友动不动就是年跨六十、奔向七十、八十的「老」人了。季雄，我们认识究竟多少年了？）

回顾陈年往事，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举行的那次跨年晚会。那时你们兄弟俩刚从号称「铁幕」深垂的中国大陆上海，辗转逃来台湾团聚。在那个海峡两岸交往隔绝的年代，只有十几岁还是少年人的你们兄弟二人，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

「下个节目我提议玩《公安局抓国特》！」

在那个「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的年代，记得你兴高采烈地在一次年终跨年晚会节目进行中的提议，引起众多讨论与回应。

由于你的整个家族都是教会会友，你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教会中的一分子。经过一段反叛适应、令人头痛的时期以后，你渐渐成为教会的核心成员；在学校也摆脱成长过程中的诸般问题，循序渐进，热心见证分享福音生命信息。

以后听到有关你的消息都是积极正面的报导：你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在职场上表现亮丽，感情生活上也娶得热心参与教会活动、

众人欣羡的王敏雯为妻。看来你的一生，就会如此幸福美满快乐的走下去。

然而就在一切当然如此的日子中，你们夫妇却下定决心，作出了改变你们一生的决定：前往泰北山区难民村从事难民生命关怀、福音救济工作。

谈到难民工作，宇宙光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海上难民潮时代即开始注意。那时宇宙光才刚成立不久，什么都缺乏之余，只有凭恃信心，探索前进。「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主差遣！」这是我们每天小心翼翼的祷告。

记得某次在采访过程中听到海宣宣教士胡千惠在海上难民营中驻营宣教的事迹，令我们深深感动。于是开始了宇宙光一连串的难民工作。胡千惠也开始在《宇宙光》写专栏分享难民宣教工作的呼召与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深入多处难民营，体会难民生活，并曾全家进入营中体会难民生活。这些行程在尚就读学校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他们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当时难民营分布于泰緬寮沿海山区各地，往返交通拥塞艰难，危机四伏。有时一挤上车，全程十几个小时，灰尘漫天、危机四伏、颠簸不停，连停车休息喘息吃饭的时间也分不出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位乘客知道我们要去难民营工作，他有点不以为然的对我们说：「去难民营？那些人是在联合国保护之下的人，可陆续以难民身分进入第三国移民。真的难民是长驻泰北难民村的难民，是一群没有国籍、没有保障的真正难民。」

他这段话让我想起台湾知识界有关泰北问题的争议，「异域」这两个字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因此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后几年，我曾多

次进出泰北难民村，宇宙光也辟建专栏报导有关难民村的故事，终于促成了「送炭到泰北」活动。

当然，仅凭一个自顾不暇的宇宙光想要推动「送炭到泰北」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是决不可能的。从一开始策划，我们就知道这是个群体动员始能有成效的活动。从早期建立地方关系开始，我们小心翼翼的与泰国相关教会组织合作；也联络相关事工团队共同参与。如香港晨曦会戒毒工作；我们也动员了基督徒医护人员、社工辅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入村服务，争取口碑好感。当然又唱又跳、又演又讲的高手，更是一个也不能少的人才。尤其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大动员的那几年，「送炭到泰北」的活动，轰动了整个山区难民村，也惊动了台港新闻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在那两次分别动员将近四十位专业人员的「送炭到泰北」活动中，你又在我們面前出现了。这时的你已经跟敏雯一同放下世俗的一切，成为地方教会派往泰北的宣教士。你们选定的牧区正是宇宙光送炭的重点地区之一：以佤族人为主的永泰村。回想起来，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从那以后，经过十年的奋力拼搏、爱心付出，原本只有寥寥可数几个信徒的永泰村，几乎半数信主。但是你们没有停在永泰，享受丰盛战果的安逸。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你们毅然转往宣教更为艰难的緬甸佤邦，透过教育、医疗工作，呼召更多的医疗护理、教育辅导、社会关怀工作人员，进行更艰苦的宣教工作，写下了一页又一页感人至深的故事。本书各篇文章，收集这些人的心路历程，真实感人，令人钦佩。

感谢主，宇宙光能在如飞而去的四十多年中，亲眼目睹、亲身经

历整个「送炭到泰北」神迹故事的展开。而你们夫妇二人，听主呼召、陪伴众同工同心奉献事奉的见证，更充分彰显了上帝的恩典与能力。谨在纪念集出版之前略赘数语，数算上帝恩典，以申感谢！

序五：爱在佤邦

刘章田 / 前屏东基督教医院院长

《爱在佤邦》讲述一批海内外华人宣教士实现心愿的故事，他们有限的摆上，把基督无限的爱带到金三角的佤邦，见证宣教的使命和福音的能力，改变了传的人和信的人，使传和信的人都一齐蒙恩。

基督升天前留下宣教的大使命（马太福音 28:19），无所不能的基督，为何要把这重要的使命留给门徒呢？答案应是：使参与宣教和相信的人都经历父神的慈爱、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能力。

在中国的宣教史上，十九世纪五口通商后，宣教士们随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被中国知识分子讥为「坐炮弹到中国的圣保罗」。在洋枪洋炮下，人民只看到殖民侵略！要用什么方式去宣教才能使中国人经历基督的爱呢？用教育和医疗去宣教成了那时代的需要。所以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大学、第一所西式医院、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养老院、第一所……，都是西方宣教士所建立的；没有西方宣教士就没有近代的中国和中国教会，在华的西方宣教士们成了宣教的模范和生命的榜样。

在佤邦，用教育和医疗方式去宣教也成了这时代的需要，藉由兴邦学校和安邦医院的事奉，把父神的慈爱、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能力带给佤族人。一批又一批教育和医疗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把爱传到佤邦，他们像一粒种子，种在佤邦，主使它长大结果，荣神

益人，带来佻邦的基督化和现代化。这些现代宣教士们，有人还在工场，有人已退休，有人已回天家……，无论他们在哪里，《爱在佻邦》都见证了一件事：基督的爱已在佻邦生长结果，希望你不停的为佻邦的事工代祷，并一齐参与「爱在佻邦」的事工，一齐经验福音的大能（罗马书 1:16）。

序六：拓荒宣教之路

郑家常 / 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礼拜堂退休长老

主耶稣复活后留在地上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 1:3）。至于神国那些事，路加并没有详述，但主嘱咐他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的见证」（使徒行传 1:8）。因此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后，门徒得着能力，行神迹奇事，使三千多人归入基督（使徒行传 2:41）。接下来不断的为主作见证（使徒行传 4:4、5:14、6: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但圣灵并没有让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为一间超大型的教会，反倒藉着司提反的殉道，使门徒都分散在各处去传神的道（使徒行传 8:1-4）。

使徒保罗在传福音和建造教会的事工上有明显的果效，因他的心志：

一、「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 9:23）

二、「立定心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罗马书 15:20）

三、最后祈望能到西班牙——「当时的地极」，他全力走在「拓荒宣教的路上」，期待完成宣教的使命。

1980年8月，「台北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小组」（简称「差传」）聚集。圣灵引导同工组成福音队到泰国的「廊开难民营」和「吁隆村」去传福音，从此「差传」便展开泰国的宣教工作。1980年底第三届差传年会，「永和堂」的王季雄、王敏雯夫妇蒙召成为宣教士。透过「泰国十二区会」差派他们到泰北的「美赛教会」去事奉，但因他们的负担是要到偏远的村落去传福音；因此不久他俩就到泰北一个几乎与外地隔绝的「永泰村」去，住在茅草盖的房屋里，与村民生活在一起，向村民传福音，「据悉当时该村只有一位慕道友」。但他们藉着传福音和彰显基督的爱，两年的工夫便使当地百分之七十的村民归向基督，并兴建了一间可容纳两百多人的礼拜堂。

当教会可以独立后，他们就把牧会的事工交给其他同工接手，应佤邦当局邀请离开永泰村，翻山越岭，到达泰緬边界一个更偏远的地区「佤邦」去宣教。那地他们从未去过，当他们看到那地的居民，如同一群流离失所的人，过着贫困的生活，许多人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协助他们推展「兴邦学校」的工作，并呼吁许多「差传」所属教会的同工到当地参与传福音和教学的工作。虽然佤邦的居民与他们素昧生平，非亲非故，只因基督的爱与圣灵的引导，历经千辛万苦，甘冒生命的危险，前往当地协助教学与传福音的事工，彰显主的救恩和大爱，带领许多居民和学生归向基督，也引导「差传」开展拓荒宣教的路，把天国的福音与基督的大爱传给那地未听闻福音的人。

序七：上帝爱佤邦

邝智孝 / 美国罗兰岗基督徒礼拜堂长老

在泰北服事多年的宣教士王季雄、王敏雯夫妇，因着上帝的开门和带领得以进入佤邦服事。当时正值开辟佤邦南部地区，战火方兴未艾，百废待举。感谢主，因着上帝的爱，王季雄、王敏雯夫妇愿意进入生活条件极差的佤邦南部地区服事当地百姓，并且参与兴办学校、医院等。因着他们夫妇牺牲奉献的榜样，上帝也感动呼召了许多基督徒从各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到那里去，服事那些上帝所爱的佤邦人民。

我自己有幸在三十年前，去到佤邦探望他们夫妇，也在佤邦的兴邦学校有短期服事。看到一个个小娃离乡背井，来到学校学习。他们没有中文名字，有的也不知道自己生日，宣教士就有如他们的父母，替他们取名字，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教导他们写字读书。宣教士办的不是一间「基督教学校」，而是有基督生命的老师们任教的学校。看见老师们，特别王老师、王师母生命充满爱的见证与榜样，孩子们一个个信耶稣、接受主，生命得到改变。不仅使学校像是一个大家庭，更看见这些是佤邦未来希望的孩子们，也会成为佤邦福音的种子，成为佤邦的祝福！这块满了艰辛的地土，这群被文明世界挤压的人们，但是上帝并没有遗忘他们，上帝的爱透过宣教士的生命事奉，透过许多基督徒的参与服事，向他们彰显。

上帝爱世人，让耶稣降世为人；上帝爱佻邦人，所以差派王季雄、王敏雯夫妇到佻邦服事他们。看见他们夫妇像一粒麦子，埋在佻邦当中，遇到各样的艰难，无论是否身在佻邦，都不改变他们对佻邦的爱，真是令人非常感动。他们夫妇在泰北山区、佻邦等地多年的服事与果效，在华人宣教史中应当占有一页。现今出版《爱在佻邦》，记载上帝对佻邦的爱、宣教士们对佻邦的爱；阅读此回忆录，让我们对上帝的爱献上感恩，也虔诚的为佻邦百姓能接受经历上帝的爱而祈祷……。

序八：同行佻邦路

魏外扬 / 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 马礼逊学园顾问

由王季雄、王敏雯夫妇所开创的佻邦事工，让我们看见，成功的宣教工作，不能只靠拓荒宣教士单打独斗，而是一条众人同心同行的道路。与配偶同行、与亲友同行、与差会同行、与母会同行、与众教会同行，当然最重要的是，与宣教的主同行。如同威廉·克理将拓荒宣教比做下到漆黑的矿坑挖矿，留在地面拉紧绳索的人员非常重要，他们不松手，才能保障下坑者的安全。当然，除了地面的拉绳者，那些愿意一起下坑工作的伙伴也很重要。孤军奋战的威廉·克理在印度初期屡遭挫败，一直要到华威廉、马殊曼来到，形成所谓的「塞兰坡三杰」（Serampore Trio），同心同行，他的宣教生涯才开始渐入佳境，丰收在望。在这本佻邦宣教的记录中，我们看见有那么多拉绳者，也看见有那么多下坑者，不禁赞叹佻邦是主所兴起的工作，所以从台湾到海外，会吸引那么多的关注与支持。

在台湾教会史上，吴勇长老所领导的地方教会，在海外宣教方面起步较早，而季雄、敏雯夫妇于1980年接受差派，成为地方教会联合差传的两位先发者，先赴泰北，然后转战泰缅边境的佻邦南部地区，一路走来，有血有泪，有喜有悲，因此这本记录可以供台湾教会与华人教会参考，在兴起参与大使命的关键时刻，从本书得到启发与激励。

笔者有幸在二十年前，主编《薪火差传——中华基督徒地方教会

联合差传协会二十五周年特刊》（2002年10月出版），当时在〈编后语〉中写道：「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选择（短宣见证）时，深感遗珠之憾，建议将来可以编一套短宣丛书，每个工场都能有专册报导，以便读者可以按自己的负担来阅读。」

未料二十年后，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眼前的这本佻邦宣教专书，不但留下许多短宣者的见证，更记录许多长驻者的动人故事，实在超乎笔者的期待，尤其在最后截稿前受邀为本书作序，更令笔者感到荣幸，愿主使用本书成为众人的祝福。

编序：我们只是效法了祂的脚踪

王季雄 / 宣教士

人活过的岁月是历史的话，在我人生中有一段「历史」——生活在佻邦南部军区的那段岁月是无法磨灭的「历史」。

在泰緬边境深山里，住着一群不打仗无法生存的人，然而当地领导仍坚持要兴教育、办医疗。我很荣幸被当地领导邀请，参与了兴教育、办医疗的行列。

那是一段从无到有、从简陋到稍具规模的历程，参与的人是来自台湾、美国、新加坡、纽西兰、马来西亚、哥斯大黎加等地的华人基督徒，其中的艰难、惊险、欢笑、眼泪尽收此书中。

可以出版《爱在佻邦》（佻邦回忆录）后，我多年来的「担子」卸下了。多年来被许多前辈和好友建议、鼓励写书、出传记的压力卸下了、释放了，感谢主。

我看了不少「宣教士」的书，难怪我们会「误」以为他／她们很「伟大」、很「属灵」、很……，以致很多人却步、很多人追求「宣教士」头衔，却与完成主的大使命「无关」。

我是最不看重记录的人，在那段岁月里，人在佻邦看到许多情境，回想在「文明」世界的种种，心中的冲击大到非要写出来不可，非要「做」些什么不行的地步，所以才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录，其中包括我

的、以及其他去过那里人的真实感受。

将这些记录结集成书，让世人知道耶稣为爱世人、爱我们、爱佻邦的人，付出得更多，我们只是效法了祂的脚踪。原来在主耶稣的恩典中，跟随、效法祂的脚踪是很奇妙的恩典，这恩典让我们得着了三赢的人生：自己的生命逐渐成熟、宣教地区的人蒙福、我们的神得荣耀。阿门！

兴邦学校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兴邦受过教育的学生仍在写佻邦的历史！安邦医院的「医学生」已担起服务佻邦南部军区军民的责任！

有一段历史，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尊重、友爱、团结、契合，它发生在佻邦南部军区的兴邦学校与安邦医院中。



PART 1

安邦医院：医疗宣教

二十八年前，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护人员，回应了佻邦山区的医疗需要，他们效法基督的精神，持续来到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建医院、培训人才，为这地带来满满的祝福。



王季雄

1993/10 ——

记得 1993 年年中，董事长找我，说到本地医疗的需要，要我找医疗人员来帮忙。我说永和教会的成员公教人员较多，没听说有医生。没想到十天后就接到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来信，他们要组短宣队来南部。我马上拿信向董事长报告，请示如何回覆他们。董事长说：「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就这样屏基短宣队 9 月中由林丽琴传道带队，来到了泰缅边境的佤邦南部军区。

更没想到的是短宣队回去后，在屏基院内热了起来。10 月屏基就派了医疗副院长蓝志坚医生及院牧部主任陈荣通牧师，洽谈进一步的医疗援助计划。我年底返台去屏基，最后敲定屏基参与佤邦南部军区的医疗事奉，拉开了屏基医疗宣教在佤邦的序幕！

1995/9 ——

末世的时代应是宣教的世代，以迎接主的再来。然而如何参与宣教却成了重要的课题，说真的（这是我十二年在宣教工场的体验）宣教初期所要的不是「职业宣教士」，而是有职业（当地需要的专业）、

且具宣教负担的基督徒，可以实际参与在该地社会中见证主爱、显扬福音真道的事奉。「职业宣教士」固然是尖兵，其实每个基督徒都能（可以）参与宣教事奉成为「宣教精兵」

佤邦是一个福音未及之地，当地领袖并未要求「职业宣教士」前往，却希望有医护专长的基督徒来。对有宣教负担的医护专业基督徒、基督教医院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因为只有你们有此荣幸可以参与。虽然参与宣教地区之医疗服务，对你们追求生活无益，对基督教医院生存有损，但却能够满足主呼召你成为医护人员的心，及完成医院生存的目的。

以往医护人员、基督教医院为了自身的生活、生存一直在努力，藉着此次佤邦对医护需要的呼声，使我们亲爱的主内有医护专业的弟兄姐妹，跨出为生活、生存努力的门槛，踏入宣教地区，使世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成为他们可以得到救恩的途径。

感谢主！屏东基督教医院将于 10 月 16 日，派遣他们的医疗副院长蓝志坚弟兄及院牧部主任陈容通牧师，来此地与本地领导实际洽谈有关参与医疗事奉的细节问题，作出基督徒对佤邦呼声的回应。我相信主要使用屏基成为宣教工场的利器，走出一条基督教医院踏入宣教的路。然而你，一个有医护专业的基督徒，能主动参与在屏基轮值前往佤邦事奉的行列中吗？哪怕是利用十天、半个月的假期，相信基督徒老师、基督徒医护人员愈多参与在佤邦社会中，主愈能早日得着佤邦。佤邦在盼你！佤邦在等你！

消息与代祷

1995/10 ——

- 十六位拉胡学员集体出走，带头的二位（贾慕、哈拿）关禁闭，其余学员停职停课观察。
- 医生、护士、学员的工作非常繁重。
- 一次紧急手术，伤患肠子破了八个洞，手术后情况稳定，感谢主。
- 为了支援兴邦主日学事奉，学员背老师（屏基同工）过小溪，大家脱了鞋，光脚走到兴邦。沿路还采了许多好吃的蕈子！
- 瑞慧想多留些时间在安邦。
- 同工开辟了小小一块地，供大家（屏基同工）学习农事之用。

1995/11 ——

- 十六位出走的拉胡学员经处罚管教后，已于 10 月 9 日开始恢复上课。
- 本月新来的同工是屏基院牧部的秦素贞姐妹。
- 安邦医院院规已拟定，公布并开始执行。
- 屏基前院长刘章田弟兄，将于 11 月 5 日再临安邦三周。
- 屏基发起基督教医院参与佻邦医疗宣教事奉，11 月中旬将有三、四间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来访安邦医院。
- 最近又增加胃出血、早产儿、肢体严重受伤的病患。

1996/1 ——

- 安邦医院刘院长 11 月 26 日下山，医院尚无医生接任，求神感动医生愿意来。
- 储水池已完工，用水较先前方便。
- 气候变迁季节病患急增，教室全线改成病房。
- 埔基院长黄蔚、高基院长王荣德、屏基院长蓝志坚、美国路加传道会总干事李荣礼、花莲门诺医院院牧同工张文彬，与屏基院牧同工林丽琴等六位联袂来访。当天冒着风雨，踩着泥泞的山路，一步步走向安邦医院，在黑夜里走了四个小时。
- 11 月份，可能因医生阵容坚强，战争闻声而来用炮弹行礼，造成挂彩、满点红的伤兵报到。有的以屁股开花当见面礼，有的以断掌来送礼。疟疾也赶上流行，形成安邦医院门庭若市的情景，占床率竟高达 100% 以上。且在有限的人力、设备下，也开 730 台的大、小手术，所以决定封刘院长为「佻邦第一刀」；小刘一刀比小李飞刀更有一手。
- 每二、四、六早晨，老师们到病房唱诗、为病人祷告，本月有两位病人安息主怀。
- 本月还有发明设计奖「安邦医院枕头」——米袋装稻草。
- 本月成立佻邦天文协会。基本成员有四位，特别对北部星光作了研习，竟发现「天空很大」，专长「流星观察」。欢迎有志者来佻邦「观星」、关心。

1996/2 ——

- 元月初阮昌晃医师平安上山，他将停留五个星期的时间。除了每天固定的看诊，也于周一至周四下午教授医学课程。
- 由于战争停止，伤兵比预期的减少许多，为此献上感谢。另外恶性疟流行潮似乎也随着气候逐渐衰退。
- 元月初，开始查考标有注音符号的圣经，师生皆获益不浅。唯圣经不足，目前已接洽台湾基甸会，求神预备！
- 目前学生们计划每周增加一天砍柴，以储备雨季所需。
- 四件感恩的事：
 1. 圣诞节感恩晚会顺利圆满，使思乡情切的学生倍感温馨。
 2. 女生厕所顺利完工。
 3. 厨房加铺水泥地面，在卫生、清洁上较以往进步许多。
 4. 新添一位生力军王家旺先生，帮助厨房工作。他尚未信主，请代祷！

1996/3 ——

- 卓医生与其大公子卓允中于 2 月 11 日平安抵达安邦医院，将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医疗及教书事工，请纪念！
- 本周起本院开始修补破损的病床、桌椅及草屋顶，以迎接风季雨季的到来，请代祷！
- 本月 2 日至 8 日屏基探访团 20 位，有医师、护士、建筑师、教师等，分别访问本院与兴邦学校。感谢神行程一切顺利，求神继续加添感动负担给前来的团员。

- 由于战事结束，病人维持在 20-30 床左右，学生亦能掌握。过完年将大批新兵调至 801，请特别在祷告中支持我们。
- 年关将近，多数学生身体感到不适，求神怜悯，不使这些学生所负责的病房作业受影响！
- 目前医院开始中文圣经的查考，我们需要附有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但基甸会目前缺货，请为我们祷告！

1996/4 ——

- 自 3 月 1 日起 801 新兵（约 700 人）开始集训，因兵多柴少，都饮用生水，使得生病率暴增。住院病人 30-40 床，每天门诊 75-80 人，药品不足又无法补充，请代祷！
- 感谢神，保守老兵与学生在 3 月 13 日陆续完成病床、桌椅与草屋顶的修补。
- 请为医护人员的接替代祷，目前尚无人员可接上，请为此段空档的事工代祷。

1996/8 ——

- 感谢神带领谢志松医生自 4 月 8 日至 20 日来佻邦支援医疗教学的事奉。求主使他成为当地百姓的祝福，并请为 4 月 20 日以后的医师人力祷告。
- 安邦医院学生管理员杨绍华医官，于 4 月 7 日前往泰国装义肢，请为他的行程顺利祷告，并为他不在医院期间之行政工作与师生的安全代祷。目前因边境关卡关闭一年多，物资输

送困难，完全靠背工将日常用品及药物背运上山，物资缺乏，求主怜悯当地百姓。

- 因物资长期缺乏，安邦医院的学生普遍营养不良，求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
- 801 发电机损坏，安邦医院已两个多月没电。在 4 月 9 日晚上，自 894 送来一位被拉雷炸伤的老兵。他腿部大量出血，又有休克情形，因没有电力加上照明不良，在急救上非常困难。幸得主的怜悯与恩典，使他从死亡边缘再次苏醒，后因设备不足，转送泰国治疗。
- 安邦学生与 801 男女组成一队合唱团，人数约有一百人，在 4 月 17 日的运动会中顺利圆满演出。

1996/9 ——

- 安邦请购的药物已运达，足够本院及其他单位的需要。
- 护士曾瑞慧正初步整理药库的安全存量，需几个月的试用期才能评估出来，请代祷！
刘凤医师将于 8 月 24 日下山办理延签手续，结束安邦事奉后，将入华神就读。
- 最近同工与学员身体不适的很多，请为所有的人身体健康祷告，求主赐下足够的体力、心力来事奉祂。
- 请为 9 月接替的医生、护士及传道同工代祷，求神保守他们的心及预备上山的行程。
- 叶其祥医师 9 月 28 日下山，为接替的同工代祷。

- 为新的护士陈玉莹身体代祷。
- 为 801 童兵的中文学习代祷。
- 为 10 月 28 日到 11 月 4 日的探访队行程平安代祷。

1996/12 ——

- 路加传道会总干事及屏基董事长、院长等一行人，于 11 月 26 日来此地洽谈协助佻邦建立正规医院之事。
- 刘章田医师已于 12 月 11 日下山，刘焜荣医师与徐孝萱传道亦于 16 日平安到达安邦医院。
- 谢思玲传道将在安邦配搭院牧工作，暂定半年。
- 病房、仓库屋顶换草工作已顺利完成。
- 冬季已临，传染病明显降低，需住院治疗的病人不多。
- 12 月 24 日圣诞夜有报佳音活动，25 日庆祝圣诞。

吴赞美

1995/3 ——

追猪记

冬天洗冷水澡，对常有热水可洗澡的台湾同工是一样苦差事。佤邦烧水只针对饮用水，而且当地的人，无论男女都合衣而洗，且是至水源处一起洗。同工当然不可如此，因为功夫还未到家。于是大伙儿动动脑，干脆用大桶或脸盆「晒水」，黄昏就赶紧洗澡，免得一会儿水冷。

有一主日，水放在浴厕前晒太阳，我们便前往做礼拜。谁知下午一点多，返回所住的地方，发现每个脸盆都混了沙子。我心中暗暗不悦，也反省我们是否对学生太严厉，造成学生的反弹。于是我把水换了，趁下午再晒水。至于学生，算了吧！

睡个觉起来，去了洗手间，见水又是如此混浊，真有点发火。我决定先去「听雨轩」（厕所）再说，结果突闻外面有「异常」的声音。我夺门而出，见猪妈妈带着全家大小在喝我们的「太阳能」洗澡水。于是我连水带丢石子将这些猪赶走。笨猪不笨，跑一跑还会回头看看我们，欲伺机行动。好了，这下子一不做二不休，顺便运动运动，展开一场佤邦追猪记。

婚礼贺词

在佤邦的日子是悠闲的（比起在台湾），每天下午吃完晚餐，我们便出去散步，满山的绿，尽入眼帘。我见着那弯弯刚吐芽的幼竹，不禁好奇，采了「树头鲜」，拿在手里走着走着。我跟同工们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姜太公钓鱼？」大伙接着：「愿者上钩。」

尔后，走着走着同工就调侃我们的弱势团契——唯一的弟兄。我们说他的婚姻：「男的是愿者上钩。」他不甘示弱：「女的是自投罗网。」某日王老师听闻此趣事，他加上横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生吞飞蛾

佤邦的冬天，一天有四季。夏天比较无所谓，冬天黄昏洗澡就要有洗冷水澡的准备。话说蓝医师从永泰上山来，第一天就夸下海口，说洗冷水澡没问题。

当他进去浴室，正欲淋第一瓢水时，他，深深吸一口气。哪知，浴室内顿时气流大乱，群蛾飞舞。说时迟那时快，一个不小心，美丽的飞蛾抵不住乱流，冲到蓝医师的大嘴里。蓝医师嘴一合，感觉异样，赶紧「呸！呸！呸！」把蛾吐了出来。于是演出一场生吞飞蛾的绝技。



赞美骑马

李玉华

小时候，我住在屏东牡丹，那时教会有些从芬兰或挪威来的宣教士，他们都学我们原住民的话。我想到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学习这地方的文化，学习如何融入这里，这样的事让我很羡慕。所以我就跟上帝许了一个愿，希望以后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而那时候我才国中一年级吧！

2000年第一次到佻邦，有很多时间可以分享圣经上的真理。让我觉得在困苦的生活中，其实仍可经历神给我们一些启示，只看我们要或不要。在那里虽然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但却觉得与神之间的关系更近。记得第一次到佻邦，觉得自己很无能，因为就看到一个七个月大的早产儿在自己面前去世，但自己却无能为力。虽然有一些专业能力，但却因为没有器材，例如氧气等等，而显得专业的无能，那时我很想下山。

我自己是觉得去三个月或一个月，能够做的事真的不多。说是去帮助他们，其实并不是去教导他们，有时我都会觉得，其实是在跟他们学东西。因而我真的是被这样的互动吸引，在他们当中学习他们的生活。当我们把爱分享给他们时，他们到其他的村庄，会把自己曾领受到的爱带给那里的任何一个人，很快的把福音带进各村庄里！

李春绸



1995/3 —

大病房中的病人大多骨瘦如柴，住院时间很长，甚至长达数月，几乎将医院当成家了。反正家当也是只有简单的几件衣物。若是他们有足够的营养，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病人都不需住院。依其消瘦程度分别有：饥饿 30、饥饿 60、饥饿 90。在这当中照顾饥饿 90 感触良多，至今想起眼眶还是湿了。

初看见他时，是在被置于角落的病床。他全身臭味、腹泻、脱水、无法进食、无人理会。我们给予点滴及插鼻胃管灌食药物、水分，之后慢慢给他喂食牛奶、饭、蛋。同工们笑称我是奶妈。约维持两星期的稳定，他又再度水泻无法进食，只剩皮包骨。他的脊椎不需触摸，就可清楚看见关节突出处；给予点滴无法吸收，插鼻胃管喂食水亦无法吸收，全数吐出。死前一、二天，他说他很想念家里的阿爹阿妈，因已离家多年未曾见面，很想回去。我们曾邀请当地传道人向他传福音，只可惜他尚未信主就已去世，至今我脑海中仍清楚记得他的样子。

另一个案是脑膜炎病人，因疾病造成意识不清、行为异常，故意破坏病床。他们就将病人用铁链铐在病房柱子上，手用绳子绑着，躺在湿冷的地上，身上散发浓厚的异味。我急忙告诉负责医官病人的情

形，盼能得到较人性的处理。下午再度探望，他只是松了手，地上多了块油布，但身上的异味更重了。我极度难过，觉得为什么会如此？开始怀疑自己来到佻邦的价值。当晚在祷告中有些话一直在脑海中重复：「你来这里做什么？是谁带领你来的？是你自己吗？」此时，眼泪不能控制的不断流下，心里呐喊着：「主啊，是祢带领我来的！」此时就得到了释放与安慰。

我曾经与王老师谈及这位病人的情形。王老师说了个例子：这里的人若有一百元，他宁可医治生病的牛，也不会用在一位陌生人身上。因牛可为他耕作，可卖个好价钱，陌生人能给他什么呢？这是对生命价值不同的看法。对属神的我们而言，生命是何其宝贵。但对大部分佻邦人民来说，生命似乎只是漫长、毫无把握的日子，没有特别的意义。或许随时会因需要而到前线争战，或许明天会因疾病而致性命不保。

他们是没有依靠的一群，虽有少部分已信主，但仍有大部分的人未信主、未听过主耶稣。你愿意去告诉他们，这位大有能力、奇妙无比的上帝吗？你愿将耶稣赏赐的活水与他们分享吗？

马可福音 10 章 45 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我们虽然无法做到舍命，但我们是否已顺服神，做个乐意服事人的人？我常会想起一段经文：「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需要自己去省思，我们是否常常有颗对主的话语敏感的心？盼望能再度到佻邦大地，看见主的名在那地称为大。



恩典够用

李集美

1995/3 ——

从前几梯次由佻邦回来的探访队的分享，及所看到的照片，让我想到三十几年前小时候家乡（田寮）的贫困生活。一股暖流传递并感动了我参与佻邦宣教，预备心领受神所赏赐的试炼、同伴中彼此的适应，以及工作上配搭。这次行程的目的是协助规划新医院，我心里已有构想的蓝图，让未来的「安邦医院」步入文明进步的科技医疗水准，并叫那里的居民受惠。

只能完全交托

踏上黄土迎接我们的是可爱的笑脸、期盼的面孔。兴邦学校的小朋友形同难民，有四百多人，生活起居自理，比起台湾的小孩困苦好几倍。但有主的地方如同天堂，即使一天两餐也喂饱了他们。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建立起有规律的生活制度，生活用品需靠泰国运输，但常遇边境关闭，粮食的缺乏以致他们必须自己耕作，开垦山坡地；小小年纪就做起活来。有四位放牛班学生是不爱读书的可爱小男生，要叫他们坐在椅子老是坐不住，只有放牛最快乐。大家如同一家人，王老师就是大家长。在这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神照样眷顾他们，

让我体会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第二天王老师带我们去看新安邦医院，只看到一片用推土机推平的土，来前的计划就需要改变，以致此梯次未能实现筹划工作。为此我们改变初衷，应当地医疗水准照顾之需，接受 361 医院学员报名，及营区五十几位学员的受训。他们都是离乡背井，走到佤邦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姑娘们向往来此可学得一技之长（缝纫），却没想到被带入部队，大大小小皆是兵。自愿来此学医护的，经过筛选分配成医官及卫生员（护士），在课程教材的设计、语言的沟通、学生及老师间彼此的适应，我们都遇到了种种的困难。

首先他们的作息是全天候待命，从早上五点起床，开始工作，挑水、砍柴找粮食（野菜、笋子），因这里缺乏食物。结果每到九点上课时间，个个都相当疲劳想休息，吸收效果非常差。要他们工作反而比上课还卖力，想改变他们作息需要有段时间。其他例如环境卫生差、到处吐痰、垃圾及针头处处可见、发药吃大餐（一个大锅子装所有病人的药），可真佩服他们的辨识能力，但不知有多少人吃错药！因此我们着手改变，使用药杯与药盘，小药杯一个患者一份，以及教导一般基本技术，不断重复示教。

此地患者均属传染病患，营养不良居多，对生命价值不重视。死了，小山坡便是他们的安乐天堂。病号来自各个营区，都用小卡车输送，满床了只好睡地上。每人基本分配茅草床、毯子一张。人的尊严在佤邦是看不到的，如有病重者需送往泰国，如果遇上边境关闭，折回来也只剩半条命。在医疗极端落后的地方，有时真是帮不上忙，只能完全交托在上帝手中，祈求祷告。

神的同在

有位传道人的太太，很希望在我们走之前为她接生，但是预产期还未到。此时很奇妙，蒙主垂听祷告，传道人那天早上十点通知我他太太有产兆。经我们评估离生产要一段时间，便先备好生产的一切器械消毒（水蒸气），并问他有无婴儿衣服。他拿出一块白布条，我便动手将布条缝制成一件婴儿衣服，以便婴儿出生有衣服穿。台湾的婴儿真幸福，一出生所有的用品都是先进的，而他只能用克难式的，不过也满温馨的。直到晚上十一点我想差不多了，听见阿杨医官走到我们宿舍，且有两道亮光照射，是产妇的家属叫我们去接生。我便请卓大夫、芬英一起去，她妹妹帮忙拿消毒物品。

我们拿着手电筒跟在家属后面走，使我想起小时候与家母三更半夜出诊的景况，感触很深，心情沉重又紧张。在这偏远地区又遇到边境关闭，如果难产无法送出怎么办？卓医师说：「集美，您主刀，我当助手。」因先前有开佤邦历史的第一刀盲肠炎例子，卓大夫有信心再用水蒸气变通方式消毒物品、器械。当时的景象，穿上油布的手术衣，很像屠夫，幸而有神的恩典同在与保守，成功的完成手术，患者也恢复健康，听说后来患者也学护理。感谢神，藉着他的手协助，产下一女婴，母女平安。



接生婴孩

佤邦确实需要很多有心投入的兄弟姐妹，帮助他们开发。无论是医疗或农业方面，都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也要将福音传递给他们，使他们有盼望，而不是处于边疆地带、不被重视的地方。我相信只要有土地，就有神的同在，让我们继续为佤邦宣教代祷。

夹脚拖医生回忆录

李慧云

我是国王

曾经有五年（1997-2002）的时间，我在佤邦及台湾多次往返，主要是在山区唯一的医院，亦即屏东基督教医院医宣队成员及佤邦自治区领导合作设立的安邦医院，支援医疗宣教工作。疟疾在当地属于流行病，尤其在雨季疟蚊肆虐，医院往往人满为患，病床不敷使用。有时候不得已我们便在硬泥地上铺了油布，上面再盖上军毯充当病床使用。

有一次，当地仅有的一所学校——兴邦学校的师长，把一位疑似罹患了脑性疟疾（cerebralmalaria）的学生送到安邦医院诊治。这种疾病临床表现会有意识不清、痉挛、昏迷等症状，死亡率非常高。这小男孩昏迷了几天，经过抗疟药治疗后，慢慢的苏醒过来，但身体还是很虚弱。



与学生欢聚

一天，我带着几位医学生例行查房，来到他的病床前时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病恹恹、闭着双眼，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一位医学生边笑边帮我翻译：「他说请老师您自己看床头病历就知道了！」我跟着学生们大笑了起来，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第二天查房时，我想徵求他的同意为他祷告。他闭着眼睛安静躺在竹片病床上，轻轻的点头应允了我的请求。他那瘦弱的身躯，头部显得异常巨大。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微弱的回答说：「国王。」我愣了一下，只好再问一次，得到同样的答案。我不觉轻叹了一口气，听见自己如此喃喃自语：「亲爱的主耶稣，求祢医治这位自称为国王的小朋友。看来他病得不轻，连身分也弄不清楚了。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晚上台湾同工们（医师、护理师、传道师）祷告聚会，我告诉大家这个小病患似乎开始有幻觉的徵兆，病情进展不乐观。大家听了都很忧心，迫切为他代祷。往后的日子，大家都专注「国王」的病情进展。同工整理探访队留下的物资，找到一瓶鸡精，迫不及待的送去病房给他进补。一个星期仅有一天可以吃到肉食的日子，我们也把肉「捐献」出来，希望「国王」因着补充蛋白质，可以早日康复。

过了几天，「国王」的学校老师到我们的茅草医院来探访他。这位黄老师是从台湾来支援兴邦学校教学的教会姐妹。结束后我们邀请黄老师到宿舍喝茶聊天，我不禁好奇问起这位罹患脑疾小孩的名字。黄老师回答说：「他名叫郭旺。」听罢，我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边叫道：「什么？！」「他姓郭，郭富城的郭，旺旺仙贝的旺。」黄老师以为我听不清楚，就再一次强调他的名字。

其他同工们听完都笑成一团，多日的忧心一扫而空。

忍受饥饿

在佻邦的日常生活里，为了贴近当地居民的心，台湾老师们穿着简朴，跟当地人维持着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习惯。基本上安邦医院有厨师为医院的员工、住院病人准备每日两餐，餐餐同样的料理：辣子炒高丽菜，高丽菜加辣椒煮成汤水，小石子、米虫佐白饭。吃一到两个月，等南瓜长成了，就改菜单，烹饪法不变。持续吃南瓜吃到皮肤变黄时，冬瓜就成熟了。

由于内战，我们所在的区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医院里的伙食一星期只有一天才有肉食可吃。但外面的村民可能更长久的时间，才有机会吃到蛋白质。所以老百姓包括小孩普遍营养不良，严重贫血的大有人在。曾经有一位父亲把气若游丝的小孩送来医院诊治，我诊断他得了疟疾并发严重贫血，需要输血才能救活他的性命。但父亲拒绝了，说孩子死了也好，那么就可以把多出来的一碗饭给其他家人分着吃。经过多次沟通不果，我感到挫折又气愤。我为这个地区百姓悲痛，无助的问上帝，这贫穷的咒诅要到几时呢？

及时的供应

有一次，出现在餐桌上的高丽菜没有配辣椒。当时在安邦医院的台湾老师员工宿舍，只有我跟长期驻院的传道谢思玲老师。她看了餐桌上的饭菜一眼，不禁叹息说：「边界在打仗了！」过两天，学生送过来的饭菜只有硬米饭及咸米汤，连高丽菜也没有了。谢老师的脸变

得严肃起来：「这场战争可能会打很久喔！」默默吃着简单的晚饭时，我突然想起上山前在泰国买了一罐辣酱，原本要带回台湾送给朋友的。于是连忙把辣酱从行李箱拿出来与谢传道一起分享。我们为着这瓶酱料欣喜的向神献上感恩祷告！从此辣酱拌饭在战争带来的不安日子里，成了慰藉我们的食物。

有一天午休，我在半睡半醒之间听到一位学生送他们家自己种的玉米来给老师，不由兴奋的从床上跳了起来。冲出客厅，看见学生手上捧的是一把青菜，不免失望。谢传道敏锐的察觉了我瞬间的表情变化，问我缘由，我告诉她我梦见了玉米。谢传道说她会为我代祷，求天父赐下玉米。我噗哧一笑，极力掩饰尴尬表情，口里忙说这点小事实在不需要麻烦天父，却心虚的认为她在调侃我。下午四点吃完第二餐后，我独自到病房巡房，回宿舍的路上看见谢传道挥舞着手中的烤玉米对我大笑说：「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了！」

山珍野味

太平的日子里，学生们在工作之余，会去猎捕野味加菜。他们也不吝啬与老师们共享猎物。惟有传道爱梅老师不愿意吞下相貌长得丑陋的蛇、鼠，我也害怕动物身上的不明病菌，谢绝了学生们的爱心。但他们从不放弃猎捕行动。一天傍晚，学生端来一大碗刚料理好的田鸡给老师们进补，香喷喷、热腾腾，令人垂涎欲滴！「青蛙，老师喜欢吃吗？」「田鸡，我们在台湾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说我喜欢吃青蛙！」老师马上纠正学生的中文用语。我一方面无法抗拒多日饥肠辘辘后的嘴馋，另一方面下意识因为这道菜名（辣子炒青蛙）带来的莫

名恐惧，却也窃喜能让味蕾有了新的刺激。但是我生平没见过青蛙的头部出现在餐盘里，当场看傻了眼！在众青蛙的逼视下吃完了晚餐，睡前躺在床上突然青蛙们的大眼睛在脑海浮现，不免感到一阵反胃！

许多午后时光，我总是引颈企盼卖竹虫的小贩出现在医院病房外围。长长的竹筒里爬满了乳白色的生物，身体一圈又一圈的，在狭小的空间蠕动着，看起来十分噁心！学生买来做成一道有名的摆夷族料理：辣子油炸香酥竹虫。炸好的竹虫外观与中药的冬虫夏草有点像，我无意中浅尝一口，竟也爱上那一股飘着奶油香、外皮带点嚼劲、里面是绵软蛋白质的滋补美味。学生看到我爱上吃虫子，往后的日子在我们的餐桌上又多了竹蝉、蟋蟀等高蛋白美食！

有一年，新寨的区长请我们去寨子里给学童做体检。当时同行的有从台湾来的护理师瑞慧及李冠雄传道，还有拉胡族的纳莉医官及一位佤族护理人员。因为学童人数众多，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做完检查，且医院距离学校路途遥远。为了免去舟车劳顿之苦，区长让我们在学校宿舍住一晚。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区长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餐。前几天有村民猎获一头黑熊，腌过的熊肉晒干制作成干巴，如今成了款待客人的佳肴。掌厨的大妈来自云南，厨艺精湛，她料理的云南酸肉及粑粑丝等满桌的云南名菜，让人食指大动，不知不觉我竟然吃了五碗饭。区长及学校老师目瞪口呆的看着我狼吞虎咽，讶异得说不出话来！当我为自己毫无节制而羞愧得不知所措时，李传道忙为我打圆场：「李医生在台湾都常常吃不饱！」听罢，惹得安邦医院的同工哄堂大笑，与区长及老师们一脸狐疑相映成趣！然而厨娘却夹了菜往我的碗里塞，说我太瘦了要多吃一点。

最后的心愿

有一位瘦骨嶙峋的小男孩罹患了痢疾，典型的上吐下泻、伴随着高烧不退，症状极为严重。我们用尽医院有限的资源，点滴输液及抗生素都无法让他的病情好转。他因着身体的痛楚，终日发出啊呜啊呜的呻吟声，听见了莫不让人鼻酸。眼睁睁看他瘦弱的身躯抵挡不住凌厉的病菌，营养不良让他的免疫力变差、症状更加严重。终于有一天，我再没听见他啊呜啊呜的声音，知道他离世的日子近了。我强忍泪水告诉他，他将要到天上跟耶稣永远在一起了，问他会不会害怕，他轻轻的摇头。我又问他有没有心愿想在离开世界之前达成。我当时猜想他也许想见家人最后一面。不料他说：「我想吃鸡肉烂饭（注）。」

我急忙召集了同工及学生，为这件事情祷告，也打发学生到村子里去找看看可不可以买得到鸡肉。学生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四只鸡，连忙交给医院厨师煮成了一大锅鸡肉烂饭，不仅帮小孩完成了心愿，也让全院的病患、医护人员及传道老师都吃到了热腾腾的烂饭。吃完饭后不久，男孩心满意足的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永远脱离了苦难与饥饿。

在佤邦，神让我经历饥饿，好让我学习感同身受，处在那地百姓的困境。在缺乏的时候，祂运用祂奇妙的能力来供应我们日常所需，

注：鸡肉烂饭是佤族菜谱中最有名的一道，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上等佳肴。大米煮得比稀粥要稠一些，加入煮熟的鸡丝，混合辣椒、茴香、草果等香料而成。

使我们更加倍倚靠祂。有人问德蕾莎修女：「世界上饥饿的人口如此庞大，我如何喂饱他们呢？」德蕾莎修女回答说：「若你能喂饱一个人，就去喂饱一个人吧！」我想当年我们所做的只是回应主耶稣的教导：「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 25:40）

基督心、热血情

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彭怀真教授的妻子许蕙仙老师，毕业于师大中文系，是缅甸侨生。第一次到远山来教中文的时候，正好我在安邦医院支援两个月。那时我们已从 801 军区搬到另一个地点——46 地区。

许老师的到来带给我们许多欢乐。她幽默风趣，常给我们这些因为服事神而耽搁了婚事的姐妹提供择偶准则。她也不吝赐教，坦诚她选彭教授为终身伴侣的原因，是彭教授当年追求她的时候，答对了她最喜欢的一句经文。我们七嘴八舌的猜那句经文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爱情如死之坚强」，结果许老师频频摇头。最后她公布答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

早期安邦医院刚成立时，若遇到病人罹患疟疾并发贫血，医护人员通常是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病人因为缺血休克而死亡。后来我们把输血袋运上山来，教会学生如何使用输血技巧，救了许多贫血病人。我们定了一套规矩来决定捐血者的顺序，先决条件是捐血人必须跟病人的血型相同。捐血人选首先是病人家属，再来是安邦医院的护理学生，接着是医官，最后是台湾的医护人员。学生捐血后，我们会给予

鸡蛋一颗及美禄一杯补充营养。我们也把每个学生及员工的血型记录在本子上，当病人有输血的需要时，随时可以找到「血库」。

当有探访队来访时，团员捐血的顺序就会高于学生们，如此可发挥最大的效益。因此按照安邦医院不成文的规定，医院员工会以登录国外来的访客的血型作为迎宾仪式。当我们获知许老师是 **AB** 血型时，真令人扼腕！好不容易有外来的老师愿意上山，可是血液却无法为百姓效力啊！因为 **AB** 血型是最自私的血型；**AB** 型血可接受任何血型的血，但却只能单单捐给同样是 **AB** 型血的人。据说茅草医院创立多年来，还未遇过 **AB** 血型的病人呢！许老师知道真相后，松了一口气说上帝真是怜悯她，因为她会晕针，无法捐血。

当夜来了一位罹患疟疾并发严重贫血的病患，一验血型，竟然是罕见的 **AB** 型！我来到许老师跟前，说明这位病人的需要，严肃又真诚的对她说：「许老师，对不起！这是上帝的旨意！」许老师不发一语，顺服的跟着学生去了病房。许老师捐出珍贵的血液后，虚弱得需要学生搀扶着走回宿舍休息。陪伴她回来的学生们却在一旁笑个不停，说许老师的脸色比病人的还要苍白。我忍不住跟着大笑起来，因为上帝实在太幽默了！

在山上没有电视及网路的年代，唱诗歌是我们跟学生晚饭后的娱乐。有一次诗歌本翻到林和成弟兄的创作《宣教的中国》，早些时候我们已把歌词改编成《宣教的佻邦》：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

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

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佻邦，

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佻邦，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许老师听我们唱完，又一次把部分的歌词改写了。原歌词：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改成：不到捐血的时候，我就永远不回家。

从此「捐血版本」唱遍整座山头！多年后彭怀真教授受邀到屏基演讲，夫人与儿子相偕同行，我因此有机会跟许老师叙旧话当年。晚餐时我重提许老师在山上慷慨捐血的美事，彭老师听完心疼之余，深情望着爱妻说：「亲爱的，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呢？」

波丽的信心旅途

波丽，是安邦医院 1994 年第一批培训的医学生之一。1997 年，我第一次到山上行医及教学时，正好赶上第一届安邦医院医护结业典礼。所以我往后的日子轻省不少，因为这些医学生已正式成为医官，在临床上已能独当一面，而且在诊治疟疾及在病患身上挖枪弹的能力，比我还强。不过我每天仍然安排医官们的临床及课堂教学。

有一次轮到波丽上班，我跟她一起查房时，有病人跟她说我们长得很像，我就顺手推舟，徵求她同意当我的干女儿。我们另外一个相



第一届医护训练班学员，前排左三为波丽，前排右二为哈拿

似之处是看病很慢、很仔细，所以深得病人的心。

波丽有个特质是我没有的，她对病人异常慷慨。我曾目睹病人豪迈的走进他们家，打声招呼就拿走他们家的米粮及薪柴。那是在物资极度欠缺的佤邦偏远山区，存活所需的最基本必需品，而且极度珍贵。当我颇有微词时，她回答给出去以后上帝会给她新的米、新的柴火。但他们贫困的日子并没有因她乐意付出而得到世俗标准的回报。因为我常看到他们夫妻俩面黄肌瘦，她的先生贾慕也常抱怨吃不饱，上课时精神不济。

一点点掺杂了小石子的米饭，加上一小碟辣子炒青菜，再加一碗

同样的青菜泡在热水撒上一小坨盐巴煮成的汤水，这就是最基本可以果腹的一餐。米粮是军方固定每个月发放，刚好足够维持每个生命所需、只够吃两餐的分量。大部分学生下班后在自己家的土地耕种一些蔬菜，或者养鸡，自给自足。忙碌的医疗工作之外，军方允许医院员工在星期五及周末，没有在医院值班的可以外出砍柴。各人砍得的柴除了供应自己家庭烧饭及冬天取暖之外，还得分一些给医院的厨房，好让厨师煮饭给住院病人及台湾来的医护人员及传道老师们吃。来之不易的生活物资，给出去就代表得忍受挨饿受冻的日子。如此艰辛的日子似乎看不到未来的盼望。

没想到 2018 年，我们竟然在台湾见面！波丽跟另外一位也是同一届结业的医官班同学哈拿，在黄新明医师安排之下，一起到台湾来拜访当年（1994-2004）去佤邦支援的老师。哈拿嫁给一位军官，除了当医官有固定收入，他们还有许多的资产及副业，因此在金钱上资助波丽的旅费。因着他们的来访，见证了上帝的信实！

女儿诉说我离开佤邦后这十几年来她的生命故事：经历了一次流产，一次胎死腹中，胆囊胆管发炎不得不手术切除，肾脏结石多次处理后也遭到切除的命运。奇妙的是，有一次手术，竟然有人匿名为她奉献医疗费用！

肾脏开刀的后遗症，让她无法控制小便，陷入漏尿而不得不穿纸尿裤的窘境。尤其在炎炎夏天，她得包着尿布看诊，忙不过来时无法定时更换尿布，而得了奇痒无比的尿布疹。然而她仍然满怀信心相信上帝会医治她。当她读到马太福音 9 章 20 节，讲到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来到耶稣背后摸祂的衣裳繸子，耶稣因这女人的信心

就医治了她。波丽就效法这女人的信心，求耶稣医治。她祷告主让她十二个月就痊愈，因为十二年太漫长了。

十二个月过去，她的尿液仍然无法自我控制，滴个不停，但她没有放弃祷告求医治。她改变祷告词，不再限制上帝的时间，只求上帝怜悯她、医治她。因为穿着纸尿裤真的很痛苦，而且买纸尿裤的额外开销，对家境贫寒的他们来说是一笔庞大的支出。就在她患漏尿的第十四个月，某一天清晨醒来，她突然发现这症状止住了！就像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马太福音 9:22）

她给我看了她两只手臂的烫伤疤痕。这是有一次她再度怀孕，顶着大肚子给来访的客人烧开水泡茶时，不慎滑一跤，被沸腾的热水严重灼伤。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终于崩溃大哭，控诉上帝为何让她经历这许多的苦难。待她情绪缓和下来时，听到圣灵对她说，将来地狱之火比她目前所受的烫伤更要痛苦千万倍。而每一天有千百万人因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正走向灭亡之路。女儿听完就收起眼泪回应圣灵，她愿意为主得到这些灵魂，好让他们在末世时得着进入永恒的盼望。

后来在繁忙的医师生涯及家庭生活中，她履行对上帝的承诺，拨空到监狱布道。她也祈求自己将来有机会可以接受更完备的福音训练及装备，好让她清楚讲述上帝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让祂独生爱子为世人的过犯被钉十字架的事实与奥秘。而这奥秘正是她多年来所亲身经历过的。

天使医生

有一天，部队送来一位伤兵，他的右脚被地雷炸伤，脚踝以下一

片血肉模糊。我们清理了伤口、包扎好后，就给他大量抗生素控制感染。几天过去他高烧不退，白血球数目一直居高不下，我评估他的伤口感染已延伸到深部骨骼组织，导致骨髓炎。若不做截肢手术，他将死于败血症。早前军方高层已明示，若我们没能力医治病人，就让他们自然病亡，不可转到城市的大医院。因为转院救治一个病人所费不赀，足以让整个村子老百姓挨饿一个月。

救人是医师的天职，然而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心里之难受煎熬，不亚于在医疗设备欠缺的窘境下的挫折感。在陷入两难的天人交战之际，得到同工的支持，我决定大胆放手一搏，死马当活马医。

这天碰巧是医院的砍柴日。通常强壮的男丁都去砍柴，留守医院的医官及护士大部分是女生。我要求男医官留下来跟我一起做截肢手术，但大家认为砍柴比救病人的命重要，没有人愿意换班。有人递给

找子弹大手术



我一把砍柴用的锯子，算是给我心灵上的支持。

中午，爱梅传道给我们台湾老师煮了蔬菜面，好让我下午有体力给病人施行手术。吃过面，爱梅搭学生们去砍柴的便车，到附近市集采买同工们的日用品。我则躲在房间里捧着厚重的外科教科书，熟读、研究脚部的解剖图谱。

我早上查房时与值班女医官纳莉及护士，约好下午一点钟把病人送到开刀房。刷手消毒穿上无菌手术衣后，我便带领员工做术前祷告，接着护士便给病人打麻醉药，并监控病人血压等生命徵象。等病人进入麻醉状态后，我与纳莉轮流用砍柴锯子，使劲的在病人脚踝的韧带来回锯着。我们给病人的麻醉药是俗称的K他命（Ketamine），特性是效果来得快而短暂，用注射的方式药效约可维持一小时。当病人开始呻吟或躁动时，负责打麻药的护士会补上一剂，让病人持续在麻醉的状态中。药物的副作用除了心搏过速、血压上升，还会出现不愉快的梦境及胡言乱语等。

我没想过人类的韧带如此强韧，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韧带似乎毫无损伤。就这样我们手中的锯子一来一往、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枯燥乏味至极，却无法预知手术何时才会结束。

过不多久我的思绪开始回溯 1997 年初次来到山上，安邦医院设在 801 军校。有一次碰到一个罹患盲肠炎的小孩需要开刀，因此开始了我的「佉邦第一刀」。当时的开刀房是一间茅草屋，设备简陋：一张高木床充当手术台，「手术灯」是名符其实活动式的，由护士学生站在椅子上高举着手电筒来打灯光，手酸了就换在一旁待命的另一位同学上场。屋梁上的竹片毫无预警的掉下粉屑，若不幸掉落在病人伤口

上会造成严重感染。回忆起阿杨医官当我的助理的场景，过了若干年仍然心有戚戚焉。在手术过程当中，他在我无法分辨病人的腹膜或肠子而犹豫时，不经思索的将手中的刀片毫不留情的在病人的肚子划下去的豪迈，吓得我魂飞魄散！所幸后来病人安然出院了，真是奇迹！

随着军方领导的规划，安邦医院后来搬去 46 区，到目前的万宏平原，医院的建构也在长宣医师黄新明医师策划下，越来越有规模。此时的万宏安邦医院，开刀房已经用木头建造，手术灯的设备取代了人力照明，地上用水泥铺盖，更接近无菌环境。院方也购入发电机，让白天在紧急状况时有电源可供使用。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为了节省能源，我没有开发电机，因为这不是精细的手术，天窗透进来的光线足够照亮手术室。

正在神游的当儿，突然病人怪叫一声，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但我听懂他说了「耶稣」两个字。我请学生翻译，纳莉说：「他说耶稣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听完我反射式的把手中的工具摔在手术台上，迳自走向后面的椅子坐下、放声大哭！一股压抑许久的情绪：挫折、无助、孤单……化成愤怒，我听见自己歇斯底里的呐喊：这人为何这么倒楣！生在这个贫困的地区、没有自由意志毫无选择的加入部队、不清楚为何而战、又不幸踩到地雷、现在只能由一个菜鸟医师荒谬的使用一只生锈的锯子截断他被炸烂的脚！为何有能力的医师都不来……

号啕大哭了一阵子，情绪似乎发泄得差不多，突然听到有个声音说：「此时此刻只有你可以救他！」这句话简洁有力，把我慑服了。我止住了泪水、安静了下来，开刀房顿时一片死寂。我擦干了眼泪，

换上新的手套，不发一语的在病人的韧带上继续先前的拉锯动作。

开刀房的日光灯亮了，宣示着晚上六点钟医院统管发电的学生准时的开启发电机。病人送进来也快五个小时了，所幸血压及生命徵象平稳，但我也不能想像是否要等到病人 **dieontable**（指在手术进行中病人死亡），我才能罢手。因为目前我们只切断一条韧带，还剩下五条或大或小的韧带。

不多时，我听到手术室外一片喧嚷。房门一打开，第一个冲进来的是爱梅传道，她兴奋且语调急促的对我说：「慧云！慧云！你看我带谁来了？」我望向她背后的一个陌生男士，提着一口皮箱，默然不语的把皮箱摊在桌上打开。我从远处看见里面整齐排列着骨科器械，讶异得哑口无言！他走近病人，冷静、快速的评估了病人的伤口后，再回到皮箱去挑选适用的仪器，消毒、换上手术衣，再回到病人的身边。我挪出位子帮他固定好病人伤口，露出最好的视野。他飞快的用接好电源的骨科专用电锯、手术槌等工具，熟练的把病人那块模糊的肉团与健康的下肢完成分离手术，前后不消三十分钟。在缝合伤口时，我才能放松紧绷的肌肉，问候他是谁。

「你是上帝派来帮助我的天使吗？」我问。

「**I am Doctor Hope**（我是希望医生）。」他悠悠的说。

「**I am Doctor Love, then!**（那么，我就是爱心医生了!）」我露出了笑意，学生们也如释重负的跟着我开怀大笑。

后来爱梅传道解释说，**Dr. Hope** 是黄新明医师拓展佤邦事工时，在缅甸认识的一位爱主的基督徒骨科医师。当天爱梅去市集采购，偶遇 **Dr. Hope**，就请他来医院帮忙。他也正好有把骨科手术仪器带在身

边。这样的巧合机率有多少？长期接受医学科学教育熏陶的我，真的难以回答。当年还是菜鸟医生的我，被台湾的同事或教会肢体问及，为何老爱去佤邦的山区医院？我回答原因很多，神同在的经历及神迹奇事，是属灵生命仍然稚嫩的最引颈鹤望的事吧！

主耶稣爱我们吗？

2001/04 ——

鸡啼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看一看手表，这只公鸡还真准时！耳朵打开来便听到流水声、鸟啼声、虫鸣声。学生们的歌声和着吉他弦音越来越清晰。我闭上眼睛享受着这一切。歌声听起来很哀怨，虽然吉他的节奏旋律是轻快的。曾听思玲传道说他们唱的是情歌，歌词大部分都在描写凄美的爱情故事。

朦胧之间，仿佛看见波丽抱着她的爱猫，坐在他们自家门前的吊椅上摇呀摇。贾慕用他那双大而有力的手臂，在挖掘土地。想起艾道在烈日下为我们重盖屋顶上的茅草，免除我们受漏雨之苦。他那骨节粗大的手让我想起梵谷的名画「吃马铃薯的人」。这里的百姓都是用这种骨节粗大的手来挣得自己的食物。

想起许多个夜晚，我们点着蜡烛读圣经，微弱的烛光映在学生们认真的脸上，真有说不出的美丽。后来发电机修理好了，我却感到有些许失落。想起思玲为主所做的见证，她本身就是见证主最好的榜样啊！

「当！当！当！」学生敲打着空煤气筒，提醒众人参加晨更；也敲醒了我的梦。过两天就要下山了，要再度回到那个忙碌得令人迷失

的地方。「我希望老师永远在这里。」波丽在我们查完最后一个病人时对我轻轻的说。这一天是砍柴日，其他同学都去砍柴。看见她说完，眼圈都红了，我把脸背向她，免得让她也见到我眼眶中的泪。

但是哈拿的疑问在我内心里至今一直无法忘怀。也许到见主面时我才会有解答吧。（1997-2002，支援佤邦医疗宣教）

右至左：李慧云医师、波丽、楚内



甜美的果实：波丽及哈拿谢师恩之旅

李慧云转述

2018/12 ——

地点：屏东塔塔城泰式料理餐厅

寻见的老师：妇产科邓文医师，1984年前往佤邦支援两个月

两位昔日的「医学生」从佤邦来到台湾探访恩师们，时间仿佛回到二十五年前，让我们一步步跟着时间轴，来一趟跨时空旅行。

没有特别的约定，因为到过山上的老师不可计数，无从约起。看似偶然，却像是已预定好似的。在转角间突然被拐走，电梯门被打开的一霎那，老师与学生不期而遇！惊呼、喜极而泣，这一切仿佛在梦中。

心肠柔软的邓文医师，当年是第一或第二批上山支援的医生之一。看到当地百姓生活上的匮乏，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他自述，结束了山上茅草医院两个月的医疗工作后，从山上下到泰国时，身上只剩下机票、护照及贴身衣物。其余的身外之物（包括相机及手表），都留下给山上的学生们使用。其赤子之心让人动容，这段事迹在山中被传颂多年。波丽告诉邓文医师，她的先生贾慕当年获得邓老师留下来的拖鞋，珍惜到如今！邓医师惊呼：「贾慕是你的老公？」

无法重复的往事、难以抹灭的过去，在昏黄的灯光下，温柔得让人隐隐作痛。大家彼此分享了家庭欢乐合照。时间终究无情，离别时刻，珍重道别，再见也许已是百年身。漫不经心的承诺隐含着善意，

带着无限盼望与慰藉，能否实现，仿佛不再重要了。

【后记】

邓文老师两个星期后因心脏病发，安息主怀。当晚他与波丽及哈拿重逢时，激动的想把在佤邦的生活点滴书写下来。可惜等不到这一刻，他走了，也带走了所有的回忆。

看见神的大能

阮昌晃

生命中因为佤邦，让我多所省思。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帮助他们，而是他们教会我，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见人生，去发现人性的善良与纯真。透过他们，我看见神的大能与人的潜能，竟是如此无限！或许，艰困的生活，让人的心变得柔软，懂得体贴、原谅与包容；也让生命变得坚毅且充满韧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在佤邦有很严谨的法令，人若犯错，就要接受苦役的处罚。但是一旦刑期结束，他就可恢复原来的职位，别人也不以他曾坐牢而鄙视他。这让我有很大的省思：现代文明社会，人一旦犯错坐牢，他的人生就变灰暗。即或刑期服满，他要回到社会也极其困难；大多数的人都会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因此即便他有心改过也非易事，故而往往被推回那黑暗的角落，使他越陷越深。我们这个文明的社会，每个人几乎都带着一张面具。大家不但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还乐此不疲。



与拉胡医学生合影

我们喜欢定别人的罪，只看表面而不深究其中原委，却自以为义，连在教会也常如此。殊不知主耶稣曾说：「你们谁自认没有罪的，就去定她的罪吧！」所以朋友，当夜深人静，你独自一人时，你可深深自省——你可有罪？

「产公」的奇妙经验

我深觉佻邦人民虽然书没有我们读得多，物质没有我们文明丰富，但精神却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文明多了！在雨夜中，我正在宿舍客厅看书，突然有几位佻族妇女出现在门口，神态有点急迫，好像有事需要帮忙。瑞慧迎上前询问究竟，回头跟我说：「她们村中一名妇女阵痛一天，仍然没有临盆。但因村中男丁都到前线打仗，故而无法把她送来安邦医院，只好由她们几位前来求助。」

我在屏基十年，从来没有到外面接生过，但目前情况紧急。我在脑海中把生产所需的器械及药物点了一遍，告诉瑞慧马上准备，自己也马上换装出发。雨不大也不小，所以干脆不穿雨衣也不撑伞，这样行动较方便。迅速带着瑞慧与一名医官班学生艾不拉，跟随那几位妇女匆匆上路。一路急行军走了一段，瑞慧闹肚子，只好原地暂停等她去解决，然后再走。途中下一片陡坡，天雨路滑我连滑了两跤。幸好有艾不拉在旁，不然我就一直滑下山了，这也成为他日后经过此处必提的一件事。我真想问艾不拉：「你读书为何没那么好的记忆？老师的糗事都记得如此清楚！」

到这产妇家，已是午夜时候。在那昏黄的油灯下，看见孕妇一脸痛苦，急忙为她检查。宫口才开三至四公分，还要等待。此时身上已

湿透，也不知是汗还是雨，只是相当疲惫。家属把最好的床让出来给老师睡，只是我全身湿透也不好意思把人家的床弄湿，只好和衣躺在由两根大竹竿做成的板凳上小睡一下。不久又轮到我肚子痛，跟主人借了一把伞，到屋外找到一片玉米田，雨夜在田中撑伞解决人生大事。好不容易熬到天快亮，小男生哇哇大哭来到世间。我蹲在竹床前靠着手电筒的光线，把伤口缝合好。

等一切大功告成，产妇满足而疲惫的睡着了。我与瑞慧去到茅屋外，天已微亮，伸了一个大懒腰，回头一看自己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昨晚我从那么高而陡峭的山坡下来，若是在白天我一定脚软。神怜悯我的软弱。夜里漆黑一片，只看见前面几步，我才能自己走完全程，且走过那恶水上的独木桥（下方右图）。平常大概我不敢过，若非走不可，可能我会用爬的。昨夜却能快步通过，真是不可思议！

当我们正在享受清晨的美丽、空气的清新之际，主人家送来一只活生生的鸡，表达谢意，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但鸡到了我手不消几分钟，就飞走了，主人如何引诱它就是不回来。唉！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啊！我们收拾好行囊，身上衣服也干了，三个人踏着轻快的步伐回家，心中的满足愉快真是难以言喻，也非金钱能买到。这是我第一次当「产公」的经历，是我一辈子难以忘记的。



（后记：几天后，主人家把那只脱逃的鸡送到医院给我，那种诚心的谢意，让我感动不已。一个月后，男主人从前线回来，为儿子举行满月宴，杀了一头猪，邀请我们去为他儿子取汉名，我给他取名为「沐恩」〔后来我家老四，我也给他取名「沐恩」〕。希望他一生都在神的恩典中，愿一切归荣耀与神。）

神的大能，人的潜能

一天夜里，引擎的声音由远而近，接着学生就在外大叫：「老师！老师！」我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到病房时一群人正围在那里，我趋前一看，差点没吓昏——这个人的脸怎么不见了？当我在油灯下慢慢清洗一阵后，才发现这名战士半边的脸皮挂在下巴。我只能给他打一针止痛剂，然后尽量清洗干净，再把脸皮缝回去。但怕感染，只是缝了几针挂在上面，当我大功告成之后，抬头一看天已微亮。几天后，果不出所料，清洗伤口时，挤压出脓来，且伤口边缘皮肤开始坏死。但是我们不放弃，每天以生理食盐水细心清洗，慢慢的伤口逐渐愈合。我们虽没什么好的抗生素或药品，但神却藉着他本身的抵抗力、再生能力，使他的脸得以复原。

另外一次，一名伤兵送来时，腹痛难忍。检查后，发现他右下腹有一小小伤口，但血压却逐渐下降，直觉内部一定有某处在出血，更担心肠子是否有破损？那样会要了他的命。虽无完善的设备，但若不马上处理，这个年轻的生命恐怕就不保，所以我当机立断，叫大家赶快准备手术。感谢神，那次正好陈莉莉姐妹在山上，虽然手边只有简单的麻药，她仍然帮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当我打开病人的肚子，

只有少量血水，仔细寻找，发现小肠上有个小洞。把它补好后，再检查又有一个，前后共补了八个洞。最后我在腰部主动脉旁约一公分处，找到一小块弹片。但问题来了，因为肠子胀起来，我无法把它们塞入腹腔，这样伤口就无法缝合起来。当地的杨医官建议要不要用纱布盖起，明天再缝？我说不行！晚上老鼠就会把肠子给吃光了。所以一边努力塞，一边祷告，最后竟然成功了！连杨医官也说了一声：「感谢上帝！」

手术在非无菌的小房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当中我还用止血小毛巾压死一只苍蝇。手术的照明本来是一支绑在木条上的日光灯，但因虫子太多，最后改请学生拿着手电筒来帮我。如此恶劣的环境，术后也只有盘尼西林可用，病人竟然没有任何感染的症状，也没发烧！术后翌日，他就跟我说要吃饭，我们实在不敢给。春绸姐妹细心的为他熬稀饭，并煮水煮蛋给他补充营养，三天他就下床走动，腹部也不胀气。真是让我们惊叹：神所赐予人类的抵抗力是如此的强！

一位伤兵送来，头上盖着纱布。我掀开一看，前额一个小洞，侧面也一个洞，有白白如豆花的东西在伤口。学生问我：「老师，那是什么？」我说：「那是脑浆。」我不是脑神经外科，也没上过战地外伤的课，只能简单给予清洗，用干净纱布包扎起来，接下来就看神的作为。没几天这位仁兄就满病房跑来跑去，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脑筋不太清楚而已。真让我看到神的大能与人的潜能，竟是如此无限。

卓德松

1996/3 ——

看到佤邦的需要

上帝为台湾医护基督徒开了一扇福音的门，使你我可以进入佤邦为主收取庄稼。我有幸前往佤邦两次，这是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如今却成为屏基医疗短宣的第一站。将会有至少两年的时间，屏基要承担起佤邦医疗训练的责任，同时也要藉着医疗把福音传给那里的少数民族，其中绝大部分是佤族及拉胡族。这项工作急需要一批有使命感的医护基督徒，秉着神所赐的爱心去完成。

对于医护人员本来就不足的屏基来说，将会是个严格的考验。自从1994年7月开始这项工作，至今已有半年了。不只屏基同工去了，也有其他医院的医护基督徒自愿加入。例如恒基的黄新明，以及即将要出发的台东东和外科的四位医师。佤邦医疗宣教的负担，渐渐自屏基传递开来。神不只给屏基机会，也为台湾医护基督徒预备了这条宣教之路。

记得第一次出发时，屏基派了六个探子去探路，我是其中一员。虽然行程只是短短的十天，却带着丰盛的恩典及感受回来，大家一致赞同到佤邦的宣教工作。那时大家明知医院人手不足，但是眼睛看到

佤邦的需要，耳朵听到佤邦的呼声，以及神的灵在心灵的感动，以致不得不甘心忍受大家私底下的责难，仍大声疾呼前往佤邦宣教。而这六位探子自佤邦回来后，灵命得到更新、灵里火热，每周开始聚会一次为佤邦祷告。最后扩散至全院，成为每月一次为佤邦医疗宣教的联祷会。

佤邦医疗宣教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了半年，祷告会仍然持续进行。回想祷告会开始至今，已有一年四个月了。在这段日子里，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开路及带领。我们更确定佤邦是神为屏基所预备的第一个宣教站，神也应允了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传递佤邦的需要。神也感动那些有心的基督徒加入这个行列，以金钱、祷告及实际参与前往佤邦，回应神的呼召。看见神奇妙的带领屏基及台湾医护基督徒走上医疗宣教的路，实在令人感动及欣慰。尤其自己也躬逢其会，这样的感受就更加强烈了。

请差遣我

常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宣教？为什么要去佤邦？这是我大学四年级向神许的愿。念医不是我本来的志愿，念得很辛苦不讲，还常常感觉不甘心。因为念的时候辛苦，念完后将会过一个很忙碌、没有太多属于自己时间的的生活。后来还因为生活、感情的压力，几乎使我想放弃。当时我向神说：「如果祢改变我，使我能喜欢医生这行业，并对人有兴趣；帮助我，使我顺利完成学业。我愿意用我所学的服事祢。」毕业后，我来到屏基。当初计划一年后回侨居地——马来西亚，没想到一转眼，一年就要过去了。这些年来在屏基的生活、医疗的训

练以及圣经的装备，都让我感受到神的带领，也看到自己的进步。如今不应该只是被训练，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训练人的人。

佉邦领导请王季雄宣教士传递那儿医疗的需要；神使我成为第一批到佉邦去的探子。本来是排定一位牙医师去，后因他身体忽然不适，临时改由我代替。不料短短十天所见，促使我燃起再次前往的心。遂有第二次将近两个月的医疗短宣之旅。第三次计划是今年能全家前往。

思念燃起

是什么原因使我一而再、再而三想到佉邦去呢？是那里可爱活泼的学生？是美丽而富变化的山景？是那群旁徨无助的佉族人？是那贫病交加、得不到医疗照顾的病人？是一张张憔悴的脸？是那双期盼有人伸出手的眼眸？是那生命无意义、灵里需要的呼喊？是神的灵的感动及催迫？是与他们建立起来的感情？是在那里与神相交亲密的感觉？我不知道，也许都是吧。第二次即将离开佉邦，在吉普车上与道别的学生一一握手时，眼泪无法控制的流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会再到佉邦。回来以后，思想的情绪逐渐淡下来。但每周及每月一次的祷告会，却会让我再燃起思念之情。

其实，回想神在佉邦医疗短宣之路的带领，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使只有屏基同工前往，而至台湾医护基督徒人员，我确信神要我们走出去，就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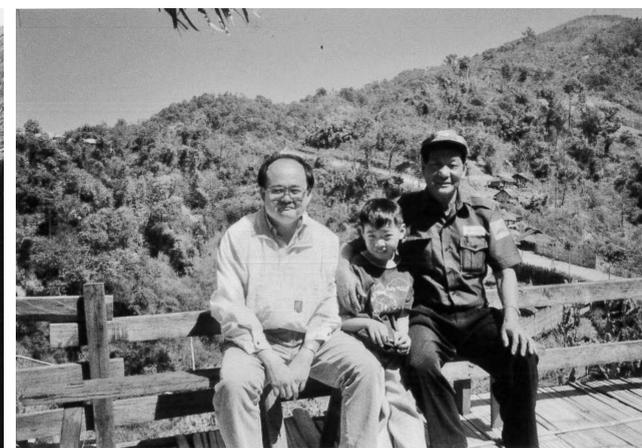
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及藉口可以推辞。因为这是神说的，是祂的命令。

除非我不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否则我只有遵守祂的命令，而不只是心里有没有感动、感觉、感情及原因。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祂叫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使他们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他们当初并非自愿到外邦人之地作见证，而是神利用罗马政府及正统犹太教的教士逼迫他们，使他们四散到各处传福音。所以神有祂的方法来完成祂的计划及旨意。但愿我们怀着警惕及感恩的心去遵行。出发吧！台湾的医护基督徒！佉邦的呼声仍然继续着。是时候了，莫犹豫等待。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 20:21）



短宣医护、兴邦老师及学生



卓医师父子（左）

周宗贤

1997/5 ——

去年9月底从彰基离职之前，在《路加》上看到今年1至6月，需要医师支援佻邦工作的启事。我就和屏基院牧部联络，预备1月到佻邦一赵。原来对佻邦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只在《路加》上看过几篇报导及见证，说不上来有什么特别的负担。想去的原因是自己在高中时代，因着蔡茂堂医师一篇在恒基的见证，而决定走上医疗传道这条路。之后我也常常想起这「起初的异象」，与到底真正神要带领的路在哪里的的问题，还有所谓「最有需要的地方」与「最适合的地方」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正好工作的变动中有了空档，一方面是支援路加传道会海外医疗宣教的人力，算是在看了《路加》会讯、杂志差不多十年之后一个比较「具体」的行动。一方面是想看看自己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能够做些什么，和神是否带领或感动我将来到偏远的地方去行医。因此我决定去一趟佻邦。

原本觉得这件事很自然，没有什么特别。在去年10月底澄清湖畔的退修会中，提到自己明年初要到佻邦一、二个月时，碰到的反应多半是惊讶，或是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要去呢？」连蔡朝仁医师也说，现在他遇到要去佻邦的人都觉得很讶异。这些反应令我自己也困惑了

起来，难道那里是「龙潭虎穴」吗？屏基传道同工说：「你只去一个月太可惜了，最好是去两个月。」听完更纳闷，难道她的意思是说好不容易才找到有人要去，所以去久一点？

12月初从欧洲自助旅行回来，就到屏基去 round 了三个礼拜。我和一些曾经去过佻邦的兄弟们交通，并了解一些在佻邦会碰到的各科基本的疾病及处理，也稍微知道在那边工作上会遇到的困难。之后1月初就启程到佻邦，在佻邦待了两个月，3月初回台。

由于这段时间是冬天旱季，所以病人比较少，差不多有一半的住院病患都是打摆子，另外拉肚子的也不少。加上肺结核（TB）、肺炎、营养不良、蜂窝性组织炎（cellulitis），就占了绝大多数。外伤的病患不多，但是居民、老兵长期营养不良，缺钙（跌倒就骨折）、缺碘（甲状腺肿大的人不少）、缺蛋白质（肉类、蛋对他们来说太贵），甚至喝生水、吃饭用手抓的习惯，连在我们训练了二年多的学生里（医官、卫生员）仍然可以看到（不晓得又有多少病菌和寄生虫都吃进肚子里），这些现象常常让我感到无奈和无能为力。

虽然工作算是很轻松，只有带学生查房和一周两堂课：周一、三学生要到兴邦学校学显微镜检验，周五、六全天砍柴，周日放假。但是觉得自己能够做的事和给他们的帮助很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大部分时间里，象徵性存在的意义比实际的效用还大。没有为学生们准备合适的课本，也造成教学上的困扰及学习的障碍。不同的医师上去，想到什么就上什么，结果学生有些东西听过了，有些从来没听过，得到的也不是有系统的学问。学生们学习的态度，除了少数以外都不太积极（程度问题还是其次）。或许和他们的背景有关，大部分的人仍

然留下来是不得已的，有些也表示「上当了」，可是又「跑不了」。面对这样的学生，真是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和鼓励他们，因为自己时间一到就回台湾，而他们却得永远留在那里。

在那里也听到一些台湾去的同工，与当地同工之间产生磨擦的事情。我深深觉得「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重要性，希望自己不会让别人跌倒。我也希望愿意去佻邦的同工能体会「拆毁容易，建造难」的情形，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的箴言教导。写到这里，好像都在批评别人，其实对于屏基在「人不晓得在哪里」时，就凭信心和爱心跨出这一步，是深感敬佩的。只不过个人想从「比较少」刊载在《路加》杂志上的角度检讨。

另外也受到长期奉献在佻邦的宣教士——王季雄夫妇的感动极深。看到他们的爱心和行动，的确知道他们是有信心而又有行为的信徒。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好像常常只想到过舒服一点的生活，想着是不是要赚几年钱，再移民到国外。当然在这里并无意讨论移民的对错问题，只是觉得神用佻邦的这个环境，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及功课。就是有兄弟姐妹在受苦的时候，我是不是与他们在一起？我的心摆在哪里？这些问题，在我从佻邦回来之后，仍然不断的在敲打我的心。

佻邦现在要开始在孟阮平原、007的发展及计划，除了卫生以外，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政治、经济、能源、交通、建筑材料运送不易又昂贵、水资源、天然环境及土壤贫瘠等等，在在都需要有能力、有智慧，和最重要的是有爱心的人帮助他们。希望神亲自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更多人能关心、参与在佻邦的服事。

佻邦的杨医官

1998/10 ——

在第一次上佻邦前，我到屏基 round 了三周，和一些去过佻邦的医师、传道们交通。除了事先了解该进行的工作，也顺便恶补一下「佻邦常见的疾病和治疗」。「疟疾的病患很多，虽然你在台湾没看过，到了那里可以请教一位杨医官，他会教你。」和蔼可亲的妇产科阮昌晃医师说：「他还会用把脉来诊断疟疾。」把脉可以诊断疟疾？那我中医师的招牌干脆拆了算了，西医不怎么样，中医也没学好。「别担心，到了那里自然就会看了。」

我到安邦医院时，刚放下背包，阿杨哥立刻就撑着拐杖过来和我打招呼。阿杨哥是安邦医院的行政长官，三十出头，云南人，离开家里加入部队已经十几年了。在一次行军中踩到地雷，炸伤了左脚。「我医了两年都医不好，后来只好把脚砍掉。」他说。他没读过书，中文



屏基同工与阿杨哥（中）

看不懂，英文更不用说了。不过他的经验可不少，早年跟着部队里的一个老医官学，现在看起病来可有如家常便饭，处理血淋淋的伤口时，眉头都不皱一下。

当天半夜，送来一个新病患，学生请我去看看。病患是一个老兵，发高烧、黄疸、口吐白沫、眼球往上吊，陷入完全昏迷，对所有的刺激都没反应。病史没得问，PE（理学检查）也没得做，更没有抽血检验生化一类的东西。我不晓得要如何诊断，在医学院和临床学的身手全派不上用场，刚出来就出糗。学生可能也等着看新来老师的笑话吧！

阿杨哥这时候走进病房来，看了一眼，就说：「这是疟疾。」于是开始对学生念 order。「这个大概没救了吧？」我问阿杨哥。comascale（昏迷指数）剩三分的病人，就算在台湾也顶多送到加护病房等死。「可以！可以！药打一打，明天就醒过来了。」明天就醒过来？我还没有听说有什么药一打下去，就可以让昏迷的人醒过来的。「阿杨哥怎么知道这是疟疾？」「你摸摸他的脾脏。」我弯下腰来触诊，果然脾脏肿大得很厉害。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学生查房，昨天那个昏迷的病人已经坐在床上，还露出笑容跟我们打招呼。「哇！什么药这么厉害？」「Artesunate（青蒿琥酯）。」原来在屏基时就有上过课了，这是对付恶性疟疾最强的特效药，中国广西药厂制造的。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把内科学的圣经 Harrison、Cecil 拿出来都翻不到，比起任何西方治疗疟疾的药都有效多了。OK，我算是才刚要进入情况，不仅入境问俗，连医学也要多多跟阿杨哥学学。

阿杨哥很喜欢喝茶，常常坐在宿舍前泡茶。每次我经过时他都会



医师巡房

说：「周医师，喝茶！喝茶！」真是盛情难却，于是我就坐下来和他一起喝茶聊天。第二次上佻邦时，我特地带了天仁的乌龙茶送他，一时之间，一大堆好朋友都来找他。好客的他也毫不吝啬的拿出来请大家享用，没一个礼拜，天仁的茶叶就全都喝完了。之后，来找他的朋友们又忽然变少了。这是我观察的结果：「台湾茶叶在佻邦的呼朋引伴之妙用」。

有几次他邀我到 801 外散步，走到小舖子时，他就会买啤酒喝，也会主动请我。不过为了保持形象，而且不好意思浪费他微薄的薪饷，我不得不谢绝他的好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酒就翻脸」的台湾坏规矩，这里可没有，所以他也不会生气。

有一天晚上，台湾同工们坐在宿舍里，阿杨哥走过来不晓得要说什么事，忽然听到老鼠在屋顶上（塑胶布与茅草片之间）跑来跑去。阿杨哥右手扶在一旁的厨柜上，左手举起拐杖，瞬间对屋顶用力一戳，

准准的压住一只老鼠，老鼠被夹得吱吱叫。「赶快叫艾道来抓老鼠！」阿杨哥说。「抓老鼠做什么？」我很不识趣的问道。「抓来吃啊，老鼠肉很好吃！」我跑去找艾道：「快点，阿杨哥叫你去帮忙捉老鼠。」艾道发出一阵欢呼，拿着一根棍子就跑了过来，可惜这时老鼠已经跑掉了。

在这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可以吃的，只要你抓得到。像艾卜拉就抓过一只一公尺多长的蛇，荷丽达抓过两只穿山甲，通通拿去进补；连狗也是养来吃的。杀狗时，阿杨哥就会请我去吃狗肉。「阿杨哥你自己吃就好了，我不敢吃狗肉。」我说。「这个医师真奇怪，有狗肉也不吃，宁愿吃冬瓜。」他们心里一定是这么想。忘记是谁的一只狗被

周宗贤（前排中）



辛苦的养大了，准备宰来吃的那天，忽然逃跑了。好几个学生去帮忙围捕，后来还是没抓到，真是血本无归。没法度，只怪太早露出杀气，被小狗看出来，捡回一条狗命。

去年学生毕业前，阿杨哥谈起，他想要等学生毕业之后就退伍，十几年没回家了，很想念妈妈。「我妈妈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可是依我看，现在正是佤邦要用人的时候，长官怎么会批准他退伍呢？大概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了。我看着佤邦的这些学生医官们，不由得宿命起来，不知道在哪一个遥远无名的地方，有位母亲日日夜夜的期盼儿子的归来。

周宗贤（右二）手持黑糯米竹筒饭



林丽琴

提到「佉邦」，思想脚步自然的就走向「贫困」、「落后」、「病痛」等等不幸的领域。在佉邦「饥饿 30」、「40」、「60」……是司空见惯毫不稀奇！现在在这里叙述的这位，决不是以「饥饿几十」可以形容描述得了。如今当我再重新编织回忆之网时，那一颗曾经因伤痛结的疤还在隐隐作痛。

「艾朗」是一个年纪约十七、八岁的男孩（在那边一般人对于自己的年纪、背景等都不太清楚）。他是一个因病被受训单位送到安邦医院的病人。第一次看到他，在众多的病人之中，他是那么突出。用「突出」来形容实在不恰当，因为他并不是长得特别美或特别丑，或有些什么引人的表情和动作；或者我应该用「与众不同」形容他。而所谓的突出、与众不同，当我思想为什么会有如此感觉时，我发现原来是来自他那份特有的「沉默」、「安静」的态度，以及那流露出「无奈」的眼神。这些表情似乎都代表着，他对生下来就注定是命运多舛的承受与抗议。

艾朗是一个乖孩子，他除了常常想出院外，其他一切都是顺服的。他每天固定将他唯有的毯子摺整齐，也默默走出室外晒晒太阳（当他还能走动时）。他曾经有三次入院出院的纪录，每次出院再被送回医

院时，他那原本瘦弱的身体就几乎是皮包骨的一支衣架了。以致后来不但不能进食，甚至连注射点滴也困难；他常常被胸部疼痛及咳嗽所困扰。

当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会默默听着。我们迫切祈祷，期盼他能将耶稣爱他的道理听进心中。当他第三次因病重又被送来医院时，他几乎奄奄一息。他虽然是那么微弱，我们向他诉说：「不要怕，因为上帝为信祂的人预备了没有痛苦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那里……，我们一起祷告。」这一切他都安静顺服的承受。最后在他同一个单位年轻的长官探视下，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艾朗自始至终都是以「沉默」面对世界，我们深盼他能沉默的去到主耶稣面前，成为一个得救的人。

为了使读者多了解生长在佉邦人们的处境，我将艾朗的故事据实道来。不单是博取您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请多关怀「佉邦」并以「行动」关怀「佉邦」。

纪美霞

佤邦虽然非常需要专业人才，但更需要有心、有负担的人。医疗可以改善他们的卫生等等，但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或因为政局改变我们进不去，但神的福音与大能会在那里。让他们认识神，他们自己会去求，他们会知道神也爱他们。他们不足的地方，神会赐给他们，如同神在我们不足的地方，赐给我们一样。

台湾早期也有很多的国外宣教士来到，带来医疗、公卫。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医疗，任何我们带去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充其量不过是教他们钓鱼的人。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专业，医疗是一个专业，却也只是一部分。但人的一生不只需要医疗，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可以懂。他们还需要的可能是农业、手工或是老师。然而这些如果没有爱作为动力，一切都是枉然。

也许有些人会带着很大的抱负、理想或规划进来，但有时环境并不容许。房子就是草房，开刀时还会掉下一只蜘蛛。理论上开刀房要无菌，但如何无菌呢？如何拿台湾环境下所谓的专业要求？但他们在那样的环境有他们自己的抵抗力。他们也许不需要如台湾这么多的药物，在这里有人受了枪伤，弹壳把小肠刮了八个洞。医师在晚上替他找子弹、缝小肠的洞，这样也是活下来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并不是把

外头的那一套全部移植进来，而是生活在他们当中，把现有不足的地方加以修改，让它更好；并且与他们分享，与他们一起找到可以运用的资源，让他们能走得更长久。

秦素贞

「佻邦」，一个在记忆深处的名字，它曾是我服事生涯中最特别的经历。它丰富了我的视野、信仰的经历。在异邦中让我看见：即使在世人遗忘的角落里，我们的上帝却不曾忘记这个微小的地方。因着上帝的爱，信仰无国界；因着上帝的爱，佻邦至今仍是我想念的地方，人、事、物，仿佛在眼前不曾离去。

那份感动仍在

第一次听见「佻邦」，是在屏东基督教医院的院牧部。当时的院牧主任林丽琴常常分享在佻邦的事情，那里是个相当落后的地方，住茅草屋、吃穿亦贫乏、还有战争……。一听到有战争，心中有些害怕及恐惧，因为所有的传道人要轮流去佻邦服事。除了传道人，还有医生、护理人员等，因为医护工作外，还有医护人员的栽培训练、传福音，教导他们读书认字等等。

所以我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而去。说实在当时最害怕就是被打仗波及，没想到，一到那地方，心就安定了。那是一种奇妙的经历，简陋的医疗环境、茅草屋，好似 30 年代的台湾。他们温暖的笑容、单纯的问候，让我一路上的奔波疲倦都消失了。我也笑了，当时的我知

道，我的心柔软了、感动了。至今，那份感动仍在。

最爱

最爱，山上的星空，夜晚的星星近在咫尺，仿佛手一伸可以碰触到，让人感叹主创造的美好。我们享受那份宁静与自在，与同工彼此分享一天的生活，分享与学生、病患相处的点滴。

最爱，那里生活机能不佳却是零污染的环境，新鲜的空气；主给的，真幸福。

最爱，那里的百姓既单纯又可爱，知足常乐。

最爱，主日走一小时去聚会，好像野外踏青。有时还有车可以搭，真快乐。

最怀念的同工

刘章田（刘老爹），屏基前院长，有东西一定分享，人人有份。亲切又温暖，细心。

蓝志坚（蓝爸），屏基当时的院长，热情、单纯，最爱笑了。

卓德松（卓爸），屏基副院长，稳重又幽默。

黄新明医师，热情奔放，有个性。

李春绸、曾瑞慧等（目前屏基护理长），责任心重，对待病患及学生好有耐心……。

印象最深的记忆

记得一次夜深之时，炮声隆隆。大家都紧绷着，一边忙着预备药

品，深怕不够，另一边预备空房，全面消毒。随着炮声，受伤的伤兵一直送来，大家忙着急救。我虽不懂护理，最多帮忙拿东西及制作棉球、纱布，帮忙抬伤兵等微小的事。我一边忙着擦眼泪，他们好年轻，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保卫家园拿起枪杆、受伤哀号，有的甚至害怕到哭。医师忙着开刀拿子弹，护理人员忙着洗伤口、夹子弹、擦药。有的伤重，甚至来不及急救就走了。未曾经历当下，不会知道那种震撼深深冲撞我的心。这要多大的代价啊！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未来，这些孩子却要付出他们的生命。主啊！如果没有祢，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因为这样，主让一群基督徒看见佉邦、进入佉邦，把基督的爱与盼望，带给这些在绝望中求生存的百姓。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祢。因着祢，让素贞有机会接触这群百姓。祢给我机会认识他们，与他们一起生活读书，一起唱诗歌、读圣经，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一起经历从未想过的境遇。因着祢，我们飘洋过海，与其说来传福音，不如说来共同经历信仰的真实与宝贵。

最怀念的时刻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水桶雨伞不够用。晚上睡觉，老鼠来作伴兼办舞会。家里常有不速之客，例如青竹丝在屋梁上荡秋千，蜈蚣、青蛙、虫虫是常客。假日踏青随处走，转角处处有惊喜（吓）：眼镜蛇跟你两两相望、飞禽走兽快闪。跟学生、病患、同工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回忆。

二十多年了！未曾再去佉邦，虽然在那里生活前后才五个月，点

点滴滴仿佛昨日。虽然不知二十五年后的现在，佉邦变得如何？是繁华、是先进、还是进步一些些？我相信，主的爱仍在，因祂的救恩永远长存，信实常在。佉邦，是上帝所眷顾之地，过去如此，现在、未来亦是。

陈芬英



陈芬英（中）

楔子

医疗宣教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及宗旨，一如当初由国外的宣教士来此地传福音且建立屏基。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能在祂的事工上有份，我愿意把握此一机会并参与在其中，也回应神给我们的爱。

7月1日。凌晨五点，天刚破晓，第一梯次的佤邦医疗队一行四人：卓爸（卓德松）、李姐（李集美）、丽琴姐（林丽琴）和我，早早已将行李点清备妥，安置在礼拜堂，医疗器材则分装在个人袋中。那天，空气凉凉的，而我们的心却是热热的。院长开着救护车飞快的把我们送到机场，我们出发了。

四十度坡

下过雨之后的山路真是难走，车子爬坡而行更显吃力。当车轮陷入黄泥里，再也无法前进时，王老师就拿着铲子下车将泥地铲平，之后试着发动车子，其他人坐在车后押车。好不容易车子慢慢的往上爬了，缓缓的在山间小路行着，深怕一不小心车子就会滑入山谷之中。此时，开车的人一身热汗，坐车的则吓出一身冷汗。

别墅

知道台湾的大医生、大护士要来，佤邦当局特别为我们搭了一栋房子，我们戏称为「别墅」。双层的竹片为墙垣、茅草为房顶，不但能遮风挡雨，而且通风凉爽。一入门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四方桌子、四条长板凳，左右边各有一个房间，里头共有五张竹床。屋前有一小片空地，可眺望山景，坡上开着小红花；早晨傍晚，山岚环绕其间，也将屋子笼罩。这样的一栋别墅不租不售，除非你来佤邦。

开讲

用学生听不懂的话上课，是我们在佤邦的新体验。学生以佤族和拉胡族为主，所以我们所上的医护课程，都得请一个懂得这两种语言又懂中文的学生翻译，过程实在费时费力。有时学生不用功，不按所教的技术执行或发错药，实在怒火攻心，想要数落他们一顿。可是想到每一句都要经过翻译，气也就消了。求父神赐下爱心和耐心，使之能春风化雨。

爱心包

起初卓爸建议我们先禁食三天，等实在是很饿了才开爱心包，不然会辜负了预备者的美意，也不符合开爱心包的条件。一天，丽琴姐起了怜悯之心，知道我们想吃台湾的食物，就把爱心包拿了出来，由卓爸做感谢祷告后，以感恩的心依序开箱。里面备着牛肉干、三合一麦片、鱿鱼丝等等，非常丰富！让我们在异乡倍觉温暖。

佤邦第一刀

那天边界还是不给过，病危及需要开刀的病人都无法送到泰国。有一个盲肠炎的病人急需开刀，李姐、卓爸评估状况后，决定帮这位病人开刀。屋外的蒸锅里煮着器械、毛巾、手术衣、纱布等，我们随即在医院的药库找出了唯一的一瓶「过期近两年的麻醉药」。穿着绿色塑胶布做的临时手术衣，我们共同为开刀过程的顺利祷告。手术历时两个钟头宣告结束，开刀的病人受到我们的特别照顾后，陆续有人手摸着左腹，告诉卓爸他的盲肠病了也想开刀。

接生记

传道人小杨告诉我们，他向神祷告希望他太太能在我们离开前生产。神听了他的祈求，在我们离去前，他的太太已有了产痛的徵兆。照惯例，李姐用烧着木炭的小火炉煮着器械，每隔一、两个小时便走一段山路去看产妇。直到当晚的午夜，我们摸黑起床，各人拿着手电筒带着预备好的器械、点滴去到小杨家中。李姐负责接生，我则在一旁拿手电筒照明及协助。感谢主！顺利的接生一个女婴，状况良好。李姐为她做了一件小衬衣，小杨喜获千金，露出了初为人父的满足笑容。

尾声

学生们知道我们就要离开，纷纷以书信表达对我们的谢意及依依不舍之情。打开用拉緬（緬甸文）写的信纸，请略懂中文的学生翻译着念出：「……我们这里就像一个没有光的地方，老师们来，就像光一样的照亮我们……。」学生们以为我们给了他们很多，其实我们知道，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自己。

让他们知道爱

彭恩美

佤邦的孩子说：「老师不来这里，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爱！」

人家问我为何去佤邦？我常以路加福音 17 章 11 至 19 节这篇圣经故事，回答问我的人。前往佤邦是感恩的心情、心态，我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或很清楚的呼召、异象，或很有说服力、吸引人的故事。我只知道要数算神的恩惠，懂得感恩、回馈神的恩典、回应神的爱。就像那个长大麻疯的人到耶稣跟前向神感谢，以实际行动回应神的爱！

第一次去佤邦，要爬山涉水徒步约三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这路程很辛苦，但与早期我们原住民住的地理位置很相似。跟当地人相处时，感觉生活习性也很类似。想到早期外国宣教士们到我们原住民的地方行医传道，不也是如此？！那种熟悉感特别亲切，我感到似乎找到怎样回应神的爱的祭坛。

在这祭坛中，前后来去的时间，无论是短期或固定的参与已将近五年。这五年当中所碰到的人（人与人的相处）、事（事情的困难度）、物（物质的缺乏）常给自己很大的挑战，常让自己早先的心志游移不定，也常常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回应神的爱。然而上帝并没有因此让我完全沮丧而失去当初想回应祂的爱的心。

有一回，我跟一个佤邦的学生说我的状况，她的回答是：「老师

们来这里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是爱我们的。你们不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爱，爱是从神来的。」原来回应神的爱不是靠自己有什么，只要有一颗愿做的心，神都接纳、记念。

参加 894 礼拜堂献堂聚会（中为彭恩美）



我的佻邦纪事

曾瑞慧

1995/3 ——

身为护理人员，能参与佻邦偏远落后地区的医疗工作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我经历上帝丰富恩典的一份工作。

全方位角色，多面向学习

从早期的部分参与，到后来的全身投入，除了循序渐进的做身心灵的预备之外，实际投入佻邦当地医疗工作的运作，也是非常宝贵又具有挑战性的操练！因为护理人员不再只是做护理工作，同时还兼任教学和医病的全方位角色。这使得只懂护理的我，必须鞭策自己去读书做功课。

在当地医疗环境中，护理占了相当吃重的责任。我们先来看看当地医疗体系是如何分布。

- A 安邦医院：为七个医疗站的后送单位。
 - B 医疗站：又分三个医疗点，负责该地村民的健康问题。
 - C 医疗站：负责学校一千多名学生的健康问题。
 - D 医疗站：负责农场住民的健康问题。
- （A、B、C、D 分别是地方名的代号）

上述的医疗据点加起来约有十三处，每一个据点都需要医护人员驻扎、留守。他们要每天开放医疗站提供给村民百姓就医，并在就医过程提供基本卫生护理和宣导。因此，除了医院的照护型态之外，公共卫生护理的宣导也是我们着重的医疗工作之一。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学员经过护理课程的训练之后，就必须分派在医疗站，独当一面挑起医护工作的责任。除了打针、发药等基本护理技术之外，我们所提供的卫教也是非常基本的卫生常识。例如：如何维护居家环境的清洁、舒适，如何防蚊虫叮咬，加强个人卫生清洁以及饮食和水的卫生等等。

近三年来，屏基护理人力大部分是由固定的人员进驻安邦医院，从事教学和医院的照护工作。每天在晨更之后，我们各司其职的分工，进行例行的护理教学和病房、门诊的工作。不定期探视医疗站的学生和病患，以及由学生陪同做家庭社区的探访。我们深深期盼这样的行动能成为当地百姓的帮助，能实际改善他们的健康品质。我们是微小的，却能有份于上帝要成就的大事，所以我们无不战兢、警醒的守着这片祂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共有的一个心愿就是：盼望因着这样的投入，能训练出一批本土的专业人员，将来能独当一面，造福自己的百姓。

美好的工作需要您的参与

屏基五十岁了，屏基的医疗传道人员也进驻佉邦九年了。不敢说我们在医疗宣教上做了多少成果，却愿意继续不断的寻求上帝的带领。让具备护理装备的专业人员，能够前仆后继的将佉邦护理工作传承下

去。在持续参与训练本土卫生人员的同时，我们也乐观其成的希望屏基约四百名的护理同工，能一起参与医疗宣教的工作。也许您可以从行动、祷告或关怀做起，因着您的直接参与，会使我们这个团队被鼓励和激发。

用专业传递上帝的爱

2021/01 ——

第一次来时，我心里想我能在这里做护士吗？因为什么都没有，药全部都放在一个小锅里，里头抗生素、花花绿绿的胶囊、药丸、锭剂一大堆。一张张的纸片就是他们的处方，他们分辨哪张纸是谁的，然后从锅子里拿三颗药给病人。从第一个病人开始，大家都用同一个杯、同一个茶壶吃药。我看得傻眼，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但我要怎么做？

这里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我能力可及，我喜欢的。在这里可以用我的专业传递上帝的爱。到这里的兄弟姐妹并非为了讨一口饭吃的薪水而来；出自内心的服务，是比较美的。佉邦在我们来到之前与之后，医疗上有很大的差别。但这样的差别，并不是在物质上可以明显看得见的。在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一些身心灵上的帮助，如果我们没来，可能他们不会接触。

这里的人，他们比较原始或不文明的地方，就是他们最真实的部分。我喜欢他们这样的真实，我愿意接纳他们。三年了，为何自己能走下来？并不是说没有灰心、失望、挫折，而是我一次一次来，对他



曾瑞慧（中）辅导学生



帮蓝副院长理发

们的接纳度一次比一次好。不管是对他们或是自己的弹性都越来越大，愿意过他们一直在过的生活。虽然我们也有带在身上十几、二十年的生活习惯，但来到这里，就会很自然愿意了解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步骤，或每样东西。能够接受的就收起来，成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再接纳他们所有可能与自己不一样的地方。进入他们的生活，并不代表丢掉我自己。真正要把工作扎根在这里，必须要跟他们在某一点上是相同的。

打摆子等于营养

自佤邦回来已有一段时日，对那里的一些记忆仍十分鲜明。特

别是第一次站在完全听不懂汉语的佤族、拉胡族的学生面前，那种想讲又不知道怎么讲；或者讲了一串话后，他们的回应是每双眼睛都看着你，然后告诉你听不懂。每每想起，仍令我回味。所幸学生当中有少数一、两位听得懂汉语（至于腔调、说词及程度等差异就另外讨论了），可以在上课时担任翻译的工作。

记得有一次上课，内容是讲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素，其中一样是蛋白质。当时我逐项讲着讲着，底下同学翻译亦算顺利。到了谈及蛋白质时，一位稍微听得懂汉语的同学，就起来用佤话与负责翻译的同学热烈的对话。于是便形成一种画面，就是老师站在黑板前面傻乎乎的，或许还可以用一愣一愣的样子来形容，约有五分钟之久。我完全无法明白他们之间的意思，而最后才知道，原来蛋白质的发音与当地一种传染病叫打摆子（即疟疾）的发音，有异曲同工神似之处。所以

曾瑞慧（右一）与病患

曾瑞慧（左）与早期医护同工



这位略懂汉语的同学便纳闷，为何打摆子可以成为人体所需用的营养素之一？事后可想而知的是，我如何努力使他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佤邦的日子，就在经历无数个第一次的经验里，度过了两个月。好快却有趣的数算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丰富而新鲜。但在其中经历时，个人的甘苦又岂是这一支拙笔能诉说完全呢？但心中存着感恩的心，感谢神在屏基同工身上的拣选和带领。

神给的，就应该为神所用

黄新明

1995/3 ——

过去我们一般都觉得读到医学院的人好像很幸运，或说是应该的，因为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当认识耶稣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个恩典。其实优秀的人很多，我并不认为自己特别优秀。我认为这是神的恩典。既然这东西是神给的，就应该为神所用。

我大一时参加一个医疗宣教的聚会，从而知道很多偏远地方需要医疗支援。从那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毕业，要去一些比较需要的地方，协助他们医疗。因而我一毕业就先到花莲，再到恒春，有一点刻意让自己适应偏远地区生活的意味在。那几年与当地人的相处，了解到偏远地区民众就医的不方便，他们的处境跟都市的人不太一样。因而在佤邦，我也比较容易了解这些人生病时的痛苦或一些难处。

小时候在缅甸出生，来到佤邦之后，发现他们讲的缅甸话，我可以听得懂。一、两个礼拜后，我慢慢记起小时候用的话，开始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上课我都自己翻译，有些佤族不会听老缅话，有些拉胡学生不会听汉话，我就用缅甸话翻译。那些佤族会听汉话的，我就用汉话教学，就这样双语教学了，发现还蛮好玩的。说实在这是神的长期呼召，怎样都应该来，因为看到这份需要，自己又懂他们的语言。

所以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来到佉邦后，虽然那时还在战争中，但我就打算长期在佉邦宣教！

长期在这里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短期支援，没有办法建立制度，于是在管理上也有很多瑕疵。有时一个人面对这些，压力很大，如果后方不了解或误解的话，那真是很沮丧。但倒是从来没有想到要退出，因为很清楚是神的呼召。这地方是值得摆上的，陪他们一起成长是很值得的。

当我想到

感谢主给我机会到佉邦参与服事，一个月的生活带给我许多感触。

当我爬山爬到气喘如牛、寸步难移，欲将所背的食物丢弃时，我想到在台湾以车代步的方便与舒适。

当我脱下鞋袜，不敢碰触泥巴地时，我想到家里光滑的地面。

当我看着混浊且带有沉淀物的水时，我想到各种喝过的饮料。

当我站在洗澡用的水缸前，面对着将要淋到我身上的冷水时，我深呼吸了好几次，发呆了好久，一直想着家里洗热水澡的舒服。

当我知道只吃两餐时，就比平时多吃两碗，难免也会期盼有宵夜或零嘴。

当我坐了近一个月的板凳时，真怀念坐在靠背式椅子的日子。

当闪电穿过茅草屋顶，在我的头顶上方一亮时，我在心里叫一声：「主啊！」再想到妻儿，真希望有根避雷针保护我。

当在课堂上，蜈蚣从我的头顶掉落地面，再爬过我穿着拖鞋的脚背，同学们惊叫时，我除了感谢主以外，只会站在那里对他们傻笑。

当面对溪流上表面凹凸又狭窄的独木桥，犹豫良久仍却步的我，顾不得旁人的围绕，学狗爬到对岸去。

当我看到约四岁大的小孩要跟着大人爬高山、走远路时，不禁想起那个爬楼梯时要我抱抱的同龄女儿。

当我看见许多孩子营养不良时，脑海里浮现出挑嘴爱吃麦当劳、营养过剩的台湾孩子。

当我看见临盆的孕妇尚需开垦种菜时，真为台湾的妇女能定期接受产前检查而感到庆幸。

当我看见鸡蛋在那里被视为主要营养，却在台湾被用作抗议人士丢掷的工具时，我为他的命运深感困惑。

当我们教导饭前洗手，看到他们买不起肥皂的无奈表情时，想起过去我收到肥皂礼盒时的失望心情。

当我们在台湾认为腹泻不该致死时，它却成了那里的主要死因。当许多疾病可以注射疫苗预防时，对他们而言这却是不可实现的梦想。

当我觉得自己总缺少一件什么东西时，他们却仅有一条烂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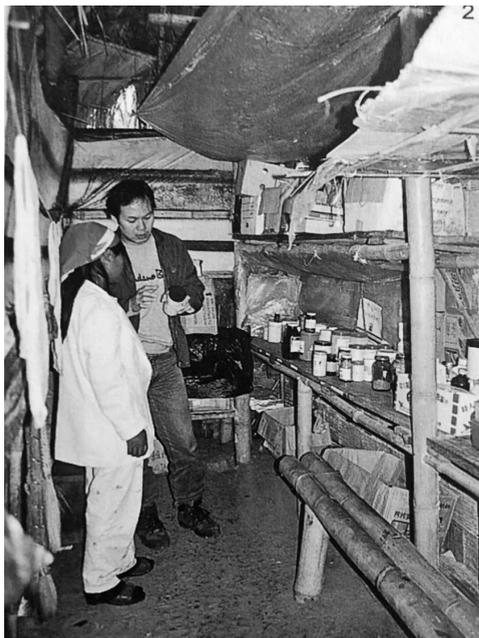
佉邦需要福音，也需要关怀与帮助。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他里面呢？」（约翰一书 3:17）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加福音 12:48）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 20:35）

愿主的话提醒并激励我们，渴慕成为主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2
佤邦需要福音，也需要关怀与帮助



护理接力

贾佩芳

佤邦！

当您听说有这么一个名称时，您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当您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时，您的印象是什么？

当您看见有这么一个需要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当您了解有这么一个呼召时，您的感觉又是什么？

千千万万双无助的眼眸里，干瘦的身躯在战争贫病交迫的啃噬下，串动着无声的呐喊及茫然。深切企盼着，或许就循着当地生死的轨迹，如出一辙的战死、病死。生命确如蝼蚁般渺小、卑贱，转眼间便飞逝而去，人生充其量也是满了虚空一遭。

然而，创造天地生命、好怜悯施慈爱的神，不忍一人沉沦，但愿万人得救。将启动生命的圣灵，契流在一小撮弟兄姐妹的身上。于是乎，由少而多，由近而远，牵引着属乎祂的儿女们，亦步亦趋的迈向前进。

曲折险陡的小径山路，几个钟头下来，对养尊处优的现代文明人来说是一大考验，于是攀爬附沿的功夫全用上了。走在这条道路上，神的美意使每个人的感受及体验皆有所不同，但是心中却有着清楚的

呼召，及共同的方向及目标。那就在彼处更深的经历真实生命的操练，去接受神更丰硕的琢磨及修剪，使生命与信仰更多的更新变化及成长，让「与神同工」不再是口号或神话。

感谢神，何其有幸！透过护理的专业竟能成为在彼处展开传递福音使命、宣扬神爱的接力赛。我们愿意尝试着去打开心灵的敏感器，调整好天人间的感应频道，邀请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心中，准备经历一场心灵的震撼及悸动。让一成不变的生活步调及局限一隅的信仰假象，能接受真实的拆除及重建。为这样的需要，我们无数次央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祂的庄稼。在这场大使命的接力赛中，朋友，亲爱的护理姐妹们，你在其中吗？

佉邦事奉感恩

刘章田

1995/11 ——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 10:15）

医疗宣教

中国宣教史上，医疗和教育宣教是两大宣教方式。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宣教士随洋枪洋炮进入中国，被中国知识分子讥为坐炮弹来华的圣保罗，怎样能在洋枪洋炮以外证明基督的爱呢？医疗和教育成为两大宣扬基督十架大爱的好方法，这也是为何当时的宣教士不是医师就是教育家，而中国最早的医院和学校都是由宣教士所开办。在佉邦用医疗和教育向当地人宣教，更是一个好的方式。台北教会差传小组的宣教士王季雄夫妇，和台湾、北美的一批同工们，在佉邦开始了教育工作，帮助建立了兴邦中学校。步他们后尘，台湾屏东基督教医院一批医护人员，也在佉邦协助建立了安邦医院和医学院，用医疗和教育向佉族宣教。

十九世纪末，佉族的长老们梦见有天书要送给他们，他们到处找寻，终于从云南边区的内地会宣教士得到答案：天书就是圣经，因而

不少族人信了主。几经战乱和迁移后，佤族的信仰几乎不见了，兴邦学校和安邦医院的宣教，使他们的下一代得以寻回信仰。

向山举目

要在佤邦建立安邦医院和医学院，用医疗和教育向佤族宣教，是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工。我因而放下屏基院长职位，专心上山参与这宣教事工。自己刚好大病一场（血小板过少症）得神医治，但仍有髌关节坏死和走路疼痛的后遗症，想到要由边境走大半天山路到佤邦时，心中为难，只能凭信心行事。

没有想到刚过边界，学生们造了一个土制的木轿抬我上山。有次雨季路难行，他们用驴子送我下山。第一次坐驴子，自己好几次差点被树枝弄得上吊，真险……。下了山到清迈要休息几天，等疼痛过去，再坐飞机经香港回纽西兰家中。在家休息二周又再上山，如此前后有三年之久。休息期间也是宣教分享时间，得到母会香港闽南三一堂和纽西兰不少弟兄姐妹在祷告和财物上的支持。我用他们的奉献，先后在泰国买了几批发电机和医疗用品上山。每次上山都把行李塞满满，每次下山都把东西送光光，享受凡物公用的恩典，偏乡宣教真是向山举目的信心生活。

点滴往事

安邦医院和医学院有三间病房、二间教室、一间 TB（肺结核）病房、一间开刀房；除开刀房被我们要求是砖墙水泥地外，其他建筑都是竹墙泥沙地。没水、没电、没电话，有粪坑、有山泉、有坟地。我

们拣来拣去，只有六个医学生、十个护士学生。每天早上查房、门诊、教学，下午手术，晚上看急诊，周六日是特定宣教和探访时间；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三年内要把医学院和护士的课程上一个回合，学生要参与门诊和手术、负责照顾病人、陪同出诊和访视……他（她）们都是佤邦未来的精英和教会栋梁。我们不单要教育他们，更重要是把信仰传给他们，帮他们解决生活、婚姻、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使他（她）们将来真能兴佤邦、安佤邦。

凡事感恩

在佤邦要感恩的事太多了。首先是三餐饭食，三餐都是有稗子的粗米饭，加上自己种的青菜炒辣椒一道菜，真是减肥圣地。每次上山都会带半箱罐头给他们加菜，学生们也会抓蛇等野味加菜，外来的老师会怕怕。在山上只有我一位外科医生，开了不少各科的刀，以外伤最多。用蒸笼做消毒锅、用蜡烛做手术灯、自制手术衣物、自行局部麻醉加止痛剂……。

佤邦的妇女最少生五个：因会病死两个，打仗死一个，意外死一个。有位第一胎产妇吃了很多香蕉树心补胎，胎儿太大了生不出来，只好半夜帮她做剖腹生产。感谢主，顺利生下四公斤儿子，可破当地纪录。她产后也有很好的恢复，可继续再生四胎。

要特别为美国来的邱凯萍宣教士感恩，在山上她不幸受到流弹所伤，左脸颊皮肤全翻起，深及颈部血管和神经，伤口若是再深一点一定大出血死亡。我的本行是面部外伤，这次又带了面部缝合线上山……感谢主，她的明显疤痕和后遗症也完全康复，后来在非洲继续

宣教，并且生儿育女。

后浪涌流

当时兴邦学校在王季雄夫妇和其他老师的带领下，早已上了轨道。又从美国来了能干的杨一哲老师夫妇，真是如虎添翼。杨老师的太阳能冷藏技术，使大家大大得益。佤邦安邦医院虽然不断有屏基护士轮流支援，但不少是重复上山支援的护士。有时也有无人上山的空档期，这时自己训练的护士可派上场，我则校长兼工友，忙碌又减肥。

肯上山的医师却很难找，试过接触泰国的基督教医院，都不得要领。正在失望时，神感动缅甸出生、在恒基的黄新明医师愿意上山，接替我的工作。我也可回纽西兰做全关节替换手术，顺便参加女儿的牙医毕业典礼。本预备手术后再上山，但由于当地战局和其他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后来到了中亚工场，一年后因母亲生病要长期照顾，只好退出医宣工场，但我始终念念不忘医宣事奉。有一年我请做医师的儿子代我去佤邦和中亚，希望他能有些经验和领会，已为他买了机票和办好签证。可惜碰到 911 事件，他被困在美国，也去不成佤邦和中亚，相信神自有带领和时间表。

一粒麦子

宣教士真像落地的一粒麦子，他（她）愿意被种下，神使种子开花结果，荣神益人。特别怀念和我在山上一齐同工的屏基护士们，和兴邦学校的老师。尤其是负责安排山上大小事务的林丽琴传道，她已安息主怀多年，同工们始终忘不了她。顺便感谢明智的佤邦领导们、

屏基的董事会、香港闽南三一堂、纽西兰的华人教会等，在各方面的支持……。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 28:19）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山区，有批佤族人。凡是来过这个地方的人们，都要留恋回头地张望。我愿做一只跟在主身旁的小羊，让祂带我到这可事奉的地方。前后三次在佤邦的事奉，不断激励我的心。每次想起这批没有国籍、生活在金三角穷乏战乱地区、几十万的佤族人，我便求主差派更多工人。无论是医疗、教育、工程、商业的专业基督徒，都能进入佤族人中，还那福音的债，让福音改变佤族人的心、佤族的社会。

* * *

第一次到佤邦，是在春暖花开的 3、4 月份。从秋意已浓的纽西兰进入金三角的山区里，却看不到一幅春暖花开的景象，反而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山区寨子、一批没机会受完整教育的山区医护学生们，以及竹床、泥巴地、茅草顶的病房、宿舍、教室。

面对每日只有两餐，每餐五元台币的伙食。每次吃下去时，我都要感谢我的主：以前我有汉堡吃，有海鲜可以享用。

每晚在那竹床上听蛙声、虫声、流水声，以致辗转反侧时，我要感谢我的主：我在家中有弹簧床睡，有 CD 音乐可以听。

每天傍晚，在阴冷的茅房里洗「战斗澡」时，我要感谢我的主：使我家中有莲蓬头可沐浴，有浴缸可泡澡。

每次来回走两小时山路去做礼拜时，我要感谢我的主：在纽西兰每周我坐 15 分钟冷气车，去教会做礼拜。

每次见到学生们穿着色彩不对称的衣服时，我要感谢我的主：在我家的衣橱中，春夏秋冬各季衣物都有。

每次……我要感谢我的主……。每个人都应去看一看佉邦，尤其在物质丰盛里长大的孩子更应该去。去学习一个感谢的心，去承受一个感恩的心。

* * *

第二次到佉邦，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 6、7 月雨季。外面下大雨，宿舍茅房内下小雨，先前的地震把房子摇一摇，竹墙便歪到一边去了。好在是竹子墙，压不死人，要逃生也很容易。我存一个学习的心去学习，去过那种不安定的生活；学习去教导那批好学又基础不足的学生们；学习尊重他们的文化及生活习惯；学习和上级领导们有好的意见交流；学习在简单的生活中靠主喜乐得力；学习……。佉邦是一个永远令你学不完的工场，亲爱的基督徒们，你想好好事奉主吗？你想有朝一日在医疗宣教工场上为主所用吗？不要只用嘴巴说、脑子想，来佉邦学一学，会令你终身受用不尽。

* * *

如今是第三次到佉邦，对周围的的山路、学生的名字与长相，还



外科手术

有金三角的文化及时局，有某种程度的认识，更对去过的同工们有更深的了解。某些同工说要去，都没有去，只是说说而已，总是有一大堆不能去的理由。某些同工去了，很多个性及人为的缺点都暴露无遗。某些同工真是可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深信神要给他 / 她，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生命不在你我手中，时日不是你我能把握！亲爱的兄弟姐妹，在你生命中你曾否答应过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医疗宣教的路？

现在正是时候，佉邦的工场已开展了，那批医护学生在等着你去教导，在专业及灵性上给他们造就；佉族人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住在山区内，需走遥远山路来看病的病患们等着你们去帮助。请做在这些小子们身上，让主得荣耀，让人得帮助！不要只会祈求等待，却见

到庄稼已熟了，都不愿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在世上的财富、专业很快会过去，唯有做在这佻邦小子身上的工作，永远会被主所纪念！并使你一生得益。

在天之涯医疗传爱

萧鸿凯

2001/9 ——

我原本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当我接受屏东基督教医院「医疗传爱」的徵召，毫无预警的踏上了 2567 公里遥远之路——坐在噤声摸黑夜行于滚滚黄沙的吉普车中（缴交物品当作过路费给武装部队的岗哨）、雨后泥泞的泥土地无法行车的困顿旅途、有时要躲避战事中枪林弹雨的绝命袭击，如此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我在没水没电、生活落后的「佻邦南部军区」的「安邦医院」，做医事检验技术教学。而在这绝地，如何化解孤独无依、旁徨无助的凄凉与消沉呢？唯有寻求信靠神！「我们有这盼望，正像生命之锚，又安全又可靠。」（希伯来书 6:19）感谢神，没有弃绝我！祂垂听我的祷告！我从懵懂当中，藉着祷告真实的经历到：原来伟大的造物主竟然可以让我如此的亲近！天堂竟然可以从「在天之涯」成为「近在咫尺」！

2001 年，我人生遭逢变故，四十五岁从本业退休。7 月间在台大体育馆「康希牧师特会」的某摊位上看到单张，上面写着缺短期「医检师」和药师，我就填了姓名资料（正巧我是刚退休的开业医检师）。

刘章田医师（中）为病患祷告



其后不久，单位主事者（魏爱梅传道）约我某日上午，到我台南的居所面谈。我以「草地人」的热情准备招待午餐，访客却姗姗而来，直到下午才抵达。我们倒是相谈甚欢，却被要求即刻启程！台湾从 50 年代就已消灭疟疾，我虽曾任职卫生机关或为役区归国人士采血，却除了课本之外，不曾见过疟原虫。因此单位先安排我，到英国 W 药厂设于泰国 MaeSot 的热带医学研究中心，复习整套的疟疾检验技术，尤其是看片分类，再整套移植。我觉得太匆促了，后来决定让我迟延二周，让李医师先去。机票日期就改定在 9 月中，不料发生了 911，但我还是依约前往，接受在职训练。

到泰国驻地人生地不熟，天天看到的泰国电视新闻，报导飞机撞击纽约双子星大楼的画面。我心中悬挂的，是我那刚就读国立大学的儿子在学校出了大麻烦，尚未处理……听说上了山以后，在山上是音讯全断绝的。唉！心中满了挂虑！

教导我们的医检师 Stefen 老师是无神论者。有一次测血糖仪故障，无法归零。如此偏远地区，送修仪器实属不易，却又是天天使用！西德 BM 的血糖仪，我从第一代使用到第四代，我自认一定可以处理。可是他和我弄了两个多小时，仍摸不着头绪！我心想在此蒙受恩惠，受他多多的照顾无以回报，所以我一定要帮这个忙！因此我就低头祷告求助上帝。就在我祷告完心里说「阿们」时，一抬头看到仪器内红光一闪一闪的。我也同时灵光一闪！刚好 Stefen 放弃了，走到隔间去。我的灵光一闪乃是想到：会不会是茅屋内的光线问题？于是就拿到屋外一试。宾果！正常了！感谢赞美主！当李医师告诉他，我是祷告后才得着启示，他张大眼睛眨呀眨不停，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身型壮硕却从小有一痼疾，就是咳嗽会持续一、二个月不止。我常咳得肚皮和肋骨周边疼痛不已，继而支气管末梢微血管破裂咳出血丝。身处泰国举目无亲，泰国日夜温差很大，真咳起来可就麻烦啦！有一天我洗完冷水澡，受了凉，开始咳嗽。在这无助的时刻，我独自在寝间祷告，祈求上帝的怜悯和医治！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咳嗽的痼疾竟然没有发作！于是内心欢喜并大大的感谢赞美主！

* * *

结束在 MaeSot 的训练，由黄新明医师开着 3000cc 的四轮传动车，经过漫天的黄沙滚滚，我来到了「在天之涯」……第二天我在茅草屋教室，听着学员唱赞美诗歌，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我醉了！

每次往返佻邦，我都是由玲芳亲自接送至高雄小港国际机场。第二次是单独前往，临行前晚玲芳连夜手工缝制「圣诞老人服装」至凌晨 3 点！我又是搭清晨的飞机，也一夜无法入眠。我独自一人前往，带着全新的显微镜、单位托带的药品器材、王妈妈托的医疗用品，还有我自己购置的检验器材及一箱玻片（山上玻片一直重复使用），行李甚多，但我不敢跟机场柜台说：这是支援山上的医疗物资（因为地区的敏感性）。

结果就在登机之前，托运行李时间紧迫的当下，因为行李超重，我只好把私人物品，包括冬衣一件件的拿了出来。同时也把玲芳连夜裁剪、徒手缝制的「圣诞老人服装」拿了出来。玲芳随即又塞回行李箱中，我又再次扯了出来，她又再次塞了回去。这样来回三次之后，想到她彻夜赶工缝到凌晨 3 点，我就不再坚持了！毕竟这是

她向神的祷告！因为这是在工作下班之后、从未曾做过手工的她，私底下用祷告的心硬撑着疲惫所做的，要使祝福能够飞到彼岸神家中的珍贵礼物！

这年的圣诞夜，在主临万邦的欢乐声中，「圣诞老人」出现了！看到孩童惊讶欢喜的眼神，一切都值得啦！我个人畏缩低调，一向不喜装扮及上台，好在有打手帮忙装扮成圣诞老人！此时刚好有人要下山，我就赶快写了信托寄。因为「圣诞老人装」是玲芳彻夜未眠赶工缝制，希望她收到这喜讯而欣慰。

* * *

一位学生与我小儿子同龄，我想到我儿子在台湾丰裕的生活状况，这学生却已离乡背井只身在外，就特别疼他。离别的时候他把随身宝物送给我——一支从家乡带出来独角羊的角，还有一只二十多公分长的蜈蚣标本。他说原来他还有一支虎牙，只要放在身上的话，远远的狗就会躲开了！不过在来的路上，虎牙被人偷走了！我在泰国缅甸的边界看见很多摊贩卖虎牙，不过听说都是假的、塑胶做的！

因山上虽属热带，但海拔超过三千尺，夜间温度十度以下，我却无御寒衣物。因为行李超重，匆促间我把个人物品都拿下了，不悔。

平常是一日两餐，一菜一汤。菜和汤一样，高丽菜就是高丽菜汤。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和明天一样！连续两、三个礼拜，菜和汤一个样，是常况！每个月月底，宰一条猪才得肉味！听说有一段时期，他们连续吃大头菜和大头菜汤两、三个月！因此学员常会自备辣椒。他们都可以自己找到蛋白质的来源，我曾看他们抓螺蛳，比拳头还大！

他们有好东西也会邀我吃，有一次用从家乡带出来的豌豆发芽后，炒当地的黄牛肉，人间美味不过如此！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屋外有一个声音：「打给！打给！」学员告诉我那是蜥蜴，第二天就听不到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等一下有人就会抓了吃，味道像鸡肉！

每天清晨陪刘医师跑步，我顺道捡一些奇石，远眺无污染的天空白云及一望无际的山峦。因为没水没电所以也没有光害，这边的星空月夜是无比的浩瀚美丽的。可惜我没能留下照片，就只有留在心底永远的怀念，和永不磨灭的印象！

萧鸿凯（右二）与宣教伙伴们



钟立文

得知佤邦，是在学生时代路加传道会寒暑假特会上。当时因为屏东基督教医院在一次的福音医疗行动代祷中提出佤邦，我才得知这既亲切又陌生的地方。这次结缘出自毕契的群组上，来自佤邦的呼声：「过来帮助我」。

在我大病初愈的工作适应期间，不自量力的答应，要过去看看这片祷告中蒙神眷佑的旧情故土。我是回应呼召来到此地，从事超音波操作与临床教学工作，共计约三周的时间。

初来乍到万宏安邦医院，没有太多的意外，与我多年曾服务过的西非比绍相差不多。真要直观的感受、比较，同样受柏林围墙倒塌、国际共产主义崩离所造就出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同样是生活在战斗气息浓烈的环境里，但是没有恐惧不安。另外就是西非服务的对象大多是穆斯林的平民百姓，万宏这里大多是信奉耶稣的佤邦乡亲。同样的还有这里的医疗服务华语相通，文字仍以英文相通。西非服务虽然还须通晓葡萄牙语，但是传福音却是良地好土。

虽然这次进入佤邦工作实属上帝的预备，对于我个人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访宣之旅。得知创启地区的宣教工作真是神开路人顺服，才能见证福音所结的果实。

离开这些地方有些时候了，对人与事的记忆不是很准确，但是上帝的恩惠慈爱仍然盘旋在深层的记忆中。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继续为福音的先锋者祷告，为神所结的果实祷告。时值华人庚子辛亥更替，以诗篇 127 篇送上：一、轻省的祝福，二、安息的祝福，三、儿女成群的祝福，四、两代合一的祝福，五、胜过仇敌的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钟立文（后排中）



蓝志坚

2018年12月，工作中接到朋友转来的电话，说有两位从缅甸山区来的友人要找我。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从前（约二十六年前，1994年），我参与佻邦宣教工作时，所训练出来的第一批医学生的其中两位，Hana及



昔日的佻邦学生，Hana及Pauly

Pauly，心里实在太意外也太高兴了。从来没想到她们今天竟然可以离开那交通不便、建设原始的缅甸山区。她们是因身体健康问题，得机会来台湾看病，也因此能顺道探访过去教导她们的老师们。因着过去在山区大家多日的朝夕相处，现在在台再次相见，其高兴的心情实在难以想像。

回想在二十六年前，当屏东基督教医院在董事会支持之下，医院里的一群基督徒医护及神职人员效法早年外国宣教士的脚踪，到偏远地区医疗宣教。我们的方式是计划在第一期（至少两年的时间），轮流派人前往缅甸山区的佻邦，训练一批只有学校或中学程度识字的年轻人看病。教学主要是藉着在课堂里，重点的医学授课，及在简陋病



选出来要学医的山区年轻人



唯一可作诊断工具的显微镜操作



在课堂教课



在病房床边学习

房中见习如何治疗病人。在训练过程中，他们没有见过X光机器，不知什么叫胸部X光，也没见过生化检验机器，不知道什么叫肝功能。他们所接触到的就是一台显微镜，一些染色剂可以测试出结核菌及疟疾原虫。如此两年的时间，我们土法炼钢，像带学徒一样，他们靠着自己的认真努力，竟然后来都成了第一批担当山区老百姓大部分医疗工作的主要干部，一直到今天。

2011年我再度前往授课的时候，距第一次已相隔十六年。山上除了房舍硬体有点改进外，已经没有外面来的老师了，他们只能自行再

训练出第二、三代的新人，当时他们都称呼我师公。他们的知识和装备仍然跟以前一样不足，有点像早年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但由于他们肯用心，所学的一些重要医疗基本工夫的确帮助了生病的人。对要求不高的偏远山区百姓来说，他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其成就相对的不亚于在文明发达地区的专业人员。他们在山区因困苦的环境，所培养出来的坚韧勇敢的个性，是我们在文明发达地区的人所缺少的。

他们过去曾是学生，现在分别成为山区各卫生单位的主管，负起当地的医疗工作。同时也都结婚生子，给当地带来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人仍然持守着当初我们传给他们的基督信仰，每主日在山区的教堂里，仍听得见他们用少数民族语所唱出来的美妙歌声。

而我现在还能常看到他们，在 2011 年要离开前的主日，在教堂前合照的相片里……何等怀念的佉邦！过去这短暂、阶段性在佉邦地区的工作，竟然能在他们身上产生如此长长的结果，真是意想不到啊。若不是有神的呼召和祂的爱，我们是做不到的。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师公与学生上课



昔日是学生，今日已是家长与主管



2011 年，离别前合影



主日聚会诗班唱出好听的诗歌



平日在教室也能听到好听诗歌

愿做的心

2020/12 ——

路加传道会透过屏基，负责佤邦宣教工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靠着屏基自己有限的人力，以及国内外医护人员短期支持，使佤邦医疗宣教的工作能继续下去。看到一些去了回来的兄弟姐妹在主里的改变，以及看到那边的学生们从完全不懂医疗，而渐渐会看一些病，且能帮助他们自己的同胞时，我们知道这样的工作是需要继续的。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宣教工作，单单靠屏基是不够的。虽然医院中不乏有负担要去的医护人员，但因为各种环境的原因而无法前往；虽然医院也有定额的宣教基金，但也有它的限度；虽然有国内、外的一些短期资源的人力，在屏基派不出人时帮上很大的忙，但却显得如此的不稳定。在此再次将这件进行中的佤邦医疗宣教工作的负担传递给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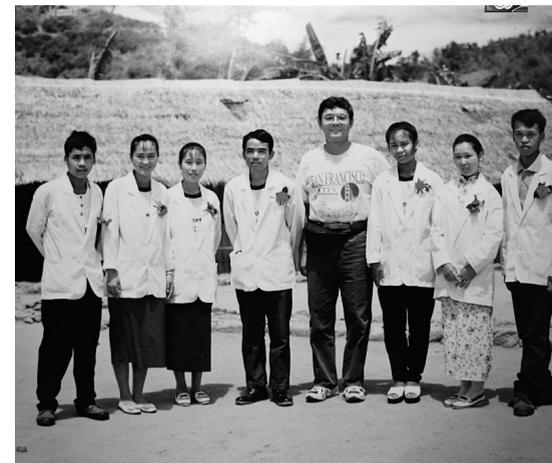
有一首很熟的诗歌：「凭祢意行，主！凭祢意行，因主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照主旨意，我在此等待，虔诚候主。」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诗歌作者有以下三点的体会：一、他体会到在我们里面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只不过是泥土。二、他体会到我们是常常凭己意而行事，所以在谦卑顺服的功课上需要真正的学习。三、他更体会到唯有真正像基督那样舍己的人，才是真正知足的人。而一个真正知足的人才能够从各样生活重担中挣扎出来。

盼望佤邦医疗宣教工作，能成为你我在宣教工作上受训练、受差遣的地方。我们虽然不能做很多，但从我们的主所领受的智慧及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是足够有余帮助那里的人。求主赐给我们每人一颗愿

做的心，用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专业的奉献事奉神，因为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曾有一位宣教士说了以下一句话：「一个人只传那行不通或自己也不去行的道理，他定规会失败。」不知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希望「服事主」这三个字不只是在我们的口头上——而是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事奉上，就是现在。

(左) 学长带学弟所产生的第三届医学毕业生 (右) 学徒式的第一届医学毕业生



魏爱梅

1995/11 ——

1995年的那个清晨，摸黑四点半起床，搭上一早的飞机，抵达清莱府才知道只是路途的开始。事隔二十多年仍然记忆犹新，背着行囊爬山涉水，气喘如牛，直到双腿无法再抬起之际，听到一声：「到了！」恍如回到自己的家，希望再也不要走回下山的路。当时恐怕也想不到，这上上下下成为日后甘甜难忘的路程。

初入佻邦

在安邦医院的第一个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名罹患疟疾的产妇。而我是年轻毫无经验的传道人，并没有见过太多死亡。破晓时分嗅着满床的血水腥味，带着昨日路程疲惫，陪伴这名没有哀叫、没有眼泪，产下双生死胎的母亲。我们找到装放药品的纸箱当作宝宝的棺材，顶着烈日领着学生抬着纸箱棺材，爬上对面山头。我们唱诗祷告后埋葬他们，这是我在安邦医院第一天的首次任务。

接下来的日子因为战争还未平息，每天都有几批大量伤兵送来。医护人员很是辛苦，穿梭在学生和病房间。我找到兴邦学校来住院快痊愈的学生做翻译，开始在病房一床一床传福音。疟疾仍是大肆横行，

医院人满为患，病房内伤兵和患者姓名多数重叠、年龄不详。之后我们只好用床号来代替案主，每晚医护人员会报告疗况；而院牧同工分享灵性状态后，团队便同心合意为患者祷告。

勇哉佻族

一名来不及将手中手榴弹掷出的童兵，好像只有八岁，又好像有十二岁。他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冲锋陷阵。住院期间他学会祷告唱诗歌，他很聪明，记得不少圣经故事。有一天他腼腆的对我说：「老师，你的右手也不能用了吗？」其实我的右手能用但不灵活，因为我是左撇子。他希望他的左手替代右手，能早日返回部队。还有一名在阵地食物中毒送来的老兵，医护人员察看 he 口中吐出的生肉后连声责备他。隔天我问他，卫教时不是一再警诫禁食生肉吗？他告诉我长官犒赏一头牛，因为单位攻占一处敌方阵地，他是被任命宰牛。在部队好几年没能吃上一口肉，所以宰杀牛后于烹调前便先行偷吃。我听闻后是既无奈又无语，心头涌上一股辛酸。

想到就在邻近他两床的另一童兵，昨日深夜恶梦惊醒大声哀号。原以为他是枪伤疼痛，安抚并注射止痛药物后，我离开病房回到宿舍却久久无法合眼。佻族的孩子忍受疼痛程度极高，有几次因为边界关卡刁难，麻醉药品无法运送到来。在药品过期或没有药品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依旧执行取弹片手术，术中很少听见伤兵哭声，顶多呻吟几声。我心中早认定佻族勇敢而耐痛力强。隔日我藏了一颗鸡蛋带去给他，我问他作了什么梦要哭？他怯怯的回答说：「老师，我很害怕，因为我突然忘记我妈妈的脸……」应该还在父母怀抱中的年龄，却因

局势赴战场保家卫国，并想着战争胜利后返乡与父母团圆，最怕的恐怕是忘了回家的路，忘了家人的脸孔。这是我初次上山第十天，在学生面前流下第一次眼泪。不多久后我们开始在童兵营里教主日学，现在安邦医院就有员工是当年在童兵营中信主并习医。

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因逢战乱，恶性疟疾的控制不甚理想。从阵地送来的，除了伤兵，还有不少恶性疟官兵患者。医院伙食除了冬瓜，还是冬瓜；温饱不难却营养失调，对于严重贫血的恶性疟患者，来自台湾的我们皆是卷起袖口贡献自己的血。学生要我劝阻王大爹，这一周他已经第二次输血，因为一名患者是兴邦三年级的学生。果然还没能来得及吃中餐，一样旁边没有亲人、没有人为他流泪，他就离世了。滚上毛毯、抬放上简陋的竹片担架，我们送他上对面山头安息。回程途中学生忍不住叹道：「王老师的血白白浪费掉了！」

当晚我从熟睡中醒来，不是因为频频传来的轰然巨响枪炮声，乃是想到主耶稣的宝血，心里有些波动。早上天一亮我要带领学生晨更，钻出毛毯，爬出蚊帐，点燃蜡烛，提上笔，我写下「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想到主的爱，至少让我能暂时搁下无奈，停止叹息，带着信心和盼望继续服事。

然而即便受到安慰不在丧志中停留，束手无策的窘况却时有发生。特别每月呈报伤亡和转院诊治人数时，都让我陷入莫名的恐惧和焦躁，好像总是被提醒那是宝贵的灵魂。其实我在佤邦的第一个主日在 361，那天是王师母分享。她谈到基督徒的苦难，其中就提到我们本来就无

法做任何事情，一切都是主做成的。随着时间我开始学习忧急而不慌乱，更多是交托。几年之后我们开始安邦医院自己的主日，让无法外出的患者和伤兵可以一起敬拜。

帮助人活着

上山第二周后，我好像已经适应血腥和酒精融合的气味。有子弹伤到肝脏吐血的，有颊骨粉碎看不到面孔的，有拉雷伤及千疮百孔的，也有地雷炸伤脚底开花的。有些人还来得及认识他们，有些却不能。那天妇产科医师阮哥才下山，交接的医师没能及时上山，一名产妇在手术台上。当地医官阿杨哥（他不识字，是赤脚医师，能执行手术取表皮弹片）要我为他读几页有关剖腹生产的书，也就是我怎么念，他就照着做。我当然没有这个胆量，后来产妇死在手术台上。

过程中我很纠结，学生在处理善后，阿杨哥认为我是自责又悲伤，所以安慰我说：「不用难过！佤邦只有两种人，不是活人就是死人。」这让我想到学生开始学习开刀，个个觉得轻而易举，比起理解医学理论更为容易，大体解剖课程也似乎驾轻就熟。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因为他们认为这和杀猪宰牛没有太大的差别。儿科医师卓爸笑着说，身体打开了，是活是死，再缝合是有很大差别的。和学生生活，在简单的日子中添增不少趣事。生和死在佤邦确实是一线间，但不认识神的沉沦和享有救恩的升华是天差地别。很感恩我们能帮助人活着，而且因着耶稣活得有价值有盼望。

意想不到的回馈

三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不是每个传福音的地方都能受到好的对待。来到佤邦是被善待的，官方派给我们两名传令兵服侍我们。除了适应生活、工作，还有不少时间可以数星星。由于我才受少数民族语文音标短期训练，当医护人员教学专业时，我便开始教学生中文，也自学佤文。阮哥、玉玲姐（护理部主任）和我三人一起下山延签，一路上我们畅谈着回来的计划，我们因着佤邦服事成为主里很好的朋友。

这是我初次进入佤邦的回顾。那时候学生的中文有限，记得他们总是依依不舍的说：「老师，快快去快快来！」我是强忍住离别的泪水，因为想到同工们都是来来去去，一年下来学生究竟要经历多少回道别？终究我没有回头看，学生后来告诉我，他们站在高处看着我下山，久久不肯离开。那时候通讯困难，能不能再见面都是未知，不过我心里已经祷告，立下要再回来的心愿。

佤邦的服事影响很多像我一样平凡迷惘的人，虽然我们确实都是去帮助他们，但却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回馈。过去我像是学生的父母，陪伴他们、教导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筹办毕业典礼、婚礼，甚至亲友丧礼。事隔二十多年后，现在我们彼此倒像朋友、亲人，他们的下一代孩子还有我还在照顾的。想到这些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在屏基有很美好的团队，佤邦的服事经历帮助我在宣教的路上继续前行。

魏爱梅（右）



佤邦杂记一二事

JERRY CHEN

我们的耶稣基督活着，祂从不改变，祂永远活着。

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祂活着。

哈 雷哈雷哈雷路 亚，哈 雷路亚 哈雷路亚。

哈 雷哈雷哈雷路 亚，哈 雷路亚。

这是一首拉胡族的诗歌；圣经希伯来书 13 章 8 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记得当年屏基需有医检师到佤邦训练医学生，检验科因此派我至佤邦。虽是到缅甸佤邦，飞机却是降至泰国曼谷转清莱。飞机降落前从机上看到因雨季淹水的曼谷市区，一路上看不懂的泰国文字增添了我心中的不安。到了边界，迎接我们的是一路的泥泞；走了数个小时，终于在晚上七点左右到达目的地。这是第一日。

对于检验的教学，医检界习惯应有标准作业手册（SOP），以维持操作及检验结果的一致性，及各方面的品质。所以我最简洁的方式：先用中文说出、写出，再用佤文及拉胡（或缅文）写出。但遇到数学平均的部分，有时需要暂时以木薯叶充当教具，进行基础数学教育。观念清楚后再进行检验教学，这是当时的状况。

当地打摆子常见，这是由疟原虫寄生在人体血液内所引起的传染病。依疟原虫区分有间日疟、恶性疟、三日及卵形疟四种。学生学习血液抹片的制作，区别判断疟原虫各型各阶段。并且利用血球计算盘来计算白血球的数量，也藉由血液抹片进行白血球的分类。这些是佤邦检验的开始。

佤邦现在的发展及医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有限的资源下，若不是出于上帝的感动及带领，无法成就，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PART 2

短宣队：爱的接力赛

台北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小组、林森南路礼拜堂、美国加州罗兰岗礼拜堂、美国加州灵粮堂、台湾牙医团队等短宣队都曾应佤邦当地需要，组队短期帮助，后来因边境情势复杂、危险，短宣队喊停，但对曾经参与短宣的人来说，佤邦之行对其人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佻邦医疗宣教脚踪

李斌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 4:23）

医疗宣教是达成全人医治的重要策略。新约圣经福音书当中记载不少耶稣的医疗与宣教事迹。因此医疗宣教可以代表神的爱与拯救，我深深觉得医疗宣教在传福音上，可以达到更好的果效，因为解决了病人的痛苦，更可以贴近病人。在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鼓励了我们，神更把跟随祂脚踪行的种子放在我心里。

三十年前移民来美国，神奇妙的恩典，让我经历一关又一关的考试，取得了牙医师执照，因此立下心愿，盼能藉着我的专业来做医疗宣教，回应神的恩典与爱。

那一年季雄从佻邦来到教会分享他的事工，我很受感动，希望也能去那里帮助没有任何医疗的贫困百姓，因此请季雄在他办的学校里（山区唯一的学校），挑选几位年纪稍长的孩子，让我来训练他们成为牙医。因为当地没有水电，所以第一步是教他们拔牙及用工具去除



指导学生拔牙（作者为后立穿白衣者）

牙结石。我花了数月时间来编写教材讲义，用他们浅显易懂的文字，又绘图来帮助解释牙齿的构造、血管分布、神经分布种种之外，还要了解大出血，溃烂、肿胀……如何处理，预备好齐全的诊治器材等。我曾与这里的牙医朋友谈到，将用两星期的时间教会孩子拔牙，他们都嘲笑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知道不是倚靠自己的才能，乃是倚靠神方能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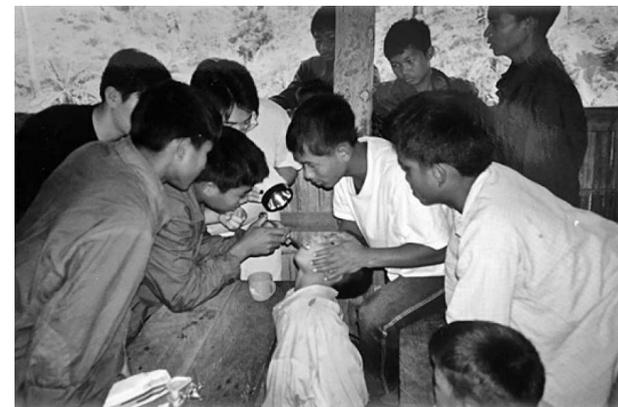
进入了佻邦，季雄才告诉我，孩子们上午学习课程不能缺课，只有下午劳动时间才能拨给我，本来两星期已经很紧迫了，现在又减缩了一半，只有恳切祷告求神施恩怜悯。

就在仅剩的最后一天，我走出去屋外，放手让孩子全权处理拔牙，感谢主，每位病人都处理得很好，连三个根的大牙都拔出来，在那里牙科病人只能躺在桌子上，要一人协助扶着撑住病人的头颈，再一人

拿手电筒照明。山上医疗环境和条件简陋恶劣，学生的教育程度也不高，他们竟然有好的表现，真是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怜悯及大能。荣耀归于神！第二天我放心的下山了。

有一年两个念牙科的儿子也参与了医疗宣教，与我们同行，每次都是满怀不舍的离开。那些年间，我前后与我的妻子慕珊前往佤邦服事六次，每次都有新学员加入学习，也提升了他们的技术：从脚踏式的磨牙机，进展到使用发电机的帮助；而使用高速磨牙机器，也从手工去除牙结石，进而使用超音波洗牙机；现在可以从事补牙、根管治疗、拔牙、洗牙。当时有一批年轻人从中缅边界移民来到安邦医院，正好让我教导他们牙科工作，他们认真学习得很有成效，目前都还在佤邦禾场上。林雪卿宣教士在佤邦多年，经历了传福音的艰难，后来就带张建中、李光华（第一批学生），一起进入村寨传福音，因着牙科的服务，百姓的心房打开，给了传福音很大的助力。如今光华派驻农场，除了工作也继续牙医服务，这实在是神自己成就的工作。

光阴似箭，转眼十多年了，这几年有机会接待宣教士魏爱梅时，频频接获佳讯。她常去佤邦医院探望他们，去坚固他们的信心，虽是辛苦，但灵里非常喜乐，二十年不曾间断，让安邦医院坚守传福音使命。当年的学生目前都分配在四所医院，万宏本院两位牙医师，特别是王胜，当年学习并不突出，中文的沟通能力不足，但神的拣选智慧，超乎我们预期，如今已成为医院的牙医和院牧助理。其他的学生也都分配在不同的医院，如孟干分院、回窝分院、214医院及部队里。有一位回到中缅边界上，开设牙科诊所行医，在岗位上藉着当年所接受并持守的信仰，除了治疗牙疾，还每每向就医的百姓传福音，用祷告



学生实作

安抚病患的疼痛及恐惧。看见学生发挥所学致力服务百姓，甚至在医疗工作上见证神，灵里真是感到满足喜乐。是神的爱，给了我机会去从事训练牙科的工作。

当年的学生还能训练出第二代的牙医生，传承安邦医院医疗传道的使命！很高兴知道因着医疗宣教，百姓改善了他们基本生存和生活的品质，看见神赐福使他们痊愈，我也真正体认到传福音使人得到救恩的甘甜。

李慧敏（鱼池礼拜堂）

2021/01

记得那年秋天，石牌礼拜堂四位美丽的姐妹组成一个福音队出发前往泰缅，这四位都是医护专业，其中赵婷是医生，黄佩玲与周智娟为护理专业，邵洁则是药学硕士毕业后做专业研究将近十年，之后才被呼召做传道人。那一年，我与邵洁共同寻求往台湾的偏乡地区拓荒宣教，这个福音队是邵洁个人在寻求过程中的前奏，我则是这次福音行动的代祷者，所以在二十七年以后，还能够清楚记得这个团队里每一个人，因为曾经在后方天天为她们祷告，学习去经历「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那样的年代，电脑尚不普及，没有手机，没有 LINE 或者推特等任何方便的联络管道，只能凭着电话；但是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一点也不缺少彼此代祷、互相扶持的力量。经过这么多年，某一天无意中在箱子里找出一些陈旧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笑容灿烂，但其中的邵洁已经安息在天家；人的生命十分有限，然而神的爱与福音的传承不会停止，更不会消失。

邵洁非常尊崇王季雄与王敏雯宣教士夫妇，以他们在泰缅的事奉为榜样；我们这一代前前后后的校园团契学生们或教会青年人们，没

有人不曾听说过这对宣教士夫妇的传奇故事；能够亲临那地，亲炙他们的言行身教，总是令无法前往的大为羡慕。无论短宣或者长宣，至终我们要一起来注目、颂赞神自己！感谢神，因祂本为善，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次遇见王季雄宣教士夫妇，谈及他们宣教的故事，我何等有幸曾经有过这么一小段的参与；仅就着稀薄的印象捡拾一些记忆中的宝贝，这些照片已经有点模糊，然而在参与宣教士在当地向人们分享神的爱，那股温暖炽烈的情似乎丝毫不变。

- 邵洁说她们进入山区时遇到大雨，山路泥泞难行，她双脚发软无力，后来是当地两位弟兄搀扶着她往前走，终于上了山，这令她感到很不好意思。
- 这个福音队好像不只有她们四位，还有其他肢体，但我不认识。
- 她们在山上的服事有很多项：有医疗问诊，有跟小朋友们讲故事，甚至也有歌舞表演，十分丰富精采。
- 邵洁说天天的饭食都是竹笋辣椒配饭，最后两天杀猪了才有肉吃。
- 生活很克难，但是在这个地方，若逢天晴，夜晚可以看到满天星星，是城市里不容易看到的。每天晚上会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都给」，第一次听见吓一大跳，后来知道这是一种爬虫，类蜥蜴；邵洁到最后一天才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她说「都给」也是会疲倦的，会越叫越慢，从「都给、都给……」渐渐变成「都～给～，都～给～」，到最后变成「都～～给～～」，就知道该睡觉了，都给要就寝安眠了。

- 这四位姐妹因着福音队而凝聚起一种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情感，多年难忘。

1994年的秋天，曾经有一支美丽的队伍进入泰缅，留下佳美的脚踪。那年从泰缅回台湾以后，邵洁更加坚定要往台湾乡村之地拓荒宣教，我也同感一灵结伴前行，于是我们到了鱼池，迄今。

需要帮助的地方

卓允中

1996/3 ——

今年2月11日一大早，我以紧张的心情，和爸爸一起坐飞机飞往泰国的清莱。以后到边境走过了一大段的竹林，才到佤邦。

到了佤邦，我看到他们住的房子，墙壁是用一片片的竹子架成的，屋顶则铺满厚厚的茅草。因为房子的墙是竹子做的，晚上的时候风吹进来很冷。他们穿的衣服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都很整齐。学生们除了礼拜六和礼拜日不用读书以外，其他时间都需要读书。那里的人要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我们比他们好多了，想要吃肉就有肉吃。因为粮食缺乏，人要吃饱都有问题，怎么养动物呢？他们用河水洗澡，也用竹子从瀑布接水到洗澡的地方洗澡。虽然我没洗过，但是我知道一定很冷。

一个礼拜终于过去，我也该回台湾了。我和他们依依不舍的告别之后，和瑞慧阿姨再一次越过那片竹林回到清莱，最后我们坐上飞机回台湾。

经过这一次旅行，我希望我也能帮助一些贫苦地方的人。我想送些衣服、食物给他们，反正助人为快乐之本嘛！不过妈妈告诉我，帮助他们最好的方法是：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才能帮助他们有能

力自己供应自己，这样他们才能永远不会缺乏。

（本文作者是卓德松医师的儿子，现年九岁，于1996年2月11日随父亲到佤邦作医疗短宣，2月20日先提早回来）



惟有福音

施仁诚

1994/2 ——

我第一次来到佤邦兴邦学校，才知道这里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因着战争被迫从北佤到此地的。从交谈之中更了解，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想法，只因他们都是属于军队的一份子，他们是被送来兴邦学校接受教育，将来还需要服务佤邦。在这些幼小的学生心中，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历史的责任，惟有福音能够释放他们，为他们的生命带来生存的盼望。



施仁诚（中）骑在牛背上

胡路得

想到 1996 年第一次与屏东基督教医院的短宣队同工们，经过翻山越岭、许多的颠簸，终于到了佉邦，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几年，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这个地无三里平，到处都是刀耕火种的地方，我们到了安邦医院，当看到这里的学生们，在各样物资、师资上的缺乏，也看到来自各方的老师、同工们，大家都无私、乐意奉献上自己的时间、金钱、智慧给这里时，便激发起我的热心，想尽量将所会的专业知识都教给他们，也希望能为他们尽一点心力，就像上帝无求回报的爱我们一样。

河边洗澡

大约午后，要去洗澡可是难题了，由学生引导我们，学用沙龙裹着到河边去洗澡，这可是我生平的第一次体验了。上游有牛洗澡，下游我们洗黄泥水，还有蚂蝗，还好有学生在旁边帮忙如何避开。为了这些孩子们的需要，虽然在这些适应上需要调适，但是对我这个受过严格生活训练的护理专业人员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而这些不容易，却在我心里让我终身难忘，也体会到这里人们的生活不易，我们的生活是何等幸福啊！

信仰的生命

因着佉邦的短宣，到那里后才看到许多的需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看到宣教士们的摆上，更激励我须努力的装备自己，为主做工要趁着年轻赶快去做。第一次经历到为病人的生命垂危跪在地上祷告，我竟会为病人痛哭流涕，藉着祷告神医治他，这是非常珍贵的经历。也看到宣教士们不辞劳苦，放弃汽车、洋房、产业及城市中舒适安逸的生活，为了这些孩子们的需要来到这里，献上所有的时间、金钱、智慧，让我真实的体会到了「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是宣教士的榜样。也看到神在这地所行的许多神迹、奇事，耶稣真爱佉邦的人们。

难忘的经验

无电的开刀房，没有生命的新生儿……难忘的经验实在太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母亲历经千辛万苦，病房中在无电的情况下，用我的新手电筒代替开刀房的探照灯，折腾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新生儿，但是孩子却没有呼吸，我们找不到任何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无法存活，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们相信生命气息是上帝赐给的，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另一件令我感动的是，看到一位有信心的母亲，孩子因为疟疾而出血不止，连泥土地都吸不了，孩子的母亲却说：「相信主会救他！」这是何等大的信心！正是这样的信心，神以奇迹的方式拯救了这孩子。当时我及医生完全束手无策，只能为孩子跪地流泪祈祷。此时听闻刚从哥斯大黎加才到达山上的王妈妈精通中医针灸，王季雄老师派人传

了一封信来，我们便按照王妈妈信上说的做，没想到用尽了医院所有的药物都止不住的血，却仅用几根缝衣线在病患手指上绕几圈就止住了，我们亲身经历了神的奇妙大能、及时的救援，神是爱祂的孩子的。

更让我无法忘怀的，是看到一位经医生评估无生命迹象，要大伙们准备埋葬他的竹片，卧床许久全身瘫痪的孩子，却能够奇迹般的由瘫痪变成后来的他，能拿着大桶大桶的水去浇菜，并且一直告诉我以后他要结婚生子。这个孩子名叫艾孟，在荒山野岭没有任何复健器材的环境中，要利用各种方式，就地取材的来帮助这孩子，训练他的手脚四肢，帮助他恢复功能。这个孩子努力的要训练自己开罐子，从想吃肉松到能够做旋转动作，到用两块石头当作重量训练腿部、脚部功能，到可以用拐杖出房门，直到能完全自己行走、做农事。这个孩子努力复建直到恢复健康，每年过去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时，真是非常欣慰。

在物资缺乏的地方，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生命的价值也变成微不足道，看着大风大雨中的孩子，若是要下山就医，可能要花许多的路费，看着许多脑膜炎的孩子、肺结核的病人，他们需要被隔离在河的那一边……还有，在前线被地雷炸伤的病人，需要把粉碎的骨头剪掉，可是却没有麻药，难以想像，在这样疼痛的状态之下要进行手术，这是在城市里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

还有更神奇的事情，有一位小兵的脑袋在太阳穴附近被子弹穿透到脑的另外一边出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的，他们只好把病患放在病房的走道中间，躺在担架上，每天天亮后就用担架把他

抬出去，放在病房门口的广场上，从很冷约只有6度左右的温度，到近中午约三十几度的温度，这孩子几天之后居然会说话了，且要求抽香烟，真是太神奇了，这是神迹啊！上帝真是爱他们啊！

在教学上课的时候，讲一段课程的内容要透过两三种语言翻译后，才能讲下一句话，所以很容易忘记下一句要讲什么。这些外来的老师们想要去教导孩子们，不管我们的心理学或者我所学的精神科护理都不容易。五年间我去过山上五次，在那里我只看到过一位精神科的病人，病人来医院的时候却是被荷枪实弹的邻居们押到医院来的，他们认为这个人鬼怪附身，所以要用刀兵才能保护大家，免受病人的伤害，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环境中也是无法想像的。

在这里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看到孩子们的单纯，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要就地取材做燃料，男女孩子们无论冬夏，每周一次需翻山越岭，去砍柴，搬运回来做燃料，每一块不算大的木头，我们都扛不起来。看着孩子们一个季节都只吃冬瓜汤一道菜，所谓的冬瓜汤，就是一个大小如脸盆的锅，里面是几片冬瓜，学生会去跟老师要剩下的白饭来拌盐充饥，一天只吃两顿饭。天气很冷时，晚上回家或值班时，抱着那唯一的一条毛毯，烤火取暖，白天有时会热到35、36度，这里真是一年四季在一天。

因为每年我只有三十天的假期，从我四十岁到四十五岁间，神为我开了这福音的门，让我有机会能够去向那地的人们传福音，一年年看着他们的进步，从我们点着蜡烛上课看书，后来有油灯，再看到他们有发电机点灯，能看录影带，这个时候孩子们的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王季雄老师提醒我们说到有关灵魂的得救，他提到「我们要趁

着文明没有进入前，先把福音传给他们，不然以后就困难了。」看到他们起初每人就只有一套衣服，孩子脱下衣服到河里洗澡，把衣服晾在石头上干了又再穿上，所以老师们上山时所带的衣物，下山时大多留下给他们了。

一条围巾

佤邦的温度一年四季在一天，我准备的衣物没想到是不够的，因为干燥时，不觉得很冷，可是真的很冷，我整个背一直痛的时候，连个热水袋都没有的地方，大家想尽了方法，用玻璃瓶装热水给我热敷。但是不能改善，直到有一天到兴邦学校去时，王师母说她那有一条宣教士给她的大披肩，让我披披看，没想到却是我的良方，立刻止住了我的背痛，直到我下山才把披肩还给师母。在这样子彼此相爱的大家庭中，看到王老师及师母对学生的付出，对于我们这些短宣队的老师们的照顾，真是终身难忘。主的爱在他们身上真实的活出来，使我们学习了真正的彼此相爱、与舍己的生命榜样。

回想这段生命历程是最宝贵的回忆，也看到神爱世人、爱那地的每一个灵魂，希望人人得救，祝福那地！

半个地球外的服事与成长

姚鼎

缘起

1992年，宣教士王季雄夫妇到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分享泰缅边境佤族的事工，当时在大学一年级的黄玉玮姐妹（玮玮）就向我表示心中有感动去做短宣老师服事他们，这是我们教会参与佤邦事工的开始。到了1993年初，我问黄姐妹是否心中仍有感动，确定神在她心中的感动带领以后，我们就向教会同工与众弟兄姐妹提出，开始作让黄姐妹前往参与短宣的准备。

玮玮决定停学一学期，年底前她打预防针，申请签证，我们筹集经费。因为是一个远方而且比较危险的地区，我向她父母表示，我会代表教会与她一同前往，心想也藉此实地了解、拍摄、作记录，回来向教会报告与推动后续的参与。黄姐妹还是学生，没有经济能力，教会执事会通过支持她所有费用的一半，另向佤邦基金（王季雄筹募）申请一半费用，至于我这个「保镖」，教会也很暖心的给我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1993年12月，我们就带着众人的支持与祷告踏上旅程。

前往

带着大家捐赠的许多衣物、文具，从美国东岸飞到西岸，再飞到

泰国曼谷，过海关，再转机飞到清莱机场，大概花了三十多个小时。出了机场，等到所有旅客与接机的人群全都散了，只剩我跟玮玮两个人，没看到来接我们的人，跟机场的人语言又不通。在一片沉寂的机场里，看到门口有一位穿绿军服的军官，他居然懂英文，告诉我们怎样用机场的电话。我用行前购买的国际电话服务，居然成功的打回了美国，拿到了泰北伯特利神学院的电话。打去以后，他们骑机车到永泰村告诉宣教士王季雄老师，派了一辆车。在机场几个小时以后，永泰村来的车出现了，我们的心才定了下来。据说这是一部用来载猪的车，我们两人互为猪队友，开心的进了永泰，终于见到了王老师与王师母。原来是以往去清莱接短宣队都是下午到达的飞机，没想到我们的班机是上午到达，一场小紧张。

战争

见了面第一件听到的事，就是战争在前一个星期爆发了，缅甸政府出动了军队过了萨尔温江攻打毒梟的军队。王老师在往缅甸边界的路上说：「边界封了，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过。」到了边界，几位泰国军人扛着枪，把我们的车前前后后打量了清楚，王老师跟他们谈了一回儿，上了车，说「可以过！」。过了边界，在颠簸的山路上，王老师说了一句：「现在缅甸那边战争开始了，泰国军队全守在边界上，两个星期以后，姚鼎要下山回去，这边界不知道过不过得了？」我才第一次意会到危险与不安，想到在美国的妻儿，心想我要是有什么事，教会——神的家会照顾我的妻儿的。可能想太多了，但这可是我第一次跟战争这么近，又在一个好像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一过了边界进

入佤邦，好像整个文明世界一下子消失断绝了，边界那边的永泰村和缅甸这边的荒山野岭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

学校

车子一进兴邦学校，一大群可爱的孩子跑来帮忙拿行李，王师母对孩子们说：「你们看神多爱你们啊，从美国这么远的地方给你们找老师来！」我心里突然觉察到，我们是神为祂所爱的地方、所爱的人，祂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因着玮玮的感动与行动，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感动与支持，我们能够成行，都是神在个人心中运行，要成就祂的心意，为祂所爱的人、所爱的地方。虽然这是一个似乎被世界所遗忘的地方、世界不知道的人群，但神没有忘记，神看见，神爱。

军队与村子

第二天王老师带我们上了一个山头，到了一个军事阵地，在那里过了一夜，次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聚会。清晨起来，美丽的山峦映入眼帘，只见附近的几个山头都是光秃秃的军事阵地，有些是这方的，有些是敌方的，这里就是战场前线了。据说前一年有个短宣队到这里办布道晚会，黑夜里打亮了气灯，就遭到敌军的炮击。清晨部队集合，有唱歌，有祷告，有讲道，还有几位别族的青年带了吉他来献唱诗歌，看到每个军人合着双手祈祷，真切体会到在这战争荒野中有着从天上来的美好片刻和对上帝的依靠与敬畏。我们也去了几个村子，参加了几次村子教会的聚会。村子里的教会都是村民用竹子墙与茅草屋顶盖的，跟村民的住屋是一样材料与方法。村子每几年会迁移，这种教堂

容易盖又使用当地材料，最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需要依赖外来的资源。福音使用本地语言（有佉族话、拉胡话），教堂也用本地材料。我们的聚会因为讲一句要翻三个语言，讲道比较短，翻译时间比较长！

出发前我花钱买了一支当时很贵的八厘米卡带式摄影机，加上相机，有机会我就尽量拍摄学校、村子的情形，希望能回去鼓励更多人到这里来。

病了

最后两天，我准备离开，玮玮病倒了。看她发烧躺着，而护送她来的我必须走了。她刚刚才来，一切还陌生，但我不能看着她健康快乐的挥手告别，只能把她交托给天父。她后来说，当时她心里想「姚哥你好狠啊，就这样把我丢下来！」我走了以后，玮玮恢复健康，快乐的在兴邦学校服事了两个多月。往后的七年，她与亚特兰大的青年们陆续再回到这个神所爱、神召唤的一小片土地，事奉我们最小的弟兄姐妹，在事奉中成长、茁壮。看到需要与事奉的机会，神呼唤我们走上去，就算只是一小段时间，一个极小的环节，我们是走在神的计划中，祂掌握全局，祂带领每一个祂所召唤的孩子，祂有极美的旨意要成就。

半个地球外

回到美国，在教会中、各个团契与小组里，我们介绍、分享，神也继续呼召，在 1993 到 1997 年战争的几年中，加上战争后移民开荒的几年，这个远在半地球外的地方，成为全教会所关注、祷告、奉

献与支持的焦点。我的一位好友阮卓男弟兄问我有什么需要，我跟他说明需要青年们的旅费，他叫我写一篇英文版的佉邦介绍，找了他的老板，老板说：「你出多少，公司就出多少！」我们一下子有了两万美元的经费。我们的青年用他们的暑假，甚至停学半年，去到那个神所爱、神召唤的地方，事奉、成长。每一个参与前往的队员，需要去至少两个月，需要打防疫针，他们自己与他们的父母都需要签署同意书。牧师的二女儿凯萍、小女儿凯婷都去了。凯萍在兴邦有一年头部受了枪伤，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刘章田医师正好那天到达，给她立即做了最细微的手术。我们在远方，把我们的儿女交付神全能的手，为他们祝福，我们学习信靠，也因此能参与。

亚特兰大教会参与佉邦事工从 1993 年底到 2000 年。宣教的机会会有开门，也有关门。宣教平台有的我们能做能参与，有的不能。当神赐下机会，神开门，我们能做，就不要犹豫，不要等，明年如何我们并不晓得，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晓得。愿我们聆听、行动、依靠、勇敢。



姚鼎（二排左一）
与兴邦学校的同工

俞黄碧茹（俞妈）

2021年2月9日，藉着农历春节来到花莲，一方面想给自己一段安静亲近神的时间，同时答应王哥写1993年佺邦之行回忆。刚开始想要写佺邦回忆，坐在电脑面前眼泪莫名其妙就掉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就起来做别的事，几天都是如此。有一天手机LINE上，看到王哥王姐（王季雄王敏雯佺邦宣教士）每天亲切关爱的祝福，突然明白了，佺邦之行认识这一对宣教士，他们的单纯、真实、爱神、爱人，患难危险中，持守在主的同在里不动摇，这种精神、这样的生命一直在感动影响着我，我竟浑然不觉，顿时想到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神让你能走得动……」

佺邦之行的起因，是1992年王季雄王敏雯宣教士来到我和我先生聚会的美国惠提尔教会，惠提尔教会是支持「佺宣」教会之一，每周祷告聚会一定为佺邦宣教士提名代祷，对季雄敏雯夫妻的名字非常熟悉，也知道他们从开拓十年的泰北永泰去到更深的泰缅边境（缅甸）的佺邦，但是这次却是第一次见到宣教士本人，没想到宣教士这么年轻，带着清纯的笑容，亲切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这和我读的很多宣教



俞黄碧茹夫妇（左一二）与丁玉花
摄于永泰礼拜堂前

士的传记好像不一样。儿子们称呼他们王哥王姐，他们那时大概四十岁左右，我先生六十六岁，他们称呼我们俞伯俞妈，王哥和俞伯聊得投机，两个人都喜欢打乒乓球，于是相约到我家打乒乓球，打打聊聊天谈到他们哪天要回去佺邦。王哥说：「俞伯，什么时候到佺邦来看看我们？」俞伯说：「如果神让我老了还走得动，我就去。」我知道说这话表明他不想去，我心里觉得应该实说，已经不小了还要多老！然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思想。

第二年，1993年3月，我先生心脏病发作，开刀做四条血管绕道手术，手术出来后发现继续流血，第二次开刀才得完成，几个月的恢复期，按照医生的要求，我每天陪他走多路。感谢主，连医生都称赞他恢复很快，我就提醒他，别忘了「神让你能走得动去佺邦」的话要实现，他立刻同意。丁玉花姐妹一听我们要去佺邦，她立刻也表示要一起去。于是询问教会苏姐（苏桂魄姐妹）如何去，才知道要打几种预防针，同时得到消息12月有一组Torrance灵粮堂的短宣队要去佺邦，我们三个都没有宣教经验，也不知道短宣去要做什么，反正去就对了，就和他们一起去了。

精彩佻邦行

佻邦之行经过真的不简单，我们三人于 1993/12/22 -1:20PM, LA 飞台北，7:50PM 到，夜宿国境旅馆。1993/12/23- 9:00AM, 台北飞香港，10:30AM 到。11:45AM 香港飞曼谷，3:30PM 曼谷转泰国班机飞清莱，到达清莱 4:55PM, 王季雄宣教士带陈元泰开两辆小卡车来接我们（短宣队一共 16 人），每人两件大行李，装的是有人奉献的学生运动服，行李装上车就已经满了，年纪大的坐前面，我们这一车年纪大的俞伯、和我坐在前面司机旁边，其他人就坐在行李上面，不知道开了多少时间，中间停下来吃个饭，再上车一路往山上开，两旁看不到有房子，到达山上的永泰礼拜堂已经很晚了，心想总算到了。王哥说在这里睡一晚，明天要很早起来，晨祷完了就要上山，护照放在身上随时备用，有人问你们来做什么，就说王老师邀我们来的。原来这里的山还不够高，而且还要出关；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第二天 24 日天还没亮，就在礼拜堂唱诗晨祷，晨祷结束之后就出发。这回车子开上去和昨天的路完全不一样，昨天那一段路是泰国政府才修好的，今天则是黄土路，雨季过后路面坑坑洞洞路又陡，车子要有相当的速度才不会被卡住，车子是跳着上了坡，又跳着下坡，就这样跳上跳下，好像坐云霄飞车，而且路的两边，这边是山、另一边是悬崖，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感谢主，我们心里都有平安。中间经过两个关卡，跟机场过关不一样，这里是军人武装部队守关，背着枪站在路边看着，车子必须停下来。我们都不敢出声，王老师已经关照过，他们只是检查行李及核对人数，第一关是出泰国，第二关进缅甸，之后就是佻邦南部军区。到达佻邦兴邦学校下了车，坐在行李上



美国加州灵粮堂短宣队



的弟兄姐妹们虽然用围巾包头，还是灰头土脸的，赶紧换了衣服梳洗一下，与等着我们的学生老师们一起吃早餐。学校一天只有早晚两餐，我们来晚了，他们一定很饿了。第一次在这样的饭厅吃饭，饭后随着王师母分配住处。第一次住在竹篱笆墙、茅草屋顶的房子，里面可以看到外面，里面亮外面看得见里面（这里住的都一样）。

实际体验宣教士的生活，兴邦学校位置好像一个山谷，站在入口才能看到斜坡下去一大片平地，入口下去最近最高的就是大饭厅，再下去左边房子是宣教士王哥王姐住的地方，再下去有空地，后面一排



丁玉花（左一）

一排教师及学生宿舍，当时已有 400 名学生（后来学生达到 1,000 名），俞伯和我分配在最后面的 40 个女生住的宿舍，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不

让老年人住近一点？为什么女生要住在最后头？从那边走到饭厅都是斜坡，要走五到十分钟，原来是为了女学生的安全及便于管理，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个无法理解的疑问一直在我心中，只是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战争离学校这么近，哪天打到学校来，打仗有枪有炮，他们赤手空拳拿什么来保护学生？

短宣队友安排定了，接下来的第一个挑战，是在七天六夜短宣队要教孩子做什么，俞伯很会说故事，他决定每天晨更对大女生讲圣经的故事，白天学生们有学习和做工，到了傍晚时间轮到我。我真的很紧张，就和她们讲我得救的见证，没想到讲完了问她们要不要耶稣，结果她们统统都举手，可真把我吓一大跳，又好感动！想到在美国要一个人信主多不容易。可是接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和玉花姐妹商量，听说 29 日短宣队要离开，28 日晚上有晚会，学生都要上台表演这一星期短宣老师所教的，就决定教她们唱诗歌了。

另外一个挑战，是面对环境设备及寒冷气候的问题，高山上到了深夜非常的冷，住在通风良好的屋子里，和外面没有差多少，穿着毛呢裤子、厚夹克盖睡袋，脸上还得盖着毛衣，最辛苦的是半夜起来走到外面上洗手间。有一次当我去完洗手间，抬起头来看，突然发现天

空好近，四围清新脱俗，神的同在和平安在这里，好美好舒服，一点不觉得冷了。我懂了，这里有平安是因为神同在，我想王哥不喜欢住在美国，可能太世俗繁华腐化了，我敬佩他们，我羡慕渴想神的院宇，我愿意放下世俗与主同行。第二天我问俞伯说：「我们来住这里好吗？你可以帮忙教课。」他很会教课唱诗的，俞伯说他年纪大了住在这里不方便，让年轻人来吧。我听了很失望，我认为没有他，我就没有条件来这里，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不会教课，来只是给王哥王姐增加麻烦。还有一个特殊经历，我们走很多山路，去探访那里的少数民族。很神奇，走那么多路竟然第二天脚没有肿、也不觉得累，也学习和短宣队配搭表演。回程在永泰又住一晚，有家庭小组见证分享聚会。

佤邦的祝福

二十七年过去了，我以为船过水无痕，「佤邦短宣」只是一次了解宣教士在佤邦的事工，经历一下宣教的滋味，没有想到它成为我一生的追求、改变！我不知道当时心里的自卑伤痛长久埋在心里；我不知道之前王哥让我写一点佤宣感想，我说好，可是心里就是不想写，这次王哥又提，我决定要写，泪水一次又一次洗去我里面的伤痕，在感恩中写写停停。我慢慢的明白了，服事神不在于人有什么条件，而是顺服神的旨意，体贴神的心意，能力是从神而来。摩西说自己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出埃及记 4:10, 11）

我想到神为什么使用摩西，摩西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以色列人的时

候，他完全与神的选民认同，没有考虑埃及给他的荣耀尊贵的身分，他爱以色列人，当他谦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时候，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在以色列人中荣耀祂的名，因为能力权柄都是神的，没有神同在摩西什么也做不了。这世界给王哥王姐的是丰衣足食，但他们不以此为念，单单以基督的心为心，以未得之民为念，神使用他们进入穷困潦倒的永泰村，在永泰村民中和教会建立桥梁，在永泰十年遇到多少困难危险，他们没有逃，没有放弃，而神出手化险为夷，教会参与协助，永泰村民生命生活都进入更好更丰盛里，在村民和世人中荣耀主圣名，人们看见他们的谦卑、真诚、信实，赢得了佉邦南部地区领导的信任，而得以进入佉邦敏感的地方，是他们内心里的负担，想要去服事的地方，更贫穷更困难、没水没电没有福音的地方，进入更加不容易的危险环境中服事，也让教会看见佉邦的需要，带来今日更多的人关心佉邦，成为佉邦的祝福。

感谢主，让我能够认识王季雄、王敏雯这对宣教士，他们与我亦师亦友，虽然不常见面，却是常挂念，我满八十，王哥过了七十二、王姐也快七十了，求主加添力量，让在主里的生命可以继续荣耀主名。

俞黄碧茹抱山区孩子



是因神的爱

夏惠珍

1994/2 ——

第三次来兴邦学校，发现孩子们愈来愈皮了，秩序常常失控。但他们的笑容依旧灿烂，大孩子清亮的眼神，依然令人着迷。

以为福音队的来来往往，对他们而言早已习以为常。再来一次，才知过去所做的，已在他们心中留下点点滴滴。但愿他们真能明白「我们爱，是因神的爱」，他们也能透过我们明白神的爱。



林南、康华短宣队

许玉华

1994/2 ——

来到兴邦学校，使我想起台湾四十年前物质生活的缺乏，但人心却是单纯的。现在台湾物质生活丰富了，人的心灵仍然贫乏，物质不能使人心灵丰富。佉邦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福音队的任务，而不是以为自己要帮助佉邦更文明一点。

我喜欢这里的小孩，和他们一起玩非常快乐，如何将福音带给他们呢？真诚爱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在你身上看到耶稣，而不是一个「救济者」。

梁广库

2021/01

大概是 1993 年吧，我带着永恒牙医服务团的几位医护人员去到了佉邦南部军区的兴邦学校「访宣」。王季雄弟兄到泰国北部的清莱机场来接我们，但从机场到兴邦学校，那是一段从文明到原始生态环境的路程。

模糊中还记得那个场景，四面透风的大餐厅，大概有四、五百名师生一起用餐，我也在其中，长长的餐桌上放着一菜一汤，学生们的餐桌上还放着盐巴与辣椒，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这景象使我跌落在童年的回忆里。我的童年是在儿童院里度过的，多年简单、缺少营养的食物，是我现在体型矮小的主要原因。

我私下与王哥商量，每天或至少两天能给全校学生们一颗鸡蛋来增加他们营养，费用由我来出，王哥答应了，并告诉我大概预算是多少，那也是在我能力范围内的。返台后收到王哥的来信，他计划是要养蛋鸡，不是买鸡蛋，因不可能每隔两天下山去买鸡蛋。就这样兴邦学校开始养蛋鸡，使学生每隔两天能吃到一颗鸡蛋成为事实。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因边境关卡封锁，蛋鸡饲料无法运上山而作罢，但听王哥说，下蛋鸡后来杀了，全校进补！

【后记】

听王哥说，后来学校用预支伙食费的方式，从离校很远的缅甸买了很多便宜的牛来养，以后学校有不合适读书的学生，真的有放牛班了。

余福昌（左一）带领学弟们建蛋鸡舍



需要有人陪他们走一段

陈咏坤

1994/3 ——

去年参加佻邦福音队，看到兴邦学校的需要。回台湾以后，就不时在想，究竟这些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年再回到兴邦学校，看到一年不见的孩子，心里很高兴。看到他们衣服穿得较多了，住得比去年好多了，学校的环境也不断地在改善。不过却也发现孩子们比去年调皮多了，可能是一年多来到此地的福音队很多，所以光是节目本身，似乎较不能吸引他们（特别是大孩子）。

这次比上次更有机会和一些大孩子聊，发现目前正是他们成长的一个瓶颈。外头来的资讯愈多，他们似乎也愈迷惘，很羡慕外头来的一切。我心中对他们的负担就油然而起，比去年更深。

去年来时，不敢跟孩子讲任何自己想再来的话。其实我心中很想再来，但因为怕实现不了而伤了孩子们的心。这次却忍不住跟孩子说：「老师还会再来，而且是三个月……。」我心中有个感动，这些孩子需要有人陪他们走一段成长的路，不是短短的几天而已。我和玲安祷告，求主开路，盼明年1至3月能来，也求主兴起更多的人能来。

彭瑞卿（中华晨光全人关怀协会 / 海内外护理宣教关怀牧师）

宣教士王季雄邀稿，想出佻邦回忆录，我也藉此机会整理那走过的曾经。

1993年有感于该是踏出宣教事奉时，在加州惠提尔教会遇见在佻邦传福音的王季雄与敏雯宣教士夫妇，他们俩因着爱付出行动与代价，放下优渥的环境，甚至因辛劳与较差的环境牺牲了腹中的胎儿，奉献一生最精华的岁月在宣教工场，这美好的见证令人动容。我向王哥表达想寻求长期宣教的工场，他要我预备两个月的时间，让我同赴北佻返乡队；由于羡慕与他们一起同工就欣然答应，并到 Pasadena 健康中心接受传染病的防治措施。同行的还有教会的何志勇传道，及张永和姐妹，但他们不去北佻，我则飞抵泰北清莱后，经永泰探望黄鏗岳宣教士一家，又辗转许多山路才抵达兴邦学校。

听说佻邦政府要百姓每家派一人出来当兵，因此有不少小孩被派出，季雄、敏雯宣教士夫妇得知后，很有远见的答应协助兴邦学校，使孩子们的的生活和学习都在学校，之后因工作量大，而呼召愿委身的基督徒投入同工。

初抵兴邦学校

初抵兴邦学校，很高兴遇见在那宣教的学妹吴金兰，她在学校医疗室照护染疟疾的学生。当地物资缺乏，蛋是很宝贵的营养品，有人送我一颗水煮蛋，我就带去探视，因有数位住院病童，每人只能分一小块，不能拥有更多的蛋来安慰与分享，甚感遗憾。

宣教士们将生命奉献给主，去爱兴邦学校的孩子们，令人感佩。尤其季雄、敏雯宣教士，只见孩子们高兴的跟前跟后，「大爹」、「大妈」的叫声此起彼落，他们俨然成为孩子心中接纳的家人。学校有一位才四岁多、名叫大基的小男孩，身高还没有枪杆子高，就被派来当兵，在学校得着老师（宣教士）们的疼爱与教导，但他跟着大孩子们，饭后也要洗自己的餐具、自己洗澡、洗衣等，有规律的生活日常作息。一个处在幼儿期的孩子，怎能离开父母而来当兵呢？他在学校受到保护与接受教育，必定比留在军中来得安定幸运多多。而兴邦的孩子们受教育栽培，也肯定比留在贫困家乡的孩子，更有发展的前途与蒙受祝福。

4月份校方要带一批成绩优异的同学，在老师陪同下返回遥远的北佻家乡。在返乡队出发前的傍晚，见到有女同学坐在屋檐下唱歌，望着远方，擦拭眼角流下的泪水。或许学校因为学生多，能多倾听抒发心事和安慰的辅导者（老师）少。我猜这女孩离乡背井，心灵深处缺乏亲人之爱，又逢同学将返乡，而引起她思亲、思乡的灵性需求，以哀调的韵律，用灵歌方式唱出生活的现状，藉此抒发内心压抑的灵性困扰。因我次日要离开，时间有限，无法与学生互动、好好安慰她，只能代祷求主眷顾她。

北佤返乡队的思见闻

返乡队离开学校后由泰国 Mei-Sai 城市，过一座桥进入缅甸的大其力城，桥下的河水是泰缅边界线，之后一路驱车往北到景栋，那是一个有西式建筑的美丽大城，接着朝北佤卡佤山学生的家乡方向迈进，路途中有很多路面未铺，道路极颠簸。

文化的冲击

出发时正逢缅甸的泼水节，从当地百姓泼水的行动中观察到，一些年轻人具攻击性的态度，令人生畏。某日坐车行经一官方的检查关卡，我不幸被指定下车，检查人员将我背后的衣领提起，把整桶水倒向我，以致我的衣裤全湿透，后来继续赶路，再加上风吹使体感温度下降，不久就出现感冒的症状；更造成往后有段时间，我一见到水桶，内心就有不寒而颤的畏惧感。虽然当地人说这节日的泼水为「祝福」之意，殊不知其冠冕堂皇的背后事实，竟是造成外地人如噩梦般的经历。

在北佤约近两个月的时间，生活上有很多新的体验：

饮食方面

山上贫瘠物资较缺乏，一天吃两餐，很多的辣椒与盐巴是居民最普遍预备的。摄取的食物以纤维质的蔬菜、竹笋等，碳水化合物的米、面和土豆等为主食，蛋白质有蛋与鸡肉、猪肉等，但份量较少，较特别的日子才有机会吃，因此居民普遍营养不足。途中经过或寄宿之处的主人是王季雄宣教士所认识的人，因此我们都受到款待，例如拿出

自制的酒请我们品尝。在深山零散的寨子同学家，看来家徒四壁，他们却热情的献出他们所拥有最好的腌菜等土产，如同「寡妇的二个小钱」般的，献上他们所能给的，令人珍惜与感恩在心。一些不同层级、较大单位的款待，有杀鸡或杀猪；遇到在外面用餐时，苍蝇群飞来飞去停在食物上的场景，只能用手挥一挥，看大家都吃，也就跟着安静领受。

在翻山越岭的日子，每到一处尽可能将水煮开，预备好一大瓶供路途中安全饮用，艳阳下当自己省省的喝水时，见周围的人有需求，就和他们分享，他们咕噜咕噜的大口喝下，以致后来量不足。曾路过遇见店家卖罐装饮料，买了两罐放在行李袋中备用，当时遇到一体贴的单位，派一批人员帮忙队伍搬运一些较重的行李到下一个地点，我的行李亦在其中，但抵达后发现放置在上头的两罐饮料不翼而飞，这是小事一桩，一笑置之；当时觉得他们搬运重物行走长距离的山路，确实辛苦，按常理请他们喝是应当的，只是饮料这样取走反映了品格上的瑕疵，与兴邦学校的孩子们在近两个月的互动，两相对照，我着实肯定孩子们行出好品格的言行举止。

住的方面

在山寨房子，可见木板缝隙下层养的鸡鸭牛等。山区沿路罕有厕所浴室，野外就是「最原始的天然厕所」，我自行寻找适合遮掩的草木丛，常在不安中快速解决。遇到无浴室设备时，在外洗澡要学习使用「龙基」——这也是当地人日常穿着——将一块布侧边缝合，打开呈圆筒状但上下中空，以牙齿咬着上方固定，让双手可以洗头洗澡。

刚开始技术不熟练，总是小心翼翼的，免得龙基滑落。夜里我曾遇老鼠造访，陷入焦虑难眠的情境；也常受到蚊虫、跳蚤侵袭，身体手脚无幸存，单是颈部就有四十几个红疹，奇痒难耐。我小时候曾住过台湾乡下，还以为自己较能适应山区生活呢！这些文化及生活环境差异所致的冲击，不是单靠自己理性努力就能化解的，这是需要时间、通过融合来克服的挑战，这教导我对人、对事和对环境，要以更谦卑的心来应对。

我们曾沿着萨尔温江边行进，看着滚滚水流，走过高山低谷，欣赏大自然，听鸟声，还不时有敏雯姐的伴行言谈与鼓励，这是很享受且令人感恩的体验。有个星期天，在山区赶行程没有举行礼拜，我一路上与主对话，视觉停留在好多好美的参天古木、大自然的小花小草中，赞叹神的创造，和心灵的感恩共鸣着，堆叠出一场很棒的野外崇拜。还记得行在旷野山寨间，每经过一个看似当地人祭拜鬼神所留的祭坛时，我内心就作一个献身给主的祷告，单纯如初生之犊不畏虎一般，在这属于它们势力范围的地盘中，一次又一次的在那里向主耶稣作愿一生事奉主的祷告，盼全职事奉主而认真的寻求前途。

多年来王哥与敏雯姐的美好见证，使我此行企图能得理所当然留下，以护理宣教配搭服事的理由。一日王哥对我说：「你看这些草，当地人可都知道如何用来治病……。」这话使我反覆深思，向主说：「难道你没有带领我来这里事奉吗？」在灵修与行进间继续向主寻求，特别在5月6、7日两天于深山低谷间（及7月6日在南加州），有主的呼召与使命，清楚得到同样一个神学院的名字，回应我的寻求，这是此行感恩的收获。

5月4日早上5点10分就出发，走了快四个小时的山路，脚关节不太舒服时，有两位高年级同学牵着两匹马赶上来让我们骑，于是我得着骑马的恩典，……中午过后感到头疼，随身背包有自备医药包，而测得有高烧，服用足够剂量的止痛退烧药后继续前进，但症状持续，感到无力骑在马上，下了马在路边厉害的呕吐与腹泻，呼吸喘，疲惫的连靠着山壁坐下的体力也没有，极渴求能有一张床躺下，但眼前只有潮湿的黄泥地，和叫自强（姓？印象有点模糊）的佤族男孩在旁陪伴，他意识到我的需要说：「彭老师，你等我一下」，就迅速跑到较高处摘了树叶，铺好在地让我躺下喘息。我知道行程耽搁了，要在天黑前抵达目的地山寨，势必得强拖着疲惫的身子赶路。约两小时后我呼吸稍平顺些才再上路，之后每分秒与每个脚步都靠祷告：「主啊，赐我力量抬高左脚，……再帮我抬高右脚……主啊帮助我，走好每一步路。」每走约十几步路，就要喘息约十五分钟，待恢复后又再上路，如此循环着前行。行进间面对困难的呼吸，牵连着举步维艰的脚步，对身体的感受是如此之真实，教我的理智也无法忽视这痛楚。走着走着，只见前面的路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山岭，横逆在前头等待我越过，似乎很艰难，但主保守我，使我不去看被仇敌放大的困难，而仰望主：「主啊，帮助我走好每一步路。」就这样气喘吁吁的我不觉已置身于这座山的山顶，献上感恩：「主啊，谢谢祢，我又少走一座山了。」当日的目的地是山寨，每每眼目触及远方山腰有山寨时，心中就浮现（诗篇 18:1-2）的诗歌旋律：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
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盾牌，我的高台。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

神透过诗歌呈现祂话语的力量，「主啊！祢是我的山寨！」以祷告的心唱着，身体虽疲惫，但心中有祂又真又活的同在，因神的话，信心当即生发出盼望，体验到「……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 1:37）。每个步伐安静坚忍的走着，速度虽缓慢，却也走了好几座山。由于我们停歇多次，脚程落后很多，王哥王姐与同工们已在山寨路口久候多时！终究在近傍晚时分，自强牵着一匹马与我安全抵达。

当夜在山寨夜里两点多起床，强忍着剧烈的腹痛，在野外「天然厕所」中水泻，月光皎洁，但我心头却悬着一丝的不安；多年在医院加护病房护理工作的经验，让我知道自己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我认真服用自备的抗生素，没闹钟也日夜醒着的每六小时服用，祷告主期待下山后能尽快接受检查与治疗。离开缅甸当天，灵修的亮光是「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诗篇 66:20）信靠主真实的与我同在，神的话语在我心中成为支撑的力量。

抵达泰国 Mei-Sai 时，季雄宣教士带我们去伯特利圣道神学院，院长许尚武牧师与我问候握手时，忽然说：「你手怎么这么烫？你还好吗？」我说：「在山上好像生病了。」他回应：「哦，若没有治疗好，不让你离开！……」师母立即带我去检查，才惊讶的得知自己同时得了痢疾与疟疾，我被留下……药物治疗影响了脑神经，以致我的双眼黑眼球呈上吊，走路不稳。在许牧师与师母们的关怀中我接受疗养，主带我一步步度过难关，……并顺利的回到加州，顺服主的呼召接受

装备后，投入全职事奉至今日。

谢主恩

回顾此行，是主的怜悯，让我发病日有马在，有体力时能用它代步，加上有那位叫自强的佤族学生，牵着马一路上伴行，成为我发病时的唯一见证者，也是帮助守护我的天使。在互动过程中，见证他处事为人反应着沉着机智，聪明、善良和体贴人，实践出「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沿途我需反覆停歇、调整呼吸体力，使行程耽延很多，他没有不耐烦或抱怨，耐心尽责的完成任务，流露出美好的品德。这经历使我见证到，兴邦学校除课程的教导外，还有生命的教导，长、短宣的宣教士们活出基督生命的服事，使他们的身教潜移默化在学生身上，显出优质教育的成果。谢谢曾教导扶持过他的老师宣教士们，让我这趟访宣成为受惠者，赞美上帝！

神使我参与这次佤邦返乡队，让我更明白与感恩生命的主亲自掌管保护一切。庆幸自己曾勇敢走一遭，得着后续事奉所需的耐心、毅力与宽容；经历生命的雕塑才具承载力，方能持续行走在透过护理传递基督的宣教事奉。感谢神藉宣教士王哥季雄与敏雯姐夫妇在佤邦的事工，成为我生命的祝福，一切感恩与荣耀归与神。



彭瑞卿（右一）与山区孩子

我去佤邦的日子

邬金隆



2020/12

职业军人任官十年退伍后，1994年初，南京东路礼拜堂与东区礼拜堂联合短宣队去佤邦12天。这是三十六年来，第二次搭机踏出国境；次年8月，华神暑期实习，我选择去佤邦62天。王季雄宣教士成为我的实习监督人。

高中蒙恩得救，第二年在吴勇长老研经培灵会中，主呼召我要在华人中当牧师、做宣教士，并如耶利米的模式，成为列国的先知。蒙召次日灵修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主的呼召是否有误！奇妙的主、伟大的神不误事，如今六十三岁，三十七年来，祂已带领我去过36个国家地区（如香港、澳门、佤邦属地区），并在其中32个国家地区讲过道、主领过聚会。午夜梦回，我很少回忆到九度入境的欧陆国家，频频回顾的总是两度造访的佤邦。

多年来，跟人介绍既熟悉又陌生的佤邦和佤族人时，我总是如此讲论：常人笼统称那地方为「金三角」，更准确的说，那里是柏杨笔下的「异域」，是国共内战后被牺牲、被遗弃的一群人。有幸，踏着宣教士的脚步，我以短暂的生命服事他们，何等的恩典啊！

两张放大加护贝的照片（其他的都不好找了！）是我特别珍贵的

记忆，就介绍骑马的故事吧！那一年62天里，兴邦学校我只上两天课，都在安邦医院服事：教中文、带查经、在病床安慰病人（都有翻译跟着），也一共主持了四十六个人的追思礼拜（第一次看着打摆子逝去的人，他们要如往例，挖个坑，用草席裹着埋了，上头插根树枝写上姓名，就了了！），众人不认为需要追思礼拜，可，举行一次之后，他们都希望有仪式再入葬。四十六人中，最多的是战死的：子弹或炮弹致死的。因为那一年，缅甸政府军与坤沙对上，找佤族人参与。

有一天，前线向安邦医院紧急求援，因为腹泻兵士特多，而且持续几天，既找不出原因，也无药可救。我自告奋勇送药去，上面的长官也感动吧！让我骑马，由两位陪伴（一位最好的翻译、一位童子兵保护我俩）。因为是雨季，山上泥泞，应比蜀道难行，干季日子到前线，约莫3.5个小时，那一天我们走了七个多小时，许多路段我也必须下马漫步，因为泥浆太深了，负重的马举步维艰！

佤邦有我太多的回忆，他们生活艰辛，却也岁月静好的度日，庄严的活着。感谢主，王季雄宣教士夫妻的身先士卒，打好根基，无意间也成全了我，竟然可以服事。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写于 1995/8

主的智慧与真光

7月16日与苏怡忠弟兄一同来佤邦，原本是到兴邦学校配搭学习的，却因着实际的需要，我们到安邦医院来学习。这里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带领晨更，教他们（佤邦甄选出来学习医学、护理及助护的学生）中文，以及在病房中对伤兵或一般病人做关怀工作，苏弟兄还兼教英

文、诗歌及简单的会话。

兴邦学校和安邦医院是兄弟之家，因为，不仅地缘上近在咫尺（步行三十分钟），且都是台湾来的老师在当中鼎力协助，前者是以宣教士王季雄夫妇为代表，后者则以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代表。一个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大计，一个是仁心仁术的医疗传道工作。这两个单位的设立，又加上局势动荡，时代的变革，可以说现在正是佤邦的黄金时代——可以朝他们的理想与目标向前迈进的时代，事实上，理想与目标是摸索来的，是学习来的，或说是实验来的；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一不小心，就可能在放弃缅共之后（1989年4月17日脱离缅共，成立佤邦），走入另一个不可知的浩劫中；当然，也可能是坦荡光明的远景，我也如此为佤邦祷告。

因主的怜悯，使我这在台湾部队待了十四年的荣民，见到了不曾见过的场面，真实体会到战争的无奈和残忍，似乎有种无力感！深沉的无助！漫无边际的山路，深陷人膝的泥泞，掺着枪炮声，虽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美景，却无暇做王羲之的兰亭雅事，我仍在沉思着映入眼帘的每一幕，久久不能挥去。

感谢主，屏基探访队带来了医护人员的服装，也在当夜发给每一个学生，这是佤邦的第一套白色制服，象征着佤邦的医疗事工将由此开始。我也看见，兴邦学校也是佤邦民族复兴的摇篮，他们的中兴人才渐渐的孕育茁壮。更重要的是，我看见了：主耶稣能引导、拯救佤邦（当然我们得问，传福音的人在哪里？），战争、疾病、贫穷……不断又何妨？因为陷阱虽深，神的智慧更深；黑夜虽暗，主的真光更亮！赞美神，主的恩典够用。

更宽广更深远的眼光

廖学谦



廖学谦（中）

1994/2 ——

是危机也是机会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兴邦学校，也是连续第二年在此地过春节。我不能用快乐来形容在此地的感受，因为有三年了，我未曾在家过年。但我仍要说，在此地过年实在是享受、是恩典，真是快乐！学校，十足的进步与改变了，孩子呢？也改变了。才一年的时间，可以变化那么大，我实在惊讶。心中一则喜，一则忧。我觉得那是个关口，是危机也是机会。因为这群孩子，是佤邦第一批可以受较完整教育的孩子。但正因为是学校，又是大部分基督徒的老师在教，所以这群孩子可以说是在短时间，由过去传统权威、军事教育之下长大的孩子，变成以人为主、以爱为出发点的教育成果。他们找回了童心，头脑也变得聪明了；但同时新的价值观念和逻辑思想还没有在他们心中建立起来。

因此我以为神已经开了一条路，这是机会。但若我们不去把握，这正是个危险的事业。若没有更多的基督徒回应佤邦的福音事工，兴邦学校的教育工作也许会昙花一现，到时上帝可能会向华人基督徒要这一笔债。回应吧！华人基督徒。

何等有价值的投资

在兴邦最后一晚的惜别会上，大家哭成一团。当最后我在讲话时，忽然间我发现台下一个个孩子的脸，正在安慰我。原来我从初一负笈他乡，到如今已经二十四个年头。那种离家的空虚、内心的呐喊，竟在这样的时刻，在这群小孩的身上得到安慰、得到满足。「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我当场痛哭了，会后一位伍文老师——艾堆跑来找我，紧紧抱住了我。一种心灵的交通、兄弟的感动，在彼此的内心中相连。此时正是无言胜有言……后来我从他的交谈中，了解他的身世及为何他要委身于佻邦的教育工作上。

一个长在那种环境中、六岁就被抓去当兵的小孩，因太小而没真正上战场。但在十来岁时，在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时，遇见了一位基督徒老师（宣教士）而改变了他的一生，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他终于回到他的家乡，努力去传神国的福音。在听他的分享时，我心中大大的感恩，我为他感谢神，因为神差了那位宣教士帮助他。是啊！这是何等有价值的投资，我相信，当时那位宣教士一定不会知道艾堆老师会成为佻邦福音事工的一位先锋，但神成就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用更宽广更深远的眼光来看佻邦福音事工。神给华人基督徒开了这门，你要不要回应呢？因着你的投入，会有更多的艾堆老师出来，加入耶和華神的军队。来吧！弟兄姐妹们，像马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

舍不得这里的一切

刘秋美

1994/2 ——

第二次来到兴邦，两次的感受截然不同。第一次充满许多的刺激幻想，第二次则是带着思念的心而来。看到兴邦的小朋友总是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情，有些小孩长大了一点，我忍不住寻找他们一年来的变化。此次负责的是女娃的主日学，发现她们学习的态度很好，特别是在缝制及手工艺的部分，即使是小小女娃也能拿针缝制书包及铅笔盒，并满意自己的作品。几天相处下来，我与她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觉得女娃非常的贴心。举凡提水洗衣，都争先恐后帮老师，令人感动。每次在行走中，小娃们都会来牵老师们的手。即将离开时，有些小娃搂着老师，希望老师们能留下来教她们。真令人舍不得这里的一切，只能常为女娃们祷告，盼望将来能有好的基督徒老师来教她们，关心并爱她们。

以下有两点建议：一、可给较大的女娃一些医护训练或常识，以便照顾生病的小孩。二、可教导女娃们一些简单的缝制技术，可缝补衣物，或缝制随身用物，因女娃们对缝制非常有兴趣。

缪芊苔等

2021/01

CCDS佻邦义诊第一梯次于2000年2月1日至11日圆满完成任务。

全团八人由台北喜乐牙医诊所缪芊苔医师领队，队员有胡海洋医师及朱容莹、薛惠芳、邱芳宜、梁玛莉四名助理。十天行程在万宏、永平村及安邦医院共治疗300人次，洗牙14副、拔牙297颗、补牙154颗。本次蒙神祝福，一共带了四百多公斤救济旧衣服分发给新来的难民。

佻邦，在见着它之前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因为常常听到或看见文字叙述它的景况；陌生的是，对那块地一点概念也没有。出发前团员们满怀盼望真的能为这块地的居民贡献一番。这次团队一行八人，包括两位牙医师（缪芊苔、胡海洋）、一位药剂师、三位牙科助理及两位屏基派驻「安邦医院」的护士。团员们都愿意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去服事人，不论是以专业能力或分享耶稣基督，都是来实践作仆人的角色。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以为我们所做的是微不足道，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带出有意义的影响。感谢主，当我看见早已有一批宣教士在佻邦投入当地教育、医疗及宣教的工作，默默的努力，只因上帝也爱这地的民，并且都已有成效的痕迹了；使我们知道，自己

所摆上的微小力量，是绝对有意义的。我们摆上我们所拥有的，与人分享，上帝就负责成就祂所要完成的事。因此我们定意配合当地的需要，并徵询负责规划当地医疗体系的宣教士黄医师的意见，来进行医疗工作。

我们随团带了近六百公斤的衣物器材，大家只能祷告海关及航空公司愿意放我们一马（虽然我们都有信函说明所有的衣物是救济物资，但自己总觉得六百公斤有点多）。感谢主，一路上没有遭到任何刁难，都顺利过关。到了佻邦才发现那里的贫穷对各种物资的需要量，是大到难以想像。我们所带去的衣物，只能以「塞塞牙缝」来形容。回头来看，我们只恨没有三头六臂，可以多扛些东西来。

由于万宏涌进大量的新移民，都集中于临时安置区，居民的卫生常识不佳，居住区的公卫规划也未受重视，因此环境甚为脏乱，但是我们经过勘查，决定在永平村的工作结束后，仍拨出两天进驻最需医疗支援的区域，服务居民；五千个新难民实在是作不完，只能期待下一批的医疗队继续努力了。

同时我们也抽空训练当地同工如何处理小型外伤及麻醉拔牙，期盼能教他们捕鱼，而不只是送鱼去而已。我们都明白，训练当地医疗人员的工作，是需要有心教育、肯花长时间持续去做，才能有成果。

当地的居民有各种不同的族群：汉、佻、拉胡、苗、摆夷；语言也各异。但基本上都蛮友善，也很尊重我们，称呼我们「老师」。本来以为是去「吃苦」的，结果同工一致感觉好像去「坐月子」，因为遇到过年，食物比平常丰富许多，生活上的照顾也很好，实在令我们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本来要服事的人，竟成了被人服事的人了。同工

们在工作及生活上，彼此非常配合，虽然往返各村落的路况不佳，颠簸至晕车呕吐，却从未见任何怨言，反而是充满了喜乐、欢笑与感恩。

最奇妙的是回程班机，由于国内线误点，主让团队的同工，在国际线的行李有专人运送、不必再搬，专车、专人、专柜，带大家划机位过海关，还全部升等坐商务舱，让我们心中充满感恩，虽然我们摆上的不多，上帝回报的却是如此丰富，超过所求所想的。

我们去了佤邦，又回来了。但有一些宣教士、护士、医师、老师，却仍然留在那里，他们看自己是佤邦的一员，去服事那地的百姓；我真看见，他们是一粒落在佤邦土里的麦子，为的是要结出千百倍的子粒来。而你我呢？

CCDS 佤邦义诊第四梯次

由牙医服务团团长蔡嘉伦医师带领，团员有板桥展望牙医诊所王荣昌医师、三重美善牙医诊所郑清合医师、花莲玉里永生牙医诊所陈建宏医师、马偕纪念医院牙科赖泰廷医师、台大保健处许琼文护士、永信牙医诊所徐亚慧助理、中华福音神学院赖建国师母陈兴兰女士及台北灵粮堂执事李文彬先生一行九人。本团于3月31日至4月7日，至佤邦孟干及兴邦学校提供义诊服务。

以下是他们留下的花絮：

「在八天的医宣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是坐车下山，一路上坐在车后面的我，上头有日正当中的烈阳，下头有开车技术不怎么样的司机，你能想像一个八十多公斤的肉团在炙热的车板上下跳动，但又翻

不了面的情况吗？」——王荣昌

「台北飞曼谷短短三个半小时的旅途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飞机降落曼谷机场，赖师母很高兴向大家宣布：赖泰廷医师在降落前接受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并决志祷告（赖师母与赖医师特别投缘，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三个小时）。郑医师回头说：「刚刚飞机摇摆得很厉害，我也想作认罪悔改的祷告。」——蔡嘉伦



苏怡忠

1995/8 ——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佻邦，多少了解一点宣教的工场、宣教的对象，看见神的爱临到佻邦。

因着工场的需要，与鄢弟兄先到安邦医院与屏基的同工一起配搭。在安邦三个礼拜，一转眼便匆匆过去了，每日与这些医官班、护理班以及助护班的学生生活在一起，看见他们细心、耐心的帮伤兵换药、洗伤口，甚至需要处理半身瘫痪病患的大小便。他们每天都在做一般人不喜欢的事，但却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在他们空闲的时间，常可听见从女生宿舍或男生宿舍传出优美的歌声，吉他伴奏，诗歌一首接一首唱着，似乎有唱不完的歌，非常喜乐。

8月11日早上到了兴邦学校，在操场上有一些孩子们正在玩弹珠，有的小娃和我的两个小孩年龄相仿，大约四至六岁，他们与父母两地相离，终年无法与亲人相聚，神竟差派王老师王师母及许多短期的老师来作他们的父母，与他们住在一起，一同吃喝，看顾他们饮食、起居、教育以及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他们的父母虽不在身边，但神却使基督徒老师们作他们的亲人。想到这里，心中再一次被神的爱所激励。神的爱在佻邦，愿感动王老师夫妇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

苏振泰

时空背景

季雄、敏雯宣教士从永泰进到佻邦南部屯垦区已有两年了，因泰缅边境的复杂情势，台北地方教会所属各堂会一直未能差派福音队前往配搭并实地勘查。一直到1993年初，边境的情势相对稳定，差传委员会乃决定筹组一支联合福音队前往探勘，振泰那时身为企划组的同工，以及石牌堂的差传代表，自然被任命为福音队领队，另外五位队员分别是康华堂吕安静神学生、林南堂黄秀女、永和堂彭文玲、丽山堂刘淑贞，以及长春堂邱方旻。

行前训练

行前我们知道这次要去的工场是比较特殊之地，也有一些危险性，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些变化，是我们无法事先掌握的。出发前一个月，福音队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集训阶段，我们做了任务编组，有文书、灵修、总务、节目、诗歌和医务组，尽可能做好一些实际的预备。

另外，我们也切切恳求主在我们当中做一件更重要的事——不但让我们是一个事工团队，更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同心合意的事奉团队，让神的爱流畅在我们之中。六次的聚集，我们除了做一些事工的预备

演练，总有一段时间，队员们在一起交通、分享、见证和祷告。从一开始集训，我们就成立了电话祷告网和代祷通讯，盼望藉此使我们这六位来自不同堂会的同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彼此认识且建立默契。我们也彼此提醒，我们去乃是去服事人而不是作客人被招待。即使是必须被接待的时候，也要把需要降到最低，而代之以队员之间更多的彼此服事，个人有任何需要，可以反映给总务同工；总务同工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领队，领队再视情况与宣教士协调。

出发前我们除了尽量收集、了解工场的情况和需要，更经常同心来寻求那更真实的负担，透过祷告，求主让我们在见他们面以前，就开始爱他们。求主把祂对佻族人那完全的爱放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能靠着圣灵的权能，把爱表现在行动上。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这段期间主曾赐下一个很特别的信息，集训时我也提出分享过，祂提醒我们：「神是那将力量权能赐给祂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 68:35）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彼得前书 4:11）

我们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好进入对我们而言似乎是冒险的危险地段，这力量必刚强我们，使我们得胜，「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 41:10）

任何环境或外面的改变，都不能危害到我们，当我们坚心投靠耶和華时，事实会证明每一件事都是长进的步骤。因为在神，没有改变。我们要不断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用坚定不移的信心，沿着这条绝对顺服的路，毅然前行。

神的工作是使那些门，在我们来到那里的时候一碰就开，而不是事先打开的。坦白讲，我那时也不清楚为何神赐下这段话，难道这趟任务中真有什么险阻吗？但是我们仍然同心恳求主，无论如何，求祂及时的为我们开边界的门，好让我们可以把福音带进佻邦。感谢神，这个信息后来竟成为我们在这趟任务中最危险最艰苦时的一个最得力的来源。

出发并进入佻邦

6月15日晚上抵永泰时听说关卡是开放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顺利过关，但在通关后约一个多小时听说又关闭了。一直关到我们要离开的前一天才又重新开启。进到佻邦之后的前两天，宣教士带我们到附近的一个苗人寨去关怀布道，他们因着政治因素被打压而流离到该地区投靠佻邦，脸上满了愁容，连着两天我们都在傍晚时分坐着皮卡车前往，首先分组关怀探访，并邀请他们晚上来寨子中的空地参加布道会。

第二天晚上，当我和王哥准备吊起气灯时，忽然间听到一声爆炸声，一时也反映不过来是什么声音，接着又传来一阵阵的机枪声，这下听懂了，立刻熄灯，王哥匆匆交代几句后，他就到寨子里查看，这时附近的苗人也都迅速躲到通道内，而福音队也先退到旁边跪下祈祷，然后在王姐的带领下安静的徒步撤回兴邦学校。

那颗炮弹应是向着气灯来的，但却打在寨子两户人家之间，当下造成了一些伤亡，王哥立刻载伤患送医，因安全因素又不能开灯，心急路也不熟，途中竟然就翻车了，还好主保守，车子恰好卡在斜坡中

的一捆竹子间，人一一的被拉上来，我们走到事发现场时，伤患已被躺在路边。王哥还能走动，脸部有些皮肉伤，胸部有激烈的撞击，所以后来也一并送医。

争战得胜

这事件几乎要瓦解我们整个布道计划。那恶者正极力的打击我们的士气，拦阻我们继续往前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在我们出发前，主赐下的那个特别的信息，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时候的情况说的。以赛亚书 41 章 10 节浮现在我心中，我里面很清楚神要我们倚靠祂毅然前行。祂必赐下足够的力量，刚强我们，使我们靠祂得胜。

6 月 18 日按原定计划我们是要搭车往 894 高地独立团去布道。那里是一片福音的沃土，他们迫切的等着有人到他们当中传福音。但是前一晚的事件，翻了一部车，另一部车送伤患到泰北，剩下一部车又故障修不好，已近中午，坐车上山的计划泡汤了，我们只好凭信心顶着大太阳，背着个人的行李，带着几片饼干，徒步上山，展开整个行程中最艰钜的一段。我们相信有一颗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志，主必赐下足够为主受苦的力气。

因是王姐带路，所以其实我们绕了一点路，当我们走了的四分之一的路程，已然用尽了最后一分力气，终于阴错阳差的走到了武校。当中一位姐妹还没走到校门口就晕倒了。感谢神！祂带我们经过火焰谷之后，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吃饱喝足而且躺卧。在武校我们受到马教官最热忱丰盛的招待。

但是当他们的知道我们当中有医生（其实是医科学生）时，马上便

聚集了一堆病患带过来。我们有两三位姐妹包括医务同工（所谓的医生），便在爱里面来服事他们，完全忘了自身的疲惫。看见那么多疟疾病患，在无任何药物的情况下，队员就把身上所有的奎宁片全给了他们。下午三点半我们重新上路，这回武校校长派了十几个小兵替我们背行李，然而这剩下的四分之三行程对我们而言仍是大不易，小兵们一下就走得不见人影了，他们先到达目的地，而当地的团长获悉我们的状况，立刻派了骡马队前来支援。在最后一小段路碰上了我们，否则我们当中有二位中暑的姐妹是走不到的。其他队员则在天将黑时陆续到达。走到目的地不只代表着我们如期抵达，更是代表着我们已经在那看不见的世界里争战得胜了，接下来就是收成战果了。

当晚团长立刻摆桌招待我们用晚餐，在全身热呼呼又没洗澡的情况下，实在没什么胃口，但也得勉强吃喝，有位姐妹一口饭都没吃，我刚开始还有点责备之意，后来才知她喉咙痛吞咽不下，全身不适，好像已有殉道的准备。我心里想今晚让大家早点休息，希望明天能事奉有力。

没想到一位小兵跑来报告团长，部队已集结完毕，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立刻上阵，没想到大家也立刻复活了，当晚布道讲员本是季雄哥，但他因伤未能同行，所以只好由我代打，我的信息其实就在当天走路时慢慢去领受的，那天我讲了什么，回想起来完全没印象，只记得最后大家都跟着团长举手决志了。

收成战果

经过了苗人寨的事件之后，我们仍徒步抵达，这给他们的感受是

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知道这些人真是带着负担和诚意来的，真是付了相当的代价拚命走来的。这个见证大大影响我们在那边布道的果效，它使得我们的宣讲更加落实。感谢神！祂真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祂没有让我们徒然受苦，祂让我们走这趟路乃是为着整个的布道果效来效力，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权能把爱表现在行动上。隔天早上晨更时，神更赐给敏雯姐一节经文来鼓励我们：「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书 52:7）

这趟布道旅程让我们经历了许多，也看见许多祂要我们看的。这次我们走过的四个策略性的据点，就是隔年季雄哥他们要全力展开福音工作的地方。我们似乎亲耳听到整个佤族人的呼声和呐喊，请过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

结语和回应

这次福音队的全体队员更是要同心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是何等人竟蒙神如此恩宠，祂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真实而且美善，因着神大能的保守，我们同心的胜过了那死亡的恐吓，抵挡了蚊虫和疾病的侵扰，以及南佤山区那烈日的淫威。

感谢神成就了我们的祷告，让这次的福音队是一支任劳任怨、同心合意的事奉团队，在我们领受了神如此的恩典和祝福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儆醒的在神面前领受异象和托付，我们奉献的祭坛在哪里？祂要透过我们成就什么事？求神加添我们敬畏之心，让我们寻见且遵行祂的旨意。

祂看为宝贝的地方

苏义雄

1994/8 ——

四百三十多位来自佤邦各地、嗷嗷待「哺」的孩童（他／她们的年龄大约四至十八岁），聚集在烽火不惊的山谷中。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片世外桃源、人间乐土。对宣教士或短期教师们来说，则是在进行一项长期的希望工程。我们盼望这群待塑的幼苗，成为来日佤邦的希望之光。

身为台北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委员会企划组的同工，为了寻找未来的投入方式，在兴邦学校停留短短的十一天。我的事奉是前所未有的轻省，但我的心是沉重的，仿佛从山顶上飘来主的声音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思之再三，资源在哪儿？我能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方案？为这一切我茫然了。感谢主！「这是祂看为宝贝的地方！」众教会的同工们，让我们以主的心为心，并以具体的行动投入这场圣战吧！



曾经有一段历史

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

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尊重、友爱、团结、默契
在佤邦南部军区的兴邦学校与安邦医院中

愛在佤邦：安邦醫院與短宣隊

主编：王季雄

出版及发行人：王季雄

编辑：张莲娣

校对：王季雄、王敏雯、周庆莲、谢明惠

内页美编：杨玉莹

封面设计：化外设计

电邮：swang4212@gmail.com（王季雄）

印刷：晨捷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有著作权，侵害必究

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

佤邦，这个陌生的地名，遥远的他乡，
位处中緬、泰緬边境山区，地缘政治复杂，枪炮不绝。
二十多年前，这里居住着一群没有国、没有家、被世界遗弃、贫穷孤苦的人.....

佤邦占地约二万多平方公里，是福音「未达之邦」，
境内住着将近五、六十万福音「未得之民」，
于是神领我们去到他们中间还福音的债。
我们是一群蒙神怜悯可以去到他们中间事奉、还福音债的华人基督徒，
我们没有「宣教士」的伟大头衔，
只有一颗蒙恩罪人向爱我们的耶稣感恩报恩的心。

从物质文明丰足的大城市，进到没水没电，没有任何医疗设施，
一天只有两餐、餐餐一菜一汤无肉可食的贫瘠山区，
我们去，以为是「给」，
没想到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更多.....



佤邦之歌



佤邦宣教集錦



興邦校歌